《畫史》集註(五)
第一百一條—第一百六十條

古原宏伸*

【101】

大抵畫，今時人眼生者，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似者即以正名差配之。好事者與賞鑒之家，為二等。賞鑒家謂其篤好，遍閱紀錄，又復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貲力，元非酷好，意作標韵，至假耳目於人，此謂之好事者。置錦囊玉軸，以為珍祕，開之或笑倒。餘輒撫案，大叫曰：「慚惶殺人！」王詵每見餘，作此語，亦常常道。後學與曹貫道，貫道亦嘗道之。每見一可笑，必曰：「米元章道慚惶殺人。」至書啟間語事每用之，大抵近世人所收，多可贈此語也。

〈校異〉

諸本「標韵」皆作「標」。《山林》無「亦嘗道之」的「嘗」字，「書啟間語事每用之」作「書啟問每用之」。《汪珊》卷二四引用本條，「慚惶」作「慚媿」。多位畫評家摘要本條內容並加以載錄，顯示米芾的名聲穩固。

元、湯垕《畫鑒》　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名好事。若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曉畫意。每得一圖，終日把玩，好對古人，雖聲色之奉，不能奪也。

《圖繪寶鑒》卷一　〈賞鑒〉米元章謂，…。(以下與《畫鑒》相同)

明、高濂《遵生八錢》〈論畫〉〈畫家鑒賞真偽雜說〉　米元章謂，…(以下與《畫鑒》相同)

同　《燕閒清賞箋》　(以下同上)

明、項元汴《蕉窗九錄》〈畫錄・賞鑑〉　書畫有賞鑑好事二家，其說舊矣。若求其人，則自人主侯王將相，以及方外衲子，固有之。

明、周暉《金陵瑣事》〈賞鑒〉　世之收藏書畫古玩者，品為好事賞鑑兩家，其論

---

* 日本奈良大學名譽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甚當。

明、王肯堂《鬱岡齋筆麈》　柯敬仲云：「看畫乃士大夫適興寄意而已，有力收購，有目力鑒賞，遇勝友好懷，彼此出示，較量高下，政欲相與誇奇□異。」

〈資料〉

大抵畫

此指無款之畫。

今時人眼生者

眼生為「鑑別不成熟」之意。

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

向上為禪語中所謂「佛向上人」、「法身向上華」之向上，超越佛之人。「把追溯至更早時代的古人名認定為畫作的作者。」

差配，與下述的「差排」相同。

【108】得無名古筆，差排。

米芾的尖銳批評針對當時的風氣。有同樣的記載。

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七　〈書畫〉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矣。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此又在取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①宋、陳鵠《耆舊續聞》卷九　前輩論藏書畫者，多取空名。(以下同上)

好事者

曹寶麟教授將米書〈穰侯出關詩〉(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 101－1)之中「高氏三圖」的高氏，看作是完全不識字的高公繪(字君素)，當成是米芾所謂好事家的例子。②

既云三圖，而穰侯出關，僅為其一。…公繪目不識丁，(《續資治通鑑長編》神宗元豐八年十一月)，無乃附庸風雅之好事家乎！

---

① 揣骨聽聲本指「摸骨占卜之術」。唐、康駢《劇談錄》卷上　〈龍待詔相笏〉　開成中(八三六－四〇)，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必中。

用手摸探來鑑定，也出現了為後世所讚賞的人物。

清、張庚《國朝畫徵續錄》卷上　宋犖，字徵仲，嗜古精鑒賞，嘗自言暗中摸索，可別真贋。

② 曹寶麟，《中國書法全集》38　〈米芾二〉(榮寶齋，一九九二年)，四九一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高公繪之名，在【158】條米芾所作〈天馬賦〉的典故與詩中也可以見到。(圖101－2)　不過，米芾輕蔑嫌惡的好事家除了高公繪以外，還有李瑋、王詵、楊褒、邵泌等多人。《畫史》中紀錄了許多這些逸聞。

標韵

同「標顯」，引人注目。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五　〈玉照堂梅品〉　梅花標韻孤特，若三閭大夫，首陽二子寧槁山澤，終不肯頫首，屏氣受世俗湔拂。

唐、符載〈常準上人精院記〉　行業如圭璧，標韻如松鶴。

錦囊玉軸

用豪華的裱具來裝裱書畫，置於錦袋中以顯示此作為名品。同樣的表現有：

米芾〈好事家帖〉(北京故宮博物院)　好事家所收帖，有若篆籀者，…玉軸古錦皆古物。

《畫史》【50】　唐鏤牙軸，紫錦裝褾。

《書史》【73】　玉躞金題(玉軸與金字題簽)。

據說南宋內府用玉軸作為兩漢、三國、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蹟與名畫的裱具。(宋、周密《齊東野語》〈紹興御府書畫式〉)

慚惶殺人

慚惶為恐懼，深感羞恥。人即指吾。「真是羞恥至極。」有以下的使用實例。

《書史》【92】　畫摹多似，人物馬牛尤易似，書臨難似，第不見真耳，對之則慚惶殺人。

《畫繼》卷八　〈銘心絕品〉　右前所載圖軸，皆千之百，百之十，十之一中之所擇也。若盡載平日所見，必成兩牛腰矣，然不載者，皆米元章所謂慚惶殺人者，何足以銘諸心哉？

清，王時敏《王奉常書畫題跋》卷上　〈題雲山卷，贈侯六真大司農〉　餘乃以淺洲小渚作供幾席，豈非米老所謂慚惶殺人者耶？

《同》卷上　〈贈聖符〉　此圖勉爾塗抹，聊以應存諾，…米老所云:「慚惶殺人！」正謂此耳。

常常道後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常常，總是、平日。這句應有脫誤，為奇怪的文句。

曹貫道

不明。

每見一可笑

一可笑意為「可笑的偽作」。

【102】

餘老矣！每求新賞與賞鑑之家，博易書畫最多，不一一記。上多有印記可辨，無非奇筆，萬金之玩自付識者，擊節不為好事道。

〈校異〉　《山林》「上多有」作「上有」。「新賞與賞鑑之家」作「新賞鑑之家」。

〈資料〉

餘老矣

是米芾的口頭禪。實際上或許亦有「老矣」之感慨。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宋搨〈衰遲帖〉(收於《紹興米帖》)中有：

芾衰遲不偶者四十九矣。

之句，可知他在五十歲之前已自稱衰老。

《書史》【97】　餘老矣，目加昏，鑒不能精也。

〈自薦帖〉(一稱〈廷議帖〉)中，也訴說著「老矣」。(圖 102－1)

〈廷議帖〉　芾老矣，先生勿恤廷議。

宋、周煇《清波別志》卷上　又嘗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恤浮議。」

每求新賞與賞鑑之家，博易書畫最多

在別處也主張同樣的旨趣。

【115】　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即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將看膩的書畫交換他人的藏品而能符合雙方的希望，可以說是通曉道理的鑑賞家。」

事實上，米芾的文章中關於書畫交換、交易的記載數量多而顯著，紀錄了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畫收藏者劇烈更替的狀況。

上多有印記可辨，無非奇筆

所謂「印記」為米芾的姓氏印、鑑藏印。另有其他的記載。

【116】　餘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真跡印、神品字印…有此印者，皆絕品。

「無非奇筆」，沒有不是傑作的作品。米芾特意寫下此記載的目的，與其說單是為了誇耀自己的收藏，不如說是因為更具體而迫切的情況，例如將販賣書畫之類的緣故，才為其字印作出說明。

萬金之玩，自付識者擊節，不為好事道

「價值萬金的書畫名品，本來就歸於知道其真正價值的人收藏，是應被人愛玩賞識之物，僅是好事家則不應在此列。」

「識者」，如在第【101】條所言「篤好，遍閱紀錄，又復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是指賞鑑家。另外「好事道」，意同第【108】條的「不入吾曹議論」，是米芾平時、也是一生的主張。

【103】

鍾離景伯，字公序。收燕公畫一幅，題曰：「禮部侍郎燕穆之畫，付女五娘。」氣格如此。

〈校異〉　《山林》「題曰」作「上題曰」，「付女五娘」誤作「侍女五娘子」。《汪珊》「鍾離景伯字公序」無「景伯」二字。

〈資料〉

鍾離景伯

生卒、籍貫等不詳，僅傳零散的資料。蘇軾制敕之文中有〈杜訢衛尉少卿鍾離景伯少府少監〉。《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九引《蘇東坡大全集》，作〈朝議大夫少府少監杜訢中散大夫鍾離景伯〉。

另外在宋、劉攽《彭城集》卷二十一中，有〈少府少監鍾離景伯可知壽州，中散大夫李棻可知耀州制〉。

劉攽的制敕在《續資治通鑑長篇》的紀錄是於元祐三年六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一二　哲宗元祐三年六月己亥，中散大夫少府少監鍾離伯知壽州。

宋、王銍《清江三孔集》　孔武仲(字常父，嘉祐八年進士，元祐間國子司業，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觀鍾離中散草書帖，詩云:「…鍾離昂昂散人，後寄跡一官。今白首潛心，妙趣百事忘…。」鍾離景伯在中散大夫任內，和米芾有往來的紀錄。

《書史》　歐陽詢《庾亮帖》。壬戌歲一(元豐五年)過山陽，獲於今中散大夫鍾離景伯，名著半印，適合縫，文曰清河圖籍之印，元祐庚午(五年)冬至，蕭閑外舍裝。

燕公

燕肅，字穆之，宋真宗朝禮部郎中，參照第【88】條。米芾的評價雖然不高，但同時的董逌卻十分讚賞。

《廣川畫跋》卷六　〈書王氏所藏燕仲穆畫〉　余評燕仲穆之畫，蓋天然第一，其得勝解者，非積功所致也。想其解衣磅礴，心遊神放，群山萬水，冷然有感而應者。…余嘗謂公以名德蓋世，後人不得盡之，徒以畫名天下，至於與庸工繪史以丹墨自別者同稱，此與顏大師列於書藝小人間，同為一嘆也！

付女五娘，氣格如此

「竟是將畫給了自己第五女一般的圖樣！」

【104】
王琪，字君玉，收王維畫〈堯民鼓腹圖〉。

〈校異〉　「王琪字君玉」,《汪珊》卷二十三作「王君玉」。「王維畫」作「王摩詰」。

〈資料〉

王琪字君玉

成都，起進士，調江都主簿，上時務十二事，請義倉，…興學校。仁宗嘉之，除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嘉祐中(一〇五六－六三)，守平江府。　(《宋史》卷三一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治平元年(一〇六四)九月，以樞密直學士同判太常寺，知杭州，十一月，轉右諫議大夫，二年徙知揚州。(《乾道臨安志》卷三)

《宋史》本傳說他：

> 琪性孤介，不與時合，數臨東南名鎖，政尚檢靜，每疾俗吏飾廚傳以沽名譽，故待賓客頗闊略，間造飛語起謗，終不自恤。

有證明上述王琪任官中評論的資料。

> 仁宗天聖三年十一月辛巳，江都縣主簿在任中，「禁錦綺珠具，置營田，立義倉，減度僧，…復閱武之法，興郡學令。…以琪通世務，特命試學士院，甲申授大理評事，館閣校勘。」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三)。

王琪任官的情況，不論身在何處都如同上述。設置義倉米之事可見於景祐中任集賢校理(宋王林《燕翼詒謀錄》卷四)與三司判官(同年)　(宋、莊季裕《雞肋篇》卷下)。

> 仁宗慶曆元年九月，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判戶部勾院王琪，提舉計度江南東西荊湖南北路鹽酒公事，琪言：「四路民間鹽不足，酒課歲不登，…。」尋復命制置發運使。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三)

但是如同《宋史》所言，王琪屢遭諫官奏劾，黜降連連。

> 同　慶曆四年三月，前兩浙轉運使王琪降知婺州。(《同》卷一五四)。
>
> 同　七年二月，會奉使契丹，困感疾還，上介誣其詐，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琪責授信州團練副使。　(《宋史》本傳)

即使如此仍被召還，成為禮部侍郎，致仕。

>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九　(仁宗嘉祐八年)年七十二，以禮部侍致仕，終於廣陵(江蘇)。

王琪收藏《堯民鼓腹圖》，與其是為了鑑賞，或許不如說是為了畫題道德上的意義。

堯民鼓腹圖

堯是古代傳說的聖王，黃帝的曾孫、帝嚳之子。因為起初被封於陶地，後被封於唐地，故有一說稱其為陶唐氏，但沒有可信的根據。作為代表中國君主政治的理想，長久以來和舜一同被視為帝王的模範。

鼓腹

是指飽食滿足、享受太平無事的樣子。通常連用「鼓腹擊壤」四個字一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擊壤

打土，一說是敲打叫作「壤」的土製樂器，另一說是將一木製的履形物品置於地上，離開三四十步，丟擲另外一個來擊中的遊戲。

宋、張淏《雲谷雜記》卷二　〈擊壤〉　王充《論衡》云：「堯時五十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然不知壤為何物。後見李善注《文選》引《風土記》云：「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太平御覽》亦載此事，但《御覽》云長尺三四寸，與《文選》註小異，恐是書寫者誤以四字置尺字上。蓋其形如履，使長四尺三寸，則不復有履形矣，當以《御覽》所載為是。

宋、羅璧《羅氏識遺》卷九　〈擊壤〉　堯時老人擊壤事，見皇甫謐《帝王世紀》，及《列士傳》、王充等說。考擊壤，只當為黃桴土鼓之義，按諸書解壤字，《尚書》〈禹貢〉黃壤，黑壤，白壤。孔安國傳曰：「土無塊，韻釋柔土也。」…而國策蟻壤亦謂泉穴地出土，獨《藝文志》及《風俗通》，指擊壤為木戲…。

謝靈運〈初去郡〉詩　〈李善注曰〉　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以下同《雲谷雜記》)。

關於其畫構圖的具體記載如下。

宋、董逌《廣川畫跋》卷三　〈擊壤圖〉　觀漢文景時，老者嬉戲於市如兒童，便知陶唐之民，擊壤而歌不知帝力，可以見也。…老人眾列依衢道，執土缶而歌之，則非本出也。昔堯以麋勒置缶，而古傳曰：「土無缶，曰壤。」凡言地則以平斷之，豈富有缶而名壤哉！嵇康曰：「壤父年五十，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

在諸說之中，唯上述《廣川畫跋》的「執土缶而歌之」作為畫題最易理解。(圖 104－1)裡沒有描繪敲打土缶(打擊樂器)的人。其他有以下的紀錄。

沈括〈圖畫歌〉　周昉肥，堯民擊壤鼓腹笑。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二十三　〈擊壤圖〉

《宣和畫譜》卷三　支仲元〈堯民擊壤圖〉

元、鄭所南《一百二十圖詩集》〈堯民擊壤圖〉

唐、韓滉〈五牛圖・趙孟頫跋〉(北京故宮博物院)　餘見北官遊，於好事家見韓滉畫數種，…張可與家〈堯民擊壤圖〉，…至元廿八年七月也。

有傳王維筆之〈堯民鼓腹圖〉、〈擊壤圖〉，未見於其他書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05】

劉涇巨濟收唐人畫，脫殼筍如生。

〈校異〉　「劉涇巨濟」,《汪珊》卷二三無「巨濟」二字。

〈資料〉

收唐人畫脫殼筍如生

取得唐人所畫去了殼的筍畫，栩栩如生，十分精彩。

脫殼筍

相當於李衍《竹譜》中的〈解籜〉。「籜」為竹皮，「解」是剝下去掉的意思。(圖 105－1・2)

【106】

錢藻，字醇老。收張璪松一株，下有流水澗松，上有八分詩一首，斷句云：「近溪幽涇處，全藉墨烟濃。」又有璪答詩，在大夫孫載家。

〈校異〉　《汪珊》卷二三，無「字醇老」、「八分詩一首」、「又有璪答詩在大夫孫載家」等十一個字。「斷句」作「上有斷句」。「幽涇處」誤作「幽處涇」。「下有流水澗松」作「下有澗流」。

〈資料〉

張璪

以下幾乎是關於其傳記唯一的資料。因為著者為張璪之一族，故流傳饒富趣味的逸聞。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十　張璪，字文通，吳郡人。初相國劉晏(七一五－七八〇)知之，相國王縉(七〇〇－七八一)奏檢校祠部員外郎鹽鐵判官，坐事貶衡州(湖南)司馬，移忠州(四川)司馬，尤工樹石山水。…初畢庶子宏擅名於代，一見驚歎之，異其唯用禿毫，或以手摸絹素，…彥遠每聆長者說：「璪以宗黨，常在予家，故予家多璪畫。」曾令畫八幅山水幛，在長安平康裏，破墨未了，值朱泚亂(唐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三十日)，③ 京城騷擾，璪亦登時逃去。家人見畫在幀，蒼忙

③ 朱泚　《舊唐書》卷二〇〇　《朱泚本傳》　幽州(山東，河北之東半部、遼寧省之西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掣落，此幛最見張用志。

關於張璪的畫有唐人的紀錄。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十二　大曆末，禪師玄覽住荊州(湖北)陟屺寺，…張璪常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讚之，衛象詩之，一時三絕。

前述的符載作長文之紀錄。

宋、姚鉉《唐文粹》卷九十七　符載〈江陵陸侍禦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立注視而觀之。員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駭人也，若流電激空，驚飆戾天，摧挫斡掣，捣霍瞥列，毫飛黑噴，捽掌如裂，離合惝恍，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鱗皴，石巉岩，水湛湛，雲窈眇，投筆而起，為之四顧，若雷雨之澄霽，見萬物之情性。

張璪作畫的表現激烈，另有紀錄描述其特異性。

唐、朱景玄《唐朝名畫錄》〈神品下〉　張璪員外，…惟松樹特出古今，嘗以手握雙管，一時齊下，一為生枝，一為枯枝，氣傲煙霞，勢淩風雨，槎枒之形，鱗皴之狀，隨意縱橫，應手間出。

正因如此，元代《畫鑒》記載「張璪松石，清潤可愛」，是和唐朝逸品畫風的張璪畫性質不同。抑制張璪畫之激情的這種傾向，可視為在米芾的時候已經開始。

此外在《畫史》第【132】、【158】條，有〈澗底松〉的紀錄。雖然收藏者不同，但應該是同一張畫作。該畫之構圖可想像為如同波士頓美術館本一般。(圖 106－1)

錢藻

字醇老(一作純老) (一〇二二－八一)，武肅王錢鏐五世孫。為神宗朝翰林學士、禮部尚書錢明逸之從子。即【136】條所見的錢樞密。仁宗皇祐五年進士，為秘書校理，英宗即位後，三度上書代替年幼的天子臨朝的慈聖皇太后，希

昌平人，父懷珪。及安祿山、史思明叛，累為管兵將，竇應中(七六二－七六三)，李懷仙歸順，奏為薊州刺史，平盧軍留後，柳城軍使，大曆元年卒。泚以父資從軍，幼壯偉，腰帶十圍，…外若寬和，中頗殘忍。…建中四年(七八三)十月，泚自白華入宣政殿，僭即偽位，自稱大秦皇帝，號應天元年，十一月三十日夜，逃走至京城(張璪逃走應在此時)。明年正月一日，泚改偽國，號曰漢，稱天皇之僭，…月二十八日，泚左右韓旦文、薛綸…共斬泚，使宋膚傳首以獻，泚死時年四十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望其還政英宗。熙寧三年三月，出知婺州(浙江金華)，蘇軾等三館秘閣同舍之士二十人為其舉辦送別詩會，曾鞏作序。同修起居注，知制誥，知開封府，再三請允致仕不許，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密官東院，元豐五年正月卒，年六十一歲。 (曾鞏〈故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志銘〉《元豐類稿》卷四十二)

關於錢藻之為人，《宋史》說：

〈卷三一七〉　平居樂易無崖岸，而居官獨立守繩墨，為政簡靜有條理，不肯徇私取顯，數求退。

八分

隸書橫畫結束時筆鋒向右拂出之筆法，伴隨「波磔」之書體。形成於前漢後期，後漢時用於碑刻，大為盛行。通行到魏晉時期為止，楷書之地位確立後，很少用於碑誌石刻上。　(圖 106－2・3) 關於八分，有沈括的評論。

《夢溪補筆談》卷二　今世俗謂之隸書者，只是古人之八分書，謂初從篆文變隸，尚有二分篆法，故謂之八分書，後乃全變為隸書。…後之人，乃誤謂古八分書為隸書，…知漢魏碑文皆八分，非隸書也。

《畫史》當中，八分的記載尚有一例。

【136】　唐盧鴻自畫草堂圖，小八分詩句，帶筆如行草，奇甚。

大夫孫載家

【17】　孫載道，字積中家雪圖。

【18】　孫圖僅有之。

和上述的孫氏是同一個人。【17】條的孫載道諸本皆同，但「道」為多餘的錯字，「孫載」才是正確的。

其字積中，英宗治平元年(一〇六五)進士，徽宗即位後，為朝請大夫，知亳州。因推舉元祐黨籍之人而被彈劾，歸故鄉，大觀中再度出仕，以朝議大夫致仕。

---

④〈魯相韓𣏌造孔廟禮器碑〉　韓𣏌，字叔節。後漢桓帝永壽二年(一五六)九月，為讚揚成為魯相的韓𣏌之功績，建碑於山東曲阜的孔子廟。雖然撰者與書家都不明，但筆法沈著有力，精妙峻逸，作為八分隸體之極致，而被評為漢碑第一。

〈熹平石經〉　為後漢靈帝熹平四年(七五)開始到光和六年(一八三)所刻。為確立異體文字眾多的六經之標準文字，由蔡邕等人書，令工人刻，立於洛陽大學之門外。遭逢後漢末董卓之亂(一九〇－一九二)而傾倒毀壞，近世出土了九十餘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宋、龔明知《中吳紀聞》卷四有傳。若考慮【106】條所說之「大夫孫載」，可知是米芾卒年大觀元年(一一〇七)之記載。

【107】

古書畫皆圜，蓋有助於器。晉唐皆鳳池研，中心如瓦凹，故曰研瓦。如以一花頭瓦，安三足，爾墨稱螺製，必如蛤粉，此又明用凹研也。一援筆，因凹勢鋒已圓，書畫安得不圜。本朝研始心平如砥，一援筆則褊，故字亦褊。唐詢字彥猷始作金鼓心凸研云：「宜看墨色，每援筆即三角，字安得圜哉？」余稍追復其樣，士人間有用者，然稍平，革金鼓背未至於瓦，惟至交一兩人頓悟者用之矣，亦世俗不能發藥也。

〈校異〉　《山林》「鳳池研」、「研瓦」、「凸研」、「本朝研」、「心凸研」之「研」均作「硯」。僅《王氏》「明用凸研」作「明用凸硯」。

在中國十、十一世紀的北宋時代，是以具備作為文人修養理想之詩書畫三絕為目的並達到了高度境界的時代，而且實際上是具備三絕的文化人輩出的時代。使三絕成為可能的文房用具中筆紙墨硯被稱為四寶，而北宋也是對四寶要求更高品質並加以賞玩的時代。四寶之中最受珍愛的是硯。宋初開啟文房趣味端緒的蘇易簡(九五八－九九六)，在其所著的《文房四譜》中說道：

四寶以硯為首，筆墨紙皆隨時收集，終身可共俱者，惟硯耳。

米芾此條論及的唐詢，亦在其著《硯錄》的冒頭說「予生十五六歲，即篤喜硯墨紙筆，…終身可愛獨硯耳。」

《畫史》所收的硯之記載，雖不過只有此【107】條與

【161】　徐熙〈風牡丹圖〉，...後易研與唐林夫。

兩條而已，不過米芾著有《硯史》專著，若與《畫史》相對照，可將【107】條的一五〇字視為是摘要《硯史》末尾〈樣品〉九七〇字的結果。《硯史》為米芾留下的文章中最寶貴的文獻，至清朝為人所敬重。中田勇次郎先生有以下評價。

「宋代雖有許多硯譜，但米芾的《硯史》應稱為其中見識最高的好書。」⑤

硯說、硯紀、硯考、硯譜之類的著作，在宋代以後，歷經元明已至清朝，數

⑤〈宋人硯譜十種・硯史〉，見《中田勇次郎著作集》第七卷(二玄社，一九八六年)，一〇八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量激增。就諸書的卷帙來說，雖無法就書名一概而論，但依據桑行之編《說硯》的目次，有宋十三、元二、明六、清三十六。⑥而且，如果《西清硯譜》二十四卷之類的大部書也算成一冊，則清朝愛硯的程度絕對超過歷代。

這部清朝專著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從米芾的《硯史》中引用了眾多資料。如同吳繩年《端溪研志》一般，收錄了〈樣品〉全文；又如朱棟《硯小史》將《硯史》的原文分成段落加以收錄；也好比黃欽阿《端溪硯史匯參》加上註解，處理方式雖然各式各樣，但是將米芾當作研究硯的先驅、視《硯史》為第一的古典著作，此崇敬之情卻是不變的。這是《書史》或《畫史》所看不到的傾向。對《書史》、《畫史》的引用、轉錄僅限於片段。硯沒有書畫方面那樣的金錢上的利害關係，不會對收藏家造成傷害。由於只有品等的優劣，故少有對硯的真偽爭論。

一如反覆所說，《畫史》【107】條是最被清朝好事家看重的《硯史》之摘要。米芾傾其精力對硯之蘊蓄，被凝縮在這一五〇字裡。全文分為差不多等量的兩部分，前半為晉唐古硯，後半則論關於「本朝」宋硯。筆者如上述判定【107】條的性格，其次開始進行考釋。

〈資料〉

古書畫皆圜，蓋有助於器。晉唐皆鳳池研，中心如瓦凹，故曰研瓦。…一援筆，因凹勢鋒已圓。

「古書畫都帶有圓潤之感而沒有稜角，是拜器(硯)之賜。晉唐都是鳳池硯，因為中央部分如瓦般凹陷下，故叫作瓦硯。…一旦以筆沾墨，因為硯凹陷，故墨會充分地蘸滿筆鋒，筆便會變圓。」

《書史》也提到相同的事。

《書史》【79】　古硯心凹，所謂硯瓦，…筆至水即圓，古書筆圓，有助於器。

另外有清人的抄譯。

呂留良《天蓋樓硯述》〈鳳池硯〉　米元章云：「唐鳳池，中凹受墨，故用筆一援墨飽，而筆鋒已圓，作用無不如意。」

---

⑥ 桑行之等編，《說硯》〈出版說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畫史》的註解當中，除了清、黃欽阿《端溪硯史匯參》外，有 R. H. van Gurick, *Mi Fu on Ink-Stones* (Henri Vertch, Peking, 1938)翻譯了全文，不過誤譯甚多，無法供作參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晉唐皆鳳池研

鳳池為鳳凰池之略語，依據「中書省地，在樞近，多承龍(天子)之任，以此人謂固其位，鳳凰池。」（《通典》〈職方典〉)鳳凰池被當成是用硯的雅名。

米芾《硯史》〈樣品〉中有：

> 有如鳳字兩足者，獨此甚多，所謂鳳凰池也，蓋以上並晉製，見於晉人圖畫，世俗為風字，…又參政蘇文簡家收唐畫〈唐太宗長孫後納諫圖〉，宮人於瑪瑙盤中托一圓頭鳳池硯，似晉製，頭純直，微凸，如書鳳字。

《硯史》當中，米芾反覆所言所謂「如鳳字」的風字硯，無法由「幾」字的外形來和鳳池硯作區分。(圖 107－1)

> 清、黃欽阿《端溪硯史匯參》卷下　葉交叔《端溪硯譜》云：「硯之形製，曰平底風字，曰有腳風字。」按：「依元章說，鳳字風字，惟以有足無足為辨，有足則為鳳池，無足則為風字。」

雖說「以足的有無來區別」，但米芾並未作如此之「辨」、區別。這是黃欽阿的創作。在現代，即使有腳也叫風字硯，鳳池、風字兩者被混同。

以下舉出三個風字硯的例子。

圖 107－2，陝西省大荔縣南鄉念橋村出土。有扁方形的兩足，沿著邊緣有蟲魚蔓草文。圖 107－3 也是陝西省郊外出土，在《文物》一九六四年第四期的解說中說「與位在廣東省韶官市羅源洞山麓的張九齡(六七三－七四〇)墓出土的，有九齡之子張拯之銘的硯台極為相似」，⑦但此硯更加的質樸古樣。是盛唐開元年間的實例。

圖 107－4，是廣東省始興縣赤土嶺十三號墓出土的唐代風字硯，⑧與下述米芾《硯史》相符合。

〈樣品〉　智永硯，頭微圓，又類箕象，中亦成臼矣。

中心如瓦凹

無疑上述必和《硯史》所說「中亦成臼」同義。「類箕象」是指類似圖 107－5 傳洛陽出土的紫石硯、圖 107－6 安徽省合肥出土的歙硯那樣的硯。

「中心如瓦凹」，是此 107 條最重要的論點。現代不曾見過如瓦般凹陷的古硯，在陝西、湖南各省、洛陽市等地的博物館中有大量的收藏。圖 107－7 有

---

⑦ 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金銀玉石卷・雜項編〉，四四五頁，14。

⑧ 《廣東出土晉唐文物》(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一九八五)，圖 79，二〇〇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武定七年為廟造」之銘文，與背面陽刻的伽陵頻伽。武帝七年，相當於東魏孝靜帝，西元五四九年。西安東郊郭家灘工地唐墓出土。與圖 107－8 漢墓隨葬品的臼的凹陷一樣，圖 107－9 是湖南省長沙仰天湖第七〇五號墓出土的青紫色端石硯，深二・七公分，翹起的姿態與高足實在是古老的樣式，威風堂堂。圖 107－10 是在洛陽市機瓦廠採集到的。泥質灰褐色，整體有刀削的痕跡，據說仍殘留著使用過的墨，十分近似瓦。 ⑨

研瓦

同「瓦硯」。如郭思《林泉高致》〈畫訣〉中所言「硯用石，用瓦，用盆，用甕片」般，用古瓦做成硯，⑩亦即對瓦硯的興趣升高。宋代也留存下許多詩賦。古瓦中最有名者當推由建於三國魏都的銅雀台遺址的出土品。

宋、蘇易簡《文房四譜》卷三　銅雀台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之為硯，甚工，而貯水數日不滲。世傳云：「昔人製此台，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綌濾過，碎胡桃油，方埏埴之，故與眾瓦有異焉。」

宋、唐詢《硯錄》　古瓦硯出相州魏銅雀台，多斷折，色青內平瑩，不類今瓦。上印工人姓氏，八分隸也，間有金者。工㕛其中為硯，煮以瀝青，發墨可用，好事者以古特珍。

宋、何薳《春渚紀聞》卷九　〈銅雀台瓦〉　相州魏武故都所築銅雀台，其瓦初用鉛丹，雜胡桃油，搗冶火之，取其不滲雨，過即乾耳。後人於其故基，掘地得之，鑱以為研，雖易得墨而終乏溫潤，好事者但取其高古也。

宋、陸遊《老學庵筆記》卷六　銅雀台瓦皆陽字，紀建安十五年造(圖 107－11)，聞土人云：「瓦甚大，一片可為四硯。」類書云：「鄴城古瓦細潤如玉，發不費筆。」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鄴民偽造以紿遠方，殆不可用。

宋、袁文《甕牖閒評》卷六　世稱銅雀硯，殆用銅雀瓦為之也。…舊傳：「此宮中古瓦，皆澄泥為之，可作硯。」一瓦值錢一千文，是知古瓦精緻如此，不獨銅雀台瓦可為硯也。蘇東坡酷愛硯，其在黃州五年，黃州去武昌不遠，略無一言及之，

---

⑨《文物》，一九六五年第十二期。

⑩對於米芾的心凹硯與滯墨的理論，有完全相反的意見。不過這是孤立的意見，除下述者以外沒有其他的例子。

宋、邵博《聞見後錄》卷二八　研瓦者，唐人語也。非謂以瓦為研，蓋研之中必隆起如瓦狀，以不留墨為貴，百餘年後方可其平易，古人用意于一研尚如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後好事者甚多，亦無及此何耶？豈東坡時，吳宮古瓦猶未顯於世歟。

一花頭瓦，安三足爾

「在花頭瓦上加裝三足，做成瓦硯。」

花頭瓦

屋瓦先端部分的圓形，或是半圓形中有開花文、蓮花文、菊花文、獸面文等等文樣的瓦當，也叫作瓦頭。圖 107－12 是使用花頭瓦的瓦硯實例，背面的文字是「長樂未央」。

明、王子充〈漢未央宮瓦硯記〉明、曹昭《古要論》卷七　宮中諸殿瓦，身如半筒而覆簷際者，其頭有面外向，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強，篆有四字，字有六等(注，種類之意)，曰：「漢並天下」、曰：「長生未央」，…面至背厚一寸弱，其背平，可磨墨，唐宋以來往往出之土中，去其身以作硯，故名瓦頭研。…洪武辛亥夏，余留長安校官，馬懿，張祐以此相遺，其字曰：「長樂未央」於是為千六百年物矣！乃貯以梓匣，寶而用之。嗚呼！物之用，固繫其逢也哉！

安足三足爾

圓形的三足石硯或是陶硯，始自漢代，盛行於晉代。圖 107－13，為廣東深圳東晉墓出土的三足石硯，中心部分微凹，沿口緣刻有儲水槽細溝。[11]圖 107－14 為三足陶硯之例，是由廣東省韶關市河西十號墓出土的青釉硯，與有「永和二年八月十五日立作」之銘文的墓磚一同出土。口緣有一道凹槽，據說內底與前圖相反，略高。[12]

---

[11] 圓形、三乳足、石灰岩製，硯面周邊有弦紋。硯面有光澤，背面有刻削之痕跡。高二公分，足高〇・六、直徑十一公分。

深圳博物館，〈深圳市南頭東晉南朝隋墓發掘簡報〉，《深圳考古發現與研究》(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楊豪，〈廣東晉南朝隋唐墓葬〉，《廣東出土晉至唐文物》(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一九八五年)，二〇頁，圖九。

[12]《同》　二八頁，圖十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墨稱螺製

螺為卷貝的一種，為有螺旋狀殼的貝類的總稱，同「蠃」。(圖 107－15)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六　海蠃，時珍曰：「蠃，與螺同，蚌屬，大者如鬥，或作螺。」

必如蛤粉，此又明用凹研也。

「(使用稱為「螺」的古墨)一定要如同溶化蛤貝粉一般，這也是凹硯的功用。」用水調開白色顏料的粉末揉成固定形狀。墨丸也是同樣的，據說硯的凹處就是因為這個緣故而產生作用。中田勇次郎先生關於風字硯的解說，因為和上述一條相當，於此處引用。

「過去的墨是松煙墨，因為質軟，故放在硯面上磨並不重要，毋寧說是將墨粉溶於水做成墨汁，將墨汁積於凹陷處才是其目的。」⑬

米芾在《硯史》中也論及螺墨。

〈樣品〉古墨稱螺，亦恐不若近世堅，不然殆不可磨也。

圖 107－16 是廣州象崗南越王墓出土的西元前二世紀的石硯與墨丸。墨丸直徑一公分上下，厚四米釐，色黑略帶紅，周邊翹起。⑭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一○　〈濁漳水〉　漳水，…又作銅雀於樓，巔舒翼若飛。…北曰冰井臺，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五刻，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石墨可書，又燃之難盡，亦謂之石炭。

上述的石墨加工成粒丸狀就是墨丸。

一九五三年河北望都發現的壁畫中，坐在低矮的榻上的主簿或主計史的前方有三足硯，其上有圓錐形的墨錠與水盂(盒本，應該同於和後世的水滴)。這個形狀的墨與其稱「丸」不如作「枚」、「挺」才正確，但螺墨的形態或許和此接近。(圖 107－17)

宋、晁貫之《墨經》〈松〉　古用松煙石墨自晉魏以後無聞，松煙之製尚矣。

一如上述引文所說，因為松煙墨成為了主流，天然礦物的石墨廢而不用，六世紀以後便絕跡了。魏晉的文獻中雖尚有墨丸，但之後的記載甚少，證實了

---

⑬ 中田勇次郎，〈文房清玩史考〉，《中田勇次郎著作集》第七卷(二玄社，一九八六年)，十五頁。

⑭《中國南越王の至寶》特別展圖錄(每日新聞社，一九九六年)，77、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晁貫之的主張。 ⑮

根據文獻，「螺」是計算墨丸數量的單位。⑯ 在北宋時即使未曾見過墨丸遺物，也是一般的知識，米芾也是知其事的一人。書有米芾墓表的朱長文之《墨池編》中也載有傳聞。

卷六　昔陶侃獻晉帝殘紙三千枚，墨二十丸，皆極精妙。

在宋代平行於硯的著述，也出現了關於墨的論考。⑰ 不過，關於螺墨並沒有其他的人提到，全都在談論當時以李廷珪為首，以及關於宣州、歙州之名墨。米芾無視於這般的流行與世評，甚頑強。 ⑱

蛤粉

由文蛤、蛤蜊、牡蠣等等的貝殼磨成粉末的古代白色顏料。

清、蔣驥《傳神秘要》〈用粉〉　用法不一法，有用膩粉者，取其不變顏色，有用鉛粉者，須製得好，然用蛤粉最妙，不變色兼有光彩。

似乎其製法曾中斷過一段時間。

清、沈宗騫《芥舟學畫編》卷四　〈設色瑣論〉　古者用蛤粉，今製法不傳，竟不如用鉛粉。

一方面，在《芥舟學畫編》(一七八一)之前的王概《芥子園畫傳初集》〈青在堂畫學淺說〉中，如下說道：

---

⑮ 干寶《搜神記》四　益州之西，雲南之東，有神祠。…諸祈禱者持一百錢，一雙筆，一丸墨，置石室中。

蘇易簡《文房四譜》卷五　〈筆勢中〉張金好墨，…專書趙壹非草書，云：「十日一筆，月數丸墨。」

晉、張敞《東宮舊事》　皇太子初拜，給香數丸墨。

朱長文《墨池編》卷六　〈墨〉　偽蜀有童子某者，能書，孟氏召入，甚佳其穎悟，遂錫之衣服及墨一丸。

⑯ 陸雲〈與兄平原書〉　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云：「兄頗見之不，今送三螺。」

蘇易簡《文房四譜》卷五　〈汲太子妻與之夫書〉曰：「並致上墨十螺。」

⑰ 晁貫之《墨經》、李孝美《墨譜》、何薳〈墨記〉(《春秋紀聞》)、葉夢得《避暑錄話》上。

⑱ 明、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九　〈墨〉，完全承襲了米芾的說法。另外關於墨的製造方法的歷史經過，參照蔣玄佁，《中國繪畫材料史》(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九五－九七頁、錢存訓，〈中國墨的製作和鑑賞〉，《故宮學術季刊》一九八八年第五卷第四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傅粉〉　古人率用蛤粉，法以蛤蚌殼煆過，研細，水飛用之。今閩中下四府堊壁，尚多用蚌殼灰，以代石灰，猶有古人遺意，今則畫家概用鉛粉矣。

現代畫家于非闇(一八八九－一九五九)，更進一步記述其詳細的製作方法。⑲

〈五　白色〉蛤粉，又叫珍珠粉，這也是古代民族繪畫重用的顏料。宋代繪畫都用它代替白堊。製法是，揀選海中的文蛤，蛤殼堅厚，殼口微帶紫紅色的，用微火煆成石灰質，研到極細，即成白粉，注水後，就用生石灰(貝灰)變成消石灰，兌膠使用，永久不變。

一援筆，因凹勢鋒已圓，書畫安得不圜。

「一旦拿起筆來，因為硯是凹陷的，筆鋒能變得十分地圓。用這樣的筆作的書畫，沒有不圓潤的理由。」

此條一開始所言的「古書畫皆圜，蓋有助於器」之語，在本條前半部份結束處再次提出，反覆強調。以下引用中田先生的解說。

(風字硯的)中心處，因為是凹陷傾斜的，故在筆鋒蘸墨時，筆鋒各處能充分地蘸滿墨汁，因此寫出的書畫，筆墨能夠飽滿，不偏於一方。⑳

「書畫皆圓」、「能作出筆墨飽滿之作」，這是由米芾作為實際創作者的體驗中得出，無疑是銳利的省察紀錄。不過，對於後世的識者而言「筆鋒變圓」並不通用。幾乎沒有對上述米芾意見的批評，米芾的建議遭到忽視。

本朝研，始心平如砥

「本宋朝初期的硯，中央平坦宛如砥石。」

援筆則褊，故字亦褊

「一旦提筆寫字，筆鋒有稜角，字也變得畏縮不挺」。米芾的意見認為「因為硯台平坦的緣故，筆鋒變偏(同「褊」，傾斜、變窄)，結果字也變偏了。」清人有以此為祖述的文章。

呂留良《天蓋樓硯述》〈鳳池硯〉　米元章云：「唐鳳池中凹，受墨，故用筆一援墨，飽而筆鋒已圓，作書無不如意。」今硯面平，一經蘸墨，筆鋒如或扁，或側，

---

⑲ 于非闇，《中國畫顏色的研究》(朝花美術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六一七頁。

⑳ 中田勇次郎，〈文房清玩史考〉，《中田勇次郎著作集》第七卷(二玄社，一九八六年)，十五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其所以不如古制，是非精於筆墨，善於用硯者，不能知之。

呂留良並不知道為什麼硯平坦則筆便會變扁(偏),所以無法對心凹或筆的理論提出見解，只能以不知所云的「不如古制」來作結論。以下的例子和呂留良一樣不理解米芾的真意。

清、華琳《南宗抉秘》 昔人論畫有云:「作畫用圓筆,方能深造,為四面圓厚也。」此說非善學者，亦不易解也。

上述所謂的昔人，乃是董其昌。華琳未取米芾卻選擇董其昌。以下引用董其昌圓筆之議論。

《畫禪室隨筆》卷二　古人論畫有云:「下筆有凹凸之形，此最懸解。」

《同》　作倪雲林畫，須用側筆，有輕，有重，不得用圓筆，其佳處在筆法耳。

【107】條米芾的主張，對明清論畫，例如以清、唐岱《繪事發微》為首的等等著作產生了許多影響。不過，關於作為《畫史》原點之本質性討論，誰都不願觸及。這說明了後世接受米芾之說的某種典型。

唐詢，字彥猷，始作鍪心凸研。

唐詢(一〇〇五－六四)，真宗時任龍圖閣待制、知審院的唐肅之子。初以父蔭任將作監主簿，仁宗天聖年間(一〇二三－三一)及進士第。以下關於他的經歷，因其著《硯錄》中有自述，略加以說明之。

仁宗慶曆元年頃(一〇四〇)，之梧州(廣西)，同三年，知歸州(湖北)。同六年，辭知廬州(安徽)。以後歷任尚書工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浙江)。

皇祐三年(一〇五一)　西江轉運副使。

至和二年(一〇五五)　起居舍人。

嘉祐三年(一〇五八)　知蘇州，禮部郎中，知制誥。同五年，由知杭州(浙江)而為吏部郎中。

同　六年(一〇六一)　知青州(山東)，由夏四月至八年三月，指揮職工數十人採硯石大小五十餘。後翰林侍讀學士，累遷右諫議大夫，接著[illegible]升為勾當三班院判太常寺，給事中。

英宗治平元年(一〇六四)，贈禮部侍郎。著有文集三十卷、《硯錄》二卷。(《宋史》三〇三)

宋、朱長文《續書斷》中，除了將其字記作「彥遊」外，卒年也和上述的不同。以下為全文。

宋、朱長文《續畫斷》卷下　宋唐詢，字彥遊，事仁宗，內歷禁近，外治方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文雅政事顯，嘉祐中，以侍讀學士卒。筆跡道媚，頗學歐行書，富於奇硯，非精紙佳筆，不妄書也。

以下是宋代筆記中的記載。

宋、陳鵠《耆舊續聞》卷九　餘觀近代酷收古帖者，無如米元章，識畫者無如唐彥猷。元章廣收六朝筆帖，可謂精於書矣，…唐彥猷博學好古，忽一客攜黃筌梨花，臥鵲於花中，…揭圖角絹視之，大笑曰：「黃筌唐末人，此乃本朝和買絹印，後人矯為之。」遂還其人。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八　唐彥猷清簡寡慾，不以世務為意，退居一室，蕭然終日默坐，惟吟詩臨書，烹茶試墨，以此度日。嘉祐中，守青社，得紅絲石於黑山，琢以為硯。…彥猷作《硯錄》，品為第一，以為自得此石，端溪龍尾皆置不復視矣。

其子唐坰，字林夫，與米芾交遊。在《畫史》【161】條，米芾以自藏的徐熙〈風牡丹圖〉交換林夫的硯。相當於宋、高似孫《硯箋》卷三注記「後元章以徐熙〈牡丹圖〉，易唐林夫硯」之事。

鏃

在《硯史》的末章〈樣品〉中，談論了許多關於硯的事情。米芾之主張，其價值判始終將「心凹之古硯」，亦即中心部分凹陷的晉唐古硯視為絕佳，其他的一切都不認可。「鏃」被用以比喻硯的平面。鏃，或「鏊」的字義如下述。

明、張自烈《正字通》 鏃，今烙餅平鍋曰餅鏊。

《說文句讀》　鏊，面圓而平，三足，高八寸許，餅鏃也。

《西清古鑑》中，載有盤上裝了有如「五德」般的有足的器物。(圖 107－18)由於是日常雜器之故，米芾並未作特別說明。而且實際上並不清楚「鏃」與硯面的關係。

《硯史》〈樣品〉　其晉銅硯雖如鏃，然頂殊平，…梁傳大夫磁硯，心如鏃，環水如辟雍之製。

承繼上述的記載，有清人的說明。

清、謝慎修《謝氏硯考》〈硯圖〉四　辟雍硯，今有圓而如杯，中隆起水，環之，名辟雍。

圖 107－19 為廣東省畲坑四號墓出土的唐硯，沿邊緣有環溝。㉑但是，不像

㉑《廣東省出土晉至唐文物》，一九八頁，圖 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謝氏所說的「中隆」，反而是低陷下去，即使是辟雍硯，也非米芾所言「心如鏃」的凸起狀。其他的辟雍硯如圖 107－20 者，中央隆起，被略寬而深的環溝所環繞。㉒ 雖然實際的尺寸不明，但由「小圓瓷硯」這樣的名稱來看，應該是謝慎修所謂「圓而如杯」。

辟雍是周天子的大學之名，東西南北四方的大學之中央者，稱為辟雍。如《白虎通》〈辟雍〉「辟為璧也，象璧圓，又以法天於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所說的一般，由於學校周圍以水流圍繞成圓形的，故產生了辟雍之名。不過，對米芾來說，鏃應是輕蔑對象的比喻。在他所引用的「鏃」的含意中，具有「全然沒有用處」的輕視意味。在後世沒有一篇引用鏃來討論硯的文章。如此看來，《畫史》的文體，即使在認真樸質的議論當中，也參雜了具有米芾作風的嘲笑戲弄之筆調。

始作鏃心凸研

「像鏃一般中央隆起的硯，是從唐詢開始製作的」之記載，在《硯史》中也曾提及：

〈樣品〉　蓋古硯，皆心凹，後稍正平，未有凸者。始自侍讀學士唐彥猷作紅絲辟雍硯，㉓ 心高凸至作馬蹄樣，亦心凸至磨墨溜向身出，觀墨色則凹高增浮泛之

㉒ 桑行之等編《說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卷頭插畫第一頁。

㉓ 紅絲石被推為硯材第一，為人所珍重。對唐詢而言，此文紀錄了以最好的石材製作出理想的硯之喜悅與自負。米芾則貶損之。

宋、闕名《硯譜》〈紅絲石〉　青州(山東)紅絲石，外有皮表，磨礱即其理紅黃相參，石理黃者其糸紅，理紅者，其糸黃，…唐彥猷甚奇此石，以為發墨不減端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

清、謝慎修《謝氏硯考》〈硯品〉　按姚寬西溪叢語，歐公硯譜以青州紅糸岩為第一，此硯多滑，不受墨，若受墨妙不可知。

《同》〈補遺〉〈紅糸石〉　唐、李石《續博物志》，《硯譜》載天下之硯四十餘品，以青州紅絲石為第一，端州斧柯山石為第二，歙州龍尾石為第三。(謝氏雖加上「按譜即文房四譜」之自注，但實出唐詢《硯錄》。)

唐箕形紅糸石的圖版，見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金銀玉石卷・雜項篇〉(上海辭書出版社・香港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六年)，圖 13。「紫地紅糸，彩雲石理，長 13.7、幅 9.7、高 3 公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勢，援毫則非便也。

很難找到米芾所謂鐵心凸硯的實例。湖南長沙東郊楊家山南宋王趯墓出土的灰黑色石硯，是少數的例子之一。(圖 107－21) 據說硯面厚三・五至三・八公分。㉔ 也就是鑿刻出高低〇・三公分差距的和緩曲線。前方有小墨池，中央處由硯面開始設有通道。這不可能使墨充分地蘸滿筆，由此可以理解米芾所說的不便或是不滿。

本朝研，始心平如砥，…唐詢始作鐵心凸研。

《硯史》中，詳述了關於上述宋硯的發展。

〈樣品〉　至本朝變成穹高腰瘦，刃闊銊斧之狀，仁廟已前硯多作此製，後差少。資政殿學士蒲傳正㉕ 收真宗所用硯，與仁廟賜駙馬都尉李公炤㉖ 鳳池硯，形製一同，至今尚方多此製，國初以來公卿家往往有之。仁宗已前賜史院官硯，皆端溪石，純潔，上狹下闊，峻直不出足，中坦夷，猶有鳳池之像，或有四邊刊花，中為魚為龜者。…嘉祐末，硯樣已如大指㙮心甚古，竟求渾厚，而氣像益不古，…始自侍讀學士唐彥猷作紅糸辟雍硯，心高凸至作馬蹄樣。

上述冒頭所言，「頭部如弓般高起，軀幹瘦，呈寬刃斧銊的形狀」，《西清硯譜》卷十四所載的宋𡊨村石鳳池硯可為參考。(圖 107－22) 如米芾所言的，宋硯中可見到此種形制的硯，乃是事實。　㉗

云：「宜看墨色，每援筆即三角，字安得圓哉？」

「唐詢做凸硯，請人觀看墨色。提起筆來看，筆鋒的形狀變成了有稜角的三角狀。這樣怎麼能寫出圓潤的字形呢？」

㉔〈長沙東郊楊家山發現南宋墓〉，《考古》一九六一年第三期，一四八－一四九頁。因為背面有篆書「萬」字，故稱萬字硯。

㉕ 浦宗孟，字傳正，為仁宗朝時贈太子少師的蒲師道(一〇〇八－五三)之子。出身四川新井，皇祐五年(一〇五三)進士，神宗朝尚書左丞。(《宋史》卷三二八)　蒲氏傳世的真宗用硯，由其生卒年代來看，應是賞賜給其父親之物。

㉖ 仁廟，北宋第四代皇帝仁宗(在位一〇二三－六五)。李公炤，是仁宗之女、兗國公主之夫駙馬都尉李瑋之字。(《宋史》卷四六四)

㉗《文物》從一九六四年第一期開始到一九六五年第十二期為止，每集都刊載硯史資料，有關於湖南、陝西、上海、洛陽等等博物館藏硯的特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宜看墨色

《硯史》當中有更具體的說明。

〈樣品〉　唐彥猷作紅糸辟雍硯，心高凸至作馬蹄樣，亦心凸至磨墨溜向身出，觀墨色則凸高增浮之勢，援毫則非便也。　⑱

「宜看墨色」一句，僅把此內容當成背景加以記述。《畫史》的文章難解也是理所當然的。

每援筆，即三角

「一提起筆，筆鋒就變成三角狀。」

筆鋒變成三角狀，是因為硯不好的緣故，此乃米芾的意見。《硯史》中有說明。

〈樣品〉　硯樣，…純門故勒深，滯墨難滌，心凸，故點筆不圓，常如三角簇。

純門(硯頭部位刻鑿出的方形儲水處)因為鑿得深，很難清洗積存的墨。下筆於硯時，因為硯的表面突出之故，筆鋒變成箭矢般的三角狀，無法成為柔軟膨脹的圓形。

余稍追復其樣，士人間有用者，然稍平，革鐓背未至於瓦，惟至交一兩人頓悟者用之矣，亦世俗不能發藥也。

「我嘗試復原古硯。雖然士大夫之中有人用這樣的硯，但削得不夠，仍平坦。雖然嘗試改變這般平坦的煎鍋底形，但仍不及古瓦的凹陷狀。只有一兩個最親近、知其奧妙的人在使用。另一方面，若是一般世俗之人，已經無可救藥了。」

米芾對當時通行的硯不滿。不只是對硯。不僅是硯，對當時社會無意改變硯的樣式、不聽從自己意見，也感到不滿。「不論是對古硯或是對我，世間都未給予公正合理的評價」、「不論哪一個，全都冥頑不靈」，此乃第【107】的結論。

革鐓背，未至於瓦

宋、高似孫《硯箋》卷一裡，在「米史書史云」後加以引用。此為高氏杜撰引用的例子。

〈製法〉　本朝硯心平如研，援筆則褊，彥猷作鐓心凸硯，援筆即三角，作字安

⑱《美術叢書》將「觀墨色」作「硯墨色」，「則凸高增」作「則凹高增」，皆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得圓哉？余復其樣稍革鐵背。

對未讀《畫史》的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引文，高似孫認為米芾之復原，在於彫琢煎鍋底形。高氏幾乎沒有理解《畫史》所言的意義。元、蘇霖《書法鉤玄》卷四中，亦有依據此【107】條的文章。

〈米元章評書〉　智永硯成臼，迺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可不勉之。

「智永硯成臼」，基於《書史》、《硯史》中所說：

餘收晉硯一，智永硯一，心如臼。

另外也是依據此【107】條。「磨墨若將硯磨成如臼一般，能達到王羲之的程度，若更進一步學習，到了磨穿硯的地步，則能及於鍾繇、索靖。」在此處鐵已經完全消失。這顯示即使到了元朝，也無法理解《畫史》的真意。

發藥

開出藥方以治癒蒙昧愚笨之病。典出《莊子》〈列禦寇〉「列子，…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同時代的相同想法如下。

《山谷題跋》卷五　書繒卷後，…俗便不可醫。

蘇軾〈於潛僧綠筠軒〉詩　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土俗不可醫。

《硯史》及【107】條中米芾主張的宋硯編年，其中根據嘉祐八年(一〇六三)唐詢將硯面作成凸狀，而以後此樣式便持續如此，這部分的說法就所見的遺品來看，實在難以同意。米芾謂宋初皆作成如砥石般的平面，然而在嘉祐以後都是凸面狀的硯，也和事實相反。圖 107－23，是有唐詢作硯以後的熙寧八年(一〇七五)年款的石硯，明顯地是凹陷的。《西清硯譜》中的宋端石鳳池硯，在中央有寬廣的凹陷。(圖 107－24)　傳河北省鋸鹿縣出土的洮河綠石抄手硯，硯面有同心圓狀的石理，即依照此石理作出凹陷。(圖 107－25)　米芾的意見，只能說是太過武斷。

【108】

坦然明白易辨者，顧陸吳、周昉人物、滕邊徐唐祝花竹翎毛、荊李關董範巨然、劉道士山水也。戴牛、曹韓馬、韋馬，亦復難辨，蓋相似眾也。今人畫亦不足深論，趙昌、王友、鐔賁輩，得之可遮壁，無不為少。程坦、崔白、侯封、馬貴、張自芳之流，皆能汙壁。茶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酒店，可與周越、仲翼。草書同拄，不入吾曹議論，得無名古筆差排，猶足為尚友。

〈校異〉　《山林》「無不為少」作「不為少」。《王氏》將「酒店」誤作「酒唐」。「張自芳」,《山林》作「張自天」,《式古》作「張自天」。

〈資料〉

坦然明白易辨者，顧陸吳周昉人物

坦然，是沈穩的模樣、舒暢的樣子。「顧愷之、陸探微、吳道子、周昉的人物畫實際上可簡單容易地區別」之意。

有贊同《畫史》此條並加以引用者。

《宣和畫譜》卷一　〈陸探微〉　近時米芾喜論畫，嘗謂：「明白易辨者，唯顧陸與吳生。」詎不信夫。

滕邊徐唐祝花竹翎毛

為滕昌祐、邊鸞、徐熙、唐希雅、祝夢松的略語。

荊李關董範

荊浩、李成、關同、董元、範寬之略語。

戴牛，曹韓馬，韋馬

戴嵩、曹霸、韓幹、韋偃之省略。

邊鸞

被內府的編集者所忽視的米芾，例外被加以引用：

《宣和畫譜》十五　邊鸞，…近時米芾論畫花者，亦謂邊鸞畫如生，今御府三十有二。

《圖繪寶鑒》二　米海嶽論畫花，亦謂邊鸞畫如生。

劉道士

請參照第【30】、【63】條。《畫史》恐怕是最古老的唯一資料。現代知其名，是因為張大千之偽作、假託。除波士頓美術館以外，同樣的畫作尚有五件流傳。(圖 10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友

宋、範鎮《東齋記事》卷四　又有王友(一作「有」，字仲益)者，漢州(四川)卒也，州將每令趙昌畫，則遣有服事供應之，久其畫遂亞於昌，其為人亦精潔，有巧思，非卒之流輩也。

有將王友之畫評為絕品的，也有指出其缺點的，有各式各樣的評論。

《圖畫見聞志》卷四　王友，少隸本郡克寧軍籍，工畫花果，師趙昌為高足，雖窮傅彩之功，終乏潤澤之妙。

《畫繼》卷八　〈銘心絕品〉　達守時，時宏廣叔家，王友折季草蟲畫。

鐔賾

「賾」，在《畫史》諸版本間並無異同，在其他著錄裡則作「宏」。

《圖畫見聞志》卷四　鐔宏，成都人，復師王友，初云齒教，後即肩隨矣。

《德隅齋畫品》　〈趙昌菡萏圖〉　趙昌畫花寫花形，然比之徐熙，則差劣，其後鐔宏，王友之輩，皆弗逮也。

沈括與《圖繪寶鑒・補遺》記作「譚宏」應該有誤。

沈括〈圖畫歌〉　王友，劉常亦堪並，黃筌、居寀及譚宏，鷗鷺春葩蜀中景。

可遮壁，無不為少

「即使可以用來遮掩牆壁，畢竟還是不讓人滿意的作品」(無趣的東西)

遮壁(掛在牆壁上用)，是由米芾鑑賞繪畫的體驗與省察所完成的評價分類之一。所謂「到那般程度」之判斷。

【49】　裝堂遮壁

【122】　始知十襲但遮壁

《書史》【75】　始知十篋但遮壁，牛馬衹可裹幣惟。

程坦

籍貫、經歷等等完全不詳。以下是唯一的資料，《圖繪寶鑒》不過是沿襲《畫鑒》的記載而已。

《畫鑒》　程坦，元章時人，善雜畫，往往見之，張受益收松竹幛八幅，頗佳，如人物甚俗，城南李氏收鍾馗小妹二幅，甚惡，元章謂程坦能汙茶坊酒肆壁者，此誠確論也。

《圖繪寶鑒》卷三　程坦，善雜畫，松竹頗佳，人物甚俗，米元章謂能汙茶坊酒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肆者，此論真是。(脫漏壁字)

另外在宋、楊王休編《宋中興館閣儲藏目》中收有以下的畫目。

〈道佛像一百十三軸〉　程坦，寒山拾得雪豆圖一。

〈人物一百三十九軸〉　程坦，莊子直木圖二。

〈山水窠石一百八十一軸〉　程坦，山水二。

崔白

字子西，江西濠梁人。由宋初到神宗熙寧年間(一〇六八－七七)為止，「勾勒填彩，旨趣濃豔」、「富貴」的黃筌一派獨佔了花鳥畫壇。與這種畫院樣式對抗，南唐畫院畫家徐熙移往宋朝，展開「不為細碎之功」之野逸的描法，產生了激烈的對抗。結果開始摸索尋求折衷兩派之道，身為徐熙弟子的崔白，也充分消化了黃筌勾勒的技法。〈雙喜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不僅僅只是稀有的北宋花鳥畫的真跡名品，也是唯一可信賴的崔白畫作。(圖 108－2・3)

侯封

除《畫史》以外，以下是唯一的資料。

《圖畫見聞志》卷三，　邠(開封)人，仁宗時為圖畫院學生，工畫山水寒林，始學許道學，不能踐其老格，然而筆墨調潤，自成一體，亦郭熙之亞。

馬貴

出身世代以佛畫為專業之家的職業畫家。雖然他的子孫馬興祖、公顯、世榮、遠、逵、麟，是連續五代相承的名家，但傳記資料甚乏。

《畫繼》卷七　馬貴，河中(山西永濟)人，作百雁、百猿、百馬、百牛、百羊、百鹿圖，雖繁夥，而位置不亂，本佛像馬家後，寫生馳名於元祐紹聖間。

夏威夷檀香山美術館藏有一件有馬貴款的〈百雁圖卷〉，然而此圖卷是在水墨技法充分發展後之時期所作。(圖 108－4)

張自芳

張自芳，諸本中作「張自天」、「張自方」，不論是哪一個，都沒有叫作該名的畫家。但是，由以下的資料來看，應該是「張昉」之誤。

《宣和畫譜》卷五　〈人物敘論〉　然有畫人物得名，而特不見於譜者，如張昉之雄簡，程坦之荒閑，…元露之形似，非不善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畫史》此條，由崔白、馬貺之系列觀之，似乎是列舉花鳥畫家，但其中也混入了人物畫家。

《圖畫見聞志》卷三　張昉，臨汝(河南)人，工畫佛道人物，筆專吳體，嘗畫玉清照應宮奏樂天女，高丈餘，掇筆而成，本郡開元寺有畫壁，亦佳手也。

程坦，崔白，…張自芳之流，皆能汙壁，茶坊酒店，可與周越，仲翼草書同挂

關於宋代的茶坊或酒店在店內掛上名人的書畫以取悅客人的情況，資料很少。

宋、吳自牧《夢粱錄》卷十六　〈茶肆〉　汴京熟食店(餐館)，張挂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連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挂名人畫，裝點店面。

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茶坊〉　大茶坊張挂名人書畫，在京師只熟食店挂畫，所以逍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

也有皇帝賜畫來裝飾茶肆的例子。

宋、陳師道《後山談叢》卷三　太祖閱蜀宮畫圖，問其所用，曰：「以奉住爾。」太祖曰：「獨覽孰若使眾觀邪？」於是以賜東華門外茶肆。

有在店家張貼告示尋貓的例子。

宋、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三　秦會之初，賜居第時，…其孫女封崇國夫人者，愛一獅貓，忽亡之，立限令臨安府訪求，及期貓不獲，…兵官惶恐步行，求貓，凡獅貓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

雖非書畫，紀錄了繪製店家裝飾的畫家之名。

《圖畫見聞志》卷四　支選，不知何許人，仁宗朝為圖畫院祗候，…又畫酒肆邊絞縛樓子，有分疏界畫之功，兼工雜畫。

茶坊酒店…同挂

明、範明泰編《米襄陽外紀》中，也收有類似的記載。不過，將「周越仲翼」寫作「周仲翼」。

卷十二　〈巧據〉　崔白，…尤長於寫生，元章所謂可與周仲翼草書同挂者，是也。

「就連酒店也懸掛」亦為米芾的主張，為強烈地表現愛憎之情的例子。

〈張顛帖〉　…高閑而下，但懸之酒肆，□光尤可憎惡也。(圖 108－5)

不只是店內裝飾的書畫，米芾也不放過攻擊店家的大招牌。

【22】　今世貴侯所收大圖，猶如顏柳書藥牌。

以下是大招牌上錯字的紀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趙叔向《肯綮錄》〈俚俗字義〉　《歸田記》云：「京師食店販酸餡者，皆大牌榜于衢路，而俚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餡從舀。」

接著的記載中有「可入齋室清玩」之句，強烈地意識到了《畫史》。

明、張丑《清河書畫舫》〈補韓幹〉　古人以良馬比君子，故名手馬圖，亦可入齋室清玩，此外如包虎、何貓、易猿、崔魚等製，雖為前人推許，僅可張茶坊酒肆也。

可與周越，仲翼草書同挂

固然是米芾獨有的刻薄挖苦的批評，但將周越、仲翼並列，指責其「俗」之非難，在宋代已經出現。

宋、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二　仲翼有書名，而前輩多以為俗，然亦以配越，予嘗其飛白大字數幅，亦甚工，但誠不免俗耳。

蘇軾《東坡題跋》卷四　〈詠草書〉，古人云：「若□□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怪者。

周越

《宋史》卷二八八　周起附傳，山東，鄒平人，弟越，亦能書，集古今人書並所更體法，為《書苑》十卷，累官主客郎中。

周越的《書苑》十卷成書於天聖八年四月，已亡佚不傳，但有《法書苑》一卷。

陸遊引用了其中一部份。

《老學庵筆記》卷十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知此隸書乃今真書。

流傳有周越的仕宦經歷與能書之資料。

宋、朱長文《墨池編》卷三　〈續書斷〉　周越，字子發，仕歷三門發運判官，以司勳員外郎，國子監書學，遷主客郎中卒。草書精熟，博學有法度，而真翰不及，如俊士半酣，容儀縱肆，雖未可以語，妙於能則優矣，當天聖慶曆間(一〇二三－四八)，子發以書顯，學者翕然宗尚之，然終未有克成其業也。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七　〈書畫〉景祐中(仁宗　一〇三四－三七)，周膳部越為三門發運判官，始以墨本傳京師，越書為當時所重。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八九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愛其弟越甚篤，與越皆能書，為世所稱，每書輒為人取去，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勳至上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爵至汝南郡開國公，…皆真宗所自選也。

(與上述其兄周起的神道碑相較，周越的官爵不同)

《山谷題跋》卷九　〈跋周越書後〉　周子發下筆沈著，是古人法，若使筆意姿媚，似蘇子瞻，便覺行間茂密，去古人不遠矣，何止獨行於今代耶，建中靖國元年乙丑，荊行亭下舟中書。

把周越之書稱作「俗」，早已經被指出，並非米芾一人的意見。

《山谷題跋》卷五　〈跋與徐德脩草書後〉　錢穆父(錢勰)，蘇子瞻，皆病草書多俗筆，蓋予少時學周膳部書。

《同》卷五　〈跋周子發帖〉　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

《東坡題跋》卷四　〈跋懷素帖〉　懷素書極不佳，用筆意趣，乃似周越之險劣，此近世小人所作也。

《米襄陽外紀》〈攷據〉　周越以善書名世，陳氏後山曰，主客郎中周越與其兄起，皆有書名，起書未見，越書間有之，然亦俗甚。

歐陽詢的〈千字文殘卷〉(東京書道博物館)有周越的跋。

仲翼

傳記資料比周越來得少。

宋、朱長文《續書斷》下　〈王著附傳〉　仁宗時，仲翼工草隸，亦頗有時譽。

明、陶宗儀《書史會要》卷六　官至大府寺丞，善飛白草書。

不入吾曹議論

「在我們同好彼此之間，不當成討論的話題。」「吾曹」是團體、平日聚在一起談話的親近友人之意。有以下的例子。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二　不行萬裏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無望庸史矣。

得無名古筆差排，猶足為尚友

「差排」是宋元的俗語。妥善處理、控制之意。

「即使得到不知名的古代畫家的畫，若能善加對待(以正確地方法加以賞玩的話)，也能稱得上是我的益友。」「尚友」，與賢人交友。語出《孟子》〈萬章下〉: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人，…是亦尚友也。

【109】

端州有陳高祖之後，收陳世諸佛帝真白畫。唐使下御史姓韋作記，頂幅巾不冠，後主作醉舞狀。

〈校異〉　「頂幅巾」,《山林》作「頂皆幅巾」。

〈資料〉

端州

湖南長沙。

白畫

也稱白描畫，只用墨的筆線畫成的繪畫。為不施色彩，僅憑線描完成的作品，用淡墨略加暈染者也叫白畫。四世紀的東晉認識其藝術性，八世紀前半因為唐吳道子，線描的表現力被提高，十一世紀末北宋的李公麟加以復興，給了以後的道釋人物畫很大的影響。(圖 109－1)

陳

南朝最後的王朝，共持續五帝三十二年(五五七－五八九)。始祖陳霸先(高祖武帝)仕於梁，在元帝肅繹被殺後，與王僧弁爭奪實權獲勝，擁立元帝之子景帝，接受其禪讓而創立陳朝，立都建康(南京)。這個時候，四川屬於北朝的領域，湖北由後梁支配，陳的勢力微弱。國內荒廢，貴族沒落，也有許多人逃到北方，南朝的歷史面臨了重大的轉變期。高祖之後，文帝致力於內政，維持和平，接著的宣帝的時候大膽地向北齊進攻(五七七)。不過，隨即遭到北周南下攻略，國力疲弊，到了後主時失去人心，在五八一年亡於隋文帝之手。

陳諸帝真

流傳有《陳書》本紀六卷、《南史》〈陳本紀〉二卷。「真」是肖像畫。五帝之中，有傳為世祖文帝諱蒨、廢帝諱伯宗、高宗宣帝諱頊、後主諱叔寶四人之肖像的圖卷。(圖 109－2・3・4・5)　自古以來被視為初唐閻立本的真跡而有很高的評價，但現在對於其描繪的時期、畫家的人數等等意見分歧，沒有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論。不過，圖像本身的樣式古老是可以同意的。與這〈歷代帝王圖卷〉相關連的記載，在《畫史》中出現兩次，起初是被紀錄為前所未見的奇特畫作。

【139】　王球，字夔玉，有兩漢而下至隋古帝王象，形狀有怪甚者，恨未見之。

一年後，米芾在別處實際見到該畫，說「王球買到了摹本」。

【179】　王球夔玉家古帝王像，…見白麻紙不裝像，云楊褒嘗摹去，乃夔玉所購。

米芾所見的紙本〈古帝王像〉，當然和現存絹本畫(美國波士頓美術館本)不同。不過，兩者的祖本恐怕是出自同一個圖卷。波士頓本中除了其他的隋天子像以外(圖 109－6)附有許多宋人的跋，說明其流傳歷程的久遠。(圖 109－7)此跋應該比畫還古老。米芾自己曾紀錄的王維筆〈古帝王圖〉，據說是現存最古老的米芾寫的畫跋。書於元祐三年(一〇八八)九月。(圖 109－8)　殷令名，是顏真卿的丈人。

〈殷令名頭陀寺碑跋〉　元祐戊辰，集賢林舍人招為苕霅遊，九月二日道吳門，以王維畫古帝王，易於龍圖閣待制俞獻可，字昌彥之孫彥文。

關於上述王維筆〈古帝王圖〉，他處米芾並無提及。若考慮在看王球家藏的〈古帝王圖卷〉的時候對王維畫隻字未提的情況，見到王球家本必定是在元祐三年九月之前。關於米芾取得王維畫一事，全無資料。

唐使下御史姓韋作記

「唐朝命令御史韋某作這張畫的記文。」

這個地方應有脫誤。

幅巾

巾，如《說文》所言「巾，佩巾也」，本來是繫在腰上的手巾。將此巾用於覆蓋頭部，為冠帽之巾，幅巾便是其中一種，被當成是庶民的冠帽。其定義見於下。

《釋名》　巾，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當自謹修四教也。

根據黃輝的說明：　⑳

幅巾，從額往後包髮也，並將巾繫緊，餘幅使其自然垂後，垂長一般至肩，…

⑳ 黃輝，《中國古代人物服式與畫法》(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一〇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多為布衣庶人戴用。用細絹製成，稱成縑巾，多為王公雅士戴用。(圖 109－9)。

最典型的例子，為南京西善橋南朝大墓出土磚畫中的〈山濤〉像。(圖 109－10)雖然不是士人的冠帽，有人將其當成平日閑居時所戴之物。(圖 109－11)另外應該可以將在頭頂用布綁出結的形狀的〈結巾〉，也歸於幅巾之分類。(圖 109－12)後來宋太祖趙匡胤(九六〇－七五在位)所戴之物也可視為幅巾。(圖 109－13) 右耳的下方貼有小張紙，寫著「宋太祖點檢像」。可知是太祖仍擔任後周的殿前都點檢的時候的肖像，是侍衛之武官為方便活動所戴配件。

不冠

自古以來中國人必定將頭髮綁起，戴上冠之類的配件，忌諱露出頭部。當然，為了要配合身份或地位而區別出不同的裝束，冠被當成明白易分的標誌，關於其形式有著詳細的規定。所以所謂天子無冠被當成相當奇異的景象，米芾特地記了下來。

【110】
蘇泌家有巨然山水，平淡奇絕。

〈校異〉　諸本之間並無異同。

〈資料〉

平淡

請參照第【29】、【31】、【79】條。

蘇泌

請參照第【10】條。卒於宋太宗至道二年(九九六)、贈禮部尚書的蘇易簡之孫，舜欽之子。曾任利州運判之事，因留下有蘇轍之制文而可得知(《欒城集》卷二七)，但其他的仕宦經歷、生卒並不清楚。

蘇泌的收藏中有《畫史》第【10】條的〈帝釋天像〉，米芾稱讚其為「四代好事之家」。

《寶章待訪錄》〈的聞〉〈唐僧懷素自序〉　泌、激，皆舜欽之子，蘇氏自參知政事易簡之子耆，耆之子舜欽，欽之子(泌)、激，四世好事有精鑒。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一　潤州蘇氏家書畫甚多，書之絕異者，有太宗賜易簡禦書，…名畫則顧愷之雪霽圖，…尤異者有明皇賜蘇小許公四代相玉印。

圖 110 是上述提到的「四代相印」的拓本。並不知道與唐玄宗賞賜的印是否為同一件。

【111】
蘇洎，字及之家，有徐熙四花，其家故物。

〈校異〉　諸本之間並無異同。

〈資料〉

蘇洎，字及之

雖屬於米芾說的「四世好事，有精鑒」(《寶章待訪錄》〈懷素自序〉)蘇氏一族，但關於他的傳記資料很少，和他的父祖截然不同。即使在米芾的記載當中，其父親的姓名也不一樣。

《書史》【21】　蘇耆家蘭亭三本，…第二本在蘇舜元房，…王堯臣參政跋云，才翁東齋書，嘗盡覽焉，蘇治，才翁子也，與余友善。

上述的蘇治和蘇洎是同一個人，是蘇耆的長子舜元(一〇〇六－五四)，字才翁之子。《書史》記載的現存《蘭亭敘》八柱第二本的米芾的跋中，依然稱其為才翁之子。

元祐戊辰二月，獲于才翁之子，洎字及之，米黻記。(圖 111－1)

不過，蘇洎和蘇激、蘇泌，從名字看來排行相同，必定是兄弟，但在其他的記載中成了舜元的弟弟舜欽(一〇〇八－四八)，字子美之子。

《書史》【38】　懷素自敘真跡，在蘇泌家，其父集賢校理舜欽自寫補之。

不曉得蘇舜元、舜欽到底何者正確。

另外有以下的資料。

【129】　蘇洎及之處，古茴香一枝，耆字國老題為閻令畫。

徐熙四花

四花，「四時花卉」之誤訛。為順應四季變化，並列花卉的興衰榮枯的四幅圖。

【124】　王敏甫收李重光四時紙上橫卷花一軸，每時則自寫論物更謝之意，文一篇，畫一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由五代到北宋，畫家探求對自然景觀或是動植物的時間性變化之觀察與表現。冠以春夏秋冬「四時」的畫題之所以急速地增加，就是這個緣故。並非《歷代名畫記》〈敘畫之源流〉、韓拙《山水純全集》〈序〉所引的「四時並運」之類抽象性的歲月之意，其作為畫題乃是四季的意思，下面伴隨著名詞。例如有：四時花鳥、四時花雀、四時花竹、四時花木、四時毛彩、四時毛羽、四時翎毛、四時山水、四時山景、四時風物、四時景物等等的例子。

《宣和畫譜》卷十六　宗室孝穎，四景花禽圖一。

《同》卷十七　邱慶餘，四時花禽圖四。

〈四時花果圖〉的實例，有陳淳〈荷花圖卷〉(納爾遜美術館)。以荷花萌芽、開花、凋落、枯萎為連續的景象作成一卷畫。(圖 111－2)

【112】

蘇汶，字達復，有〈江南暝禽圖〉、徐熙一酸榴。余家有丁晉公所收甜榴，滕中孚元直有徐熙對花果子四軸。

〈校異〉　「滕中孚元直」，諸本皆同。「孚」為「字」之誤。「四軸」，《王氏》作「四幅」。《汪珊》無「字達復」，「餘家」作「餘」。無「元直」。

〈資料〉

蘇汶，字達復

應該與蘇泌、激、洎為同一排行，但身份不明。

江南溟禽圖

暝禽，睡眠中的水鳥。(圖 112－1)

丁晉公

丁謂(九六六－一〇三九)，字謂之，後更字公言，江蘇長洲縣人。據說「丁謂貌睢盱(睜大著眼、側起耳朵)，若常寒餓者，而貴震天下，相者以為真猴形」(宋、司馬光《涑水紀聞》)，「機敏有智謀，憸狡過人」(《宋史》卷二八三)，他因為兼具文才與理財的能力而受天子寵愛。奉承者與政敵均多，過了波濤起伏的一生。丁謂的仕宦經歷如下：

登太宗淳化三年(九九二)進士，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真宗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營造宮觀奏祥異之事，多謂與王欽若發之，寇準為相，尤惡謂，謂媒蘗其過，竟罷準相。仁宗立，知謂前後欺罔，累貶崖州(廣東)司戶參軍(他又被叫作丁朱崖，就是基於此故)，徙道州(湖南)，明道中(仁宗一〇三二－三三)授秘書監致仕，景祐四年卒於光州(河南)，七十二歲。「善談笑，尤喜為詩，至圖畫、博奕、音律，無不洞曉」(《宋史》本傳)

丁謂被封為晉國公，是在真宗乾興元年(一〇二二)二月。(《宋史》〈真宗本紀〉)其家中雖收藏了許多書畫，但在死後籍沒，被收入秘閣。

《圖畫見聞志》卷六　〈收集〉　丁晉公藏書畫甚盛，南遷之日，籍其財產，有李成山水寒林共九十餘軸，他皆稱是。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三　丁晉公家書畫填委，南遷之日，籍其所藏，李成山水寒林九十餘軸，他物往往稱是，初晉公自兩制出守金陵，陛辭之日，章聖以八幅袁安臥雪圖賜之。

《廣川畫跋》卷五　〈留瓜圖〉　祕閣收丁晉公籍入畫，有樓觀脩曲，與廳事房序相接，類官府狀。

所以，《畫史》中所見的蘇州丁氏(第【42】、【67】、【68】、【172】條)，或許與丁晉公家有關係也說不定。另外有以下的資料。

【173】　黃筌六幅著色山水，徐崇嗣桃六幅折枝，周文矩士女，…皆有丁晉公親題印。

由其人品與行狀而言，雖然流傳下非常多的故實逸話，但此處僅呈現與繪畫相關的部分。許多和玉清昭應宮有關係。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一　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玉清昭應宮成。初議營宮料，工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麗。

宋、孫升《孫公談圃》中　玉清昭應宮，丁晉公領其使，監造土木之工，極天下之巧，繪畫無不用黃金，四方古名畫，皆取其龕廡下，以其餘材建五嶽觀。

《聖朝名畫評》卷一　〈武宗元〉　丁朱崖為宮使，語僚佐曰：「適見靡旗亂轍者，悉為宗元所逐矣。」

《同》卷二　〈劉文通〉　大中祥符初，上將玉清昭應宮，敕文通先立小樣圖，然後成葺，丁朱崖命移寫道士呂拙鬱羅蕭台，仍加飛閣於上，以待風雨。

《同》卷二　〈趙昌〉　大中祥符中，丁朱崖聞之，以白金五百兩為昌壽，…朱崖延以東閣命畫生菜數窠，及爛瓜生果等。

《同》卷一　〈王道真〉　祥符中，寫金魚一軸，獻丁朱崖，甚見稱賞，朱崖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籍，入內庫。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七　祥符中，丁晉公出典金陵，真宗以袁安臥雪圖賜之，真古妙手，或言周昉筆，亦莫可辯。至金陵擇城之西南隅曠絕之地，建賞心亭，中設巨屏，置圖其上，遂為金陵奇觀。…嘉祐中王君玉出守郡，首詣觀之，惜其剽取已盡，嗟之尤久。

酸榴，甜榴

榴即石榴。味甜。

《本草綱目》〈安石榴〉　時珍曰，榴，五月開花，有紅黃白三色，單葉者結實，千葉者不結實，或結亦無子也，實有酸甜苦三種。(圖 112－2・3)

滕中，字元直

《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卷五　東陽(浙江)人，元發子，歷知安吉，解州，咸有善政，終承議郎，尤長於詩。

《書史》【21】　蘭亭第三本，…一本在滕中處，是歸余家本也。

《同》【111】　能草書者，承議郎滕中。

滕元發(一○二○－九○)，初名甫，字元發，後以避高魯王諱，以初字為名，東陽(江蘇)人，舉仁宗皇祐五年進士，神宗時翰林學士，哲宗時龍圖閣學士，元祐五年十一月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宋史》卷三三二)

此外，蘇軾有〈滕公墓志銘〉、〈滕達道挽辭二首〉、〈熙寧手詔記〉。另外在《宋元學案》卷一、《宋元學案補遺》卷一、《宋詩紀事》卷十九、《宋詩紀事補遺》卷二十五等等中有資料。

與米芾的往來如下。

《寶章待訪錄》【17】　唐辨才弟子草書千文，右黃麻書，在龍圖閣直學士吳郡滕元發處。

《書史》【46】　(同上)

【113】

石揚休有吾家唐畫韋侯故事六橫幅，山水人物車馬備具。後人題作張萱，易李邕帖眾物之一也，並徐熙牡丹海棠兩幅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校異〉　《山林》,「有吾家」作「有餘家」。「張萱」誤作「張以宣」。

〈資料〉

石揚休

字昌言(九九五－一〇五七)，其先江都(揚州)人，七世祖藏用徙家眉州(四川)，年十八舉進士，四十三歲漸及第，累官刑部員外郎，知制誥，遷工部郎中，未及謝，卒。揚休喜閑放，平居養猿猴，玩圖書，吟詠自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仁宗朝上疏，其言皆有益於國，時人稱之。　(《宋史》卷二九九)

據說其為人「純素忠謹，以律度自居」,但也是文雅之士。有以下的資料。

宋、釋文瑩《湘山野錄》卷下　皇祐間(一〇四九－五三)，館中詩筆，石昌言楊休最得唐人風格，餘嘗攜琴訪之，一詩見謝尤佳。

對於石揚休的收藏，米芾未必給予高的評價。

【188】　嘉祐中(仁宗，一〇五六－六二)，三人收畫，楊褒、邵泌、石揚休皆酷好竭力收，後餘閱三家畫，石氏差優。

關於上述揚休的幼子石康伯的收藏，在元豐三年(一〇八〇)十二月時，正因罪流放於黃州的蘇軾有所紀錄。石康伯當時六十一歲，比蘇軾年長十六歲。因為是幼子的緣故，並不知道他是否繼承了父親全部的收藏。不過，他確實繼承了父親留下的名品。據說收藏的書畫有數百件。關於他挑選小品編集成畫冊之事，蘇軾有所記載。

〈石氏畫苑記〉　石康伯，字幼安，眉(四川)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揚休)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購買發現的書畫而不顧家計)。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一，…為亳州職官，與富鄭公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元豐三年十二月二日。

對其收藏評價的語氣雖然是後來的記載，但與《畫史》不同。

《寶晉英光集》卷六　〈李邕帖贊序〉　石坦夫，幼安長子，書畫號翰林苑，蘇子瞻為之序。

而雖然不知道石揚休的孫子，即石康伯之子石夷庚的傳記，但其應該是在宰相富弼(字彥國，一〇〇四－一〇八三)反對王安石新法之一的青苗法而被謫為判汝州時，遭連坐而獲罪。

石揚休家中也藏有懷素之書蹟名品。其資料有所流傳。

《石渠寶笈續編》寧壽宮　〈懷素自敘帖卷〉　藏真自敘，世傳有三，一在蜀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石揚休家，黃魯直以魚牋臨數本者是也。一在馮當世家，後歸上方，一在蘇子美家，此本(臺北故宮博物院)是也。(圖 113)元祐庚午(五年)，蘇液攜至東都，與米元章觀於天清寺，舊有元章及薛道祖，劉臣濟諸公題識，皆不復見，…紹興二年三月癸巳，空青老人曾紆公卷題。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二　(黃山谷)紹聖中謫居涪陵(四川)，始見懷素自敘於石揚休家，因借之，以歸摹臨累日，幾廢寢食，自此頓悟草法。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二　〈山谷下〉　紹聖貶黔中，得藏真自序于石揚休家，諦觀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回視前日所作，可笑也。

《寶章待訪錄》〈目睹〉　〈懷素草書祝融高坐帖〉　右絹書兩行，此字入神，石紫微嘗刻石有六行，今不見前四行，問夷庚云，在王洙參政家，此亦為其子弟購去矣。

後人題作張萱，易李邕帖眾物之一也

關於與〈李邕帖〉交換的張萱畫、眾物，米芾有紀錄：

《寶晉英光集》卷六　〈李邕帖贊〉　元祐丁卯(二年，米芾三十八歲)，過甬上(浙江)，遇紫微孫夷庚，字坦夫，以張萱六畫，徐浩二帖易得。

即為此事。米芾與石揚休的關係，便以這李邕帖為中心。[30]在元祐元年，米芾三十七歲時完成的《寶章待訪錄》中已可見到記載。當時該作為石揚休之孫夷庚的藏品，米芾得自夷庚。

《寶章待訪錄》〈目睹〉　〈李邕多勢要葛粉帖〉　右白麻紙真蹟，紫微舍人石揚休物，今在其孫前宿州支使夷庚處，…餘過甬上，於夷庚處購得之。

〈李邕帖〉另有別本，關於交換出去的物品，有米芾之紀錄。

《書史》【65】　呂公孺處李邕三帖，丙子歲(紹聖三年，四十六歲)，第三，餘以六朝畫古賢(注，《畫史》【8】之王戎像)，韓馬，銀博山(香爐)，金華洞天石，古鼎，復忘記數種物，易得於其孫端問。

第【114】條所說的「大抵一古帖不論貲用，及他犀玉琉璃寶玩，無慮十軸名畫」，就是用於這兩件〈李邕帖〉之交易、或者就是在說關於【115】條「士

[30] 宋、歐陽修有關於李邕書的評價。

《歐陽文忠公試筆》〈李邕書〉，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窗信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之物。

韋侯故事六橫幅

和韋偃同時的杜甫，其詩中有「韋侯」的例子。

杜甫〈戲為雙松圖歌〉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韋侯韋侯數相見。

在《畫史》中將「韋偃」稱作「韋侯」的例子有二。

【33】　古柏一枝題為韋侯。

【131】　蔣永仲收韋侯松一幅。

依此來看，此【116】條的韋侯，恐怕也是指韋偃。「韋侯故事」是「韋偃畫的故事畫」，應該不是「以韋侯的典故為題材的畫作」。

不過作為可能性之一，在歷代姓韋的人物當中作為故事人物畫的畫題者，可舉有《蒙求》之標題的韋賢為例。

韋賢，字長儒，謚節。漢代，鄒(山東)人。是楚元王的老師、鄒魯的大儒韋孟的五世孫。徵為博士，給事中。昭帝時授詩，與霍光共立宣帝。本始年間(西元前七三－七〇)為丞相，被封為扶陽侯。五年時致仕。　(《史記》卷九六，《前漢書》卷七三)

《蒙求》的標題為「韋賢滿籯」。為韋賢之子玄成也十分好學，和父親一樣官至丞相的故事。此乃基於《漢書》〈韋賢傳〉「本始三年(西元前七一)，代蔡義為丞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而來。

【114】

余家收古畫最多，因好古帖，每自一軸加至十幅以易帖。大抵一古帖不論貲用，及他犀玉[口+奇]璃寶玩，無慮十軸名畫。其上四角，皆有餘家印記，見即可辨。

〈校異〉　「因好」，于安瀾《畫品叢書》本作「固好」。

〈資料〉

這條的字句、論旨跳躍，非常難理解。全文大致的意思是「收集以古畫為最多，達到十幅，就拿來交換古帖。為了要得到一件古帖，不計花費，還會加上犀、玉、[口+奇]璃等等的寶物、名畫十件，都是用來交換的。因為拿出去交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名畫的角落都蓋有我的印章，可以很快分辨」。總之，據說米芾喜好古帖勝於古畫，為了要得到古帖，名畫也可以給對方。對他來說，即是所謂重視古帖勝過古畫。以下引用具體的紀錄。

《書史》【8】　王獻之送梨帖，…劉季孫以一千置得，餘約以歐陽詢真跡三帖，王維雪圖六幅，正透犀帶一條，硯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枚，以易，劉見許。

《同》【21】　蘇耆家蘭亭三本，…蘇治才翁子也，與余友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王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

《同》【65】　李邕三帖，…第三餘以六朝畫古賢、韓馬、銀博山、金華洞天石、古鼎復忘記數種物，易得於其孫端問。

犀玉

關於進貢珍獸之事，有以下的紀錄。

《宋史》卷三○○　〈楊大雅傳〉　咸平中(九九八－一○○三)，交址獻犀，因奏賦，召賦，遷太常博士。

犀角，被當成是與貴重金屬同等的寶物而受人重視珍愛。作為公家私人的藏品而被特別紀錄。在公庫也特別紀錄下其輸入者。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　太平興國二年三月，契丹在太祖朝，…是月，始令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榷務，命常參官與內侍同掌，輦香藥、犀、象及茶，與相貿易。

《同》五月，蔡州團練使張延範前知廣州，火焚公帑香藥、珠貝、犀象殆盡，延範奏不以實，又縱私奴三輩於部下受賕。

《同》神宗元豐二年七月，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李憲言，真珠、生金、犀玉、珊瑚，…而博買牙人與藩部私交易。

犀角作為官服腰帶的材料而為人珍愛。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四　祖宗故事，誕育皇子，公主，每侈其慶，則有浴兒包子並賚巨臣戚裏。包子者，皆金銀大小錢，金粟、塗金果、犀玉錢、犀玉方勝之屬，…多至二三百兩，中貯犀玉帶或珠珠瑰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　太宗瑞拱元年(九八八)春正月，以大理評事王禹偁為右拾遺，…故皆擢用為直史館，賜緋，舊止賜塗金帶，特擇犀帶寵之。

《宋朝事實類苑》卷二五　〈官職儀制・賜帶〉　腰帶，凡金玉犀銀之品，知制誥賜犀帶塗金魚，亦嘗賜金飾牯犀，副以金魚非常例，凡面賜紫者，給犀帶，賜緋者，塗銀寶瓶帶，…自親王皇族皆許通服工夫金帶、雕玉、白玉、通犀、牯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等帶。

宋人《楓窗小牘》卷下　嶽少保既死獄，籍其家，僅金玉犀帶數條，及鎖鎧兜鍪，南蠻銅弩，鑌刀弓劍。…

在唐代已有用犀角製成官帶之風氣。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卷五　禮部林郎中言，昔見宋賜道說，唐朝帝王帶雖犀玉，然皆黑鞋。

另外，也用在裝裱的軸頭。

《汪氏珊瑚網名畫題跋》卷一　〈王維雪溪圖〉　其犀玉已被剔取，所幸畫無恙耳。蓬萊山道人劉詡題。

治平二年，正月十九日，沈遘章岵，晏崇，金山同觀。

《畫史》所言的正透，是其中最貴重的一種。

【8】　王維雪圖，正透犀帶一條，…以易。

清、潘永因《宋稗類鈔》卷下　〈古玩〉　犀以黑為本，其色黑而黃曰正透，黃而有黑邊曰倒透，正者世人貴之。

另外，犀角也是受人重視的藥。

宋、張世南《遊宦紀聞》卷二　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為上，黔蜀次之，此本草所載，然世南頃遊成都藥市，間多見之，詢所出云，來自黎雅諸蕃，及西和嚴昌，…通天犀腦上角千歲者，長且銳，白星徹端，能出氣，通天則能通神。

□璃

「□」的正體字是「琉」。佛經所說的七寶之一，青色的寶玉(lapis-lazuri)。

《本草綱目》〈琉璃〉　時珍曰：「漢書作流離，言其流光陸離也。」

不論貲用

「貲」是資財、資金之意。「不惜資金」。同樣的表現在米芾的其他文章中也有。

【115】　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大可笑！

《書史》【100】　余答以李公炤家二王以前帖，宜傾囊購取，寄詩云：「…二王之前有高古，有志欲購忘高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無慮

大概、概略。

有餘家印記

請參照第【116】條。

【115】

余家晉唐古帖千軸，蓋散一百軸矣，今惟絕精只有十軸在，有奇書亦續續去矣。晉畫必可保，蓋緣數晉物，命所居為寶晉齋，身到則挂之，當世不復有矣。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即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校異〉　「不可論價」,《山林》作「非可論價」。

〈資料〉

余家晉唐古帖千軸，蓋散一百軸矣，今惟絕精只有十軸在

「古帖千軸、散一百軸」是米芾的誇張之辭。周密修正了此句。

《志雅堂雜鈔》卷二　米芾作寶晉齋，以藏晉唐真跡數十軸，其絕精者十軸。

「散」的意思同「失」。

有奇書亦續續去矣

「其他珍奇的書蹟，也漸漸轉讓。」

晉畫必可寶

有對此加以委婉批判的記載。

《畫鑒》　元章收晉六朝唐五代畫至多，宋朝名筆亦收置稱賞，若以世代遠近，不看畫之妙否，非真知者也。

蓋緣數晉物

「數」是命數、命運。緣數，是「取決於數」、「因為前世因緣之故、機緣注定」之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居為寶晉齋

米芾將齋號命名為寶晉齋，是因為在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從蔡京處獲得了謝安〈八月五日帖〉，此時他五十一歲。

《寶晉英光集》卷七　〈跋謝安石帖〉　右晉太傅南郡公謝安，字安石書六十五字，…元符中，歸翰長蔡公，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十日，以餘篤好，見歸餘，…此非天耶。

關於寶晉齋之命名，米芾自己有所說明。

《書史》【71】　余白首收晉帖，止得謝安一帖，…及顧愷之，戴逵畫淨名天女觀音，遂以所居命寶晉齋。

崇寧二年三月，王羲之〈王略帖〉(一稱〈桓溫破羌帖〉)也成為米芾的藏品，使得「寶晉齋」之齋號變得更為穩固。米芾必定相信受到了上天的庇佑。寶晉齋的名品有四項共五件作品。

1 王獻之〈十二月帖〉(一稱〈中秋帖〉)

元豐七年，用古玩與蘇易簡之孫蘇激交換得來。

2 謝安〈八月五日帖〉

3 王羲之〈王略帖〉

崇寧二年三月九日，用十五萬錢，購自蘇之純的義弟李勳。

4 顧愷之〈維摩、天女、飛仙〉

戴逵〈觀音〉

取得的時期，為元符二年六月由任職的漣水回到潤州自宅開始，到甘露寺被燒毀的隔年三年某月為止之間。他將由瓦棺寺移到甘露寺的壁畫帶回自家。[31]

自署寶晉齋的資料有三件，都是在崇寧元年夏天得到了謝安〈八月五日帖〉之後翌年所書。

王獻之〈十二月帖〉跋　崇寧元年五月十五日，易跋，時甘露(寺)下，吾家寶晉齋碧梧廿本。

在他的跋中，可感受到其心中興奮喜悅之情。

〈褚摹右軍蘭亭燕集序贊〉　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觿寶晉齋艙，對紫金，浮玉群山，迎快風銷暑，重裝。

---

[31] 古原宏伸，〈米芾畫史劄記〉《美術史研究集刊》台灣大學，一九九七年第四期，九七－一〇二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跋褚摹蘭亭帖〉　壬午，八月二十六日，寶晉齋手裝。

身到則挂之

這條必定給予了後世畫評家強烈的印象。

周密《志雅堂雜鈔》卷二　米芾作寶晉齋…其齋扁則隨所至所掛之。

米芾想要說的是誇耀他經常攜帶所獲得的名品，若有地方就掛起來欣賞。

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大可笑

「與性命俱」，是「視同於自己的身命一般」之意。「不惜生命地」。「大可笑」指的不是別人的事。為了得到古物，米芾無視於周圍的嘲笑、非難，流傳下了許多逸聞。⑰奇怪的說法。這樣任性的想法與說法為時人所厭惡。

在元代亦有同樣的意見。使用了同樣的字句，強烈地意識到了《畫史》。

《畫鑒》　書畫之學，本士大夫適興寄意而已，…今之輕薄子則不然，縱目力略知一二，見人好物，故貶剝[illegible]類，用心謀購，至於必得。倘不得則生造毀謗，必欲此物名譽不彰。…已購一物，性命與俱，妄自稱譽。

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

「交易對象若是士人，則無法用貨幣來購買。因此用書畫來交換來取得。這正是風雅的情致。」

除了〈李邕帖〉外，有以下的實例。

〈跋快雪時晴帖〉　予在都下，以好玩十種易於蘇太簡孫秘書，激，字志東。

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即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長時間看同一張畫，若看膩了，便去交換新的畫。如果能夠滿足希望，可以說是通曉事物之理的人。」適目為「悅目」之意。

---

⑰ 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二　米元章，嘗與蔡攸在舟中，共觀王衍字，元章即捲軸入懷，起欲赴水，攸驚問何為，元章曰，生平所蓄，未嘗有此，故寧死耳，攸不得已，遂以贈之。上述的逸聞，在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周煇《清波雜志》卷五、《重修儀徵縣志》卷四七裡，則記作王右軍書。周煇說：

好奇喜異，雖性命有所不計，人皆傳以為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百年後的周密(一二三二－一三〇八)說明和米芾相同的意見，應該是受了米芾的影響。

《志雅堂雜鈔》　圖畫對面稍熟，似覺厭足，則別展挂，行步徒倚玩之，忽漫驚目，更有新意，余家所藏甚鮮少，由此常若多畫。

【116】

余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真跡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賞印、米芾祕篋印、寶晉書印、米姓翰墨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祕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唯著於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難參用於上品印也。自畫古賢，唯用玉印。

〈校異〉　《山林》「翰墨印」誤作「翰林印」。「玉印六枚」作「玉印六板」。「清玩之印者」無「者」字。「雖參用」，《山林》、《美叢》皆同，《王氏》其他諸本作「難參用」。

雖然「難參用」似乎文義可通，但若當作米芾慣用的表達方式，未免奇怪。所謂「自己的印難用」是很可笑的。這個地方應該有誤。筆者所考慮的最低限度的訂正是「雖有百枚，參用於上品印也」。

《圖畫考》卷七，「余家最上品」作「米芾家上品」，缺少「最」字。到「唯著於書帖」為止，和諸本相同。其下少了「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十八個字。「其他字印有百枚」，「百」字脫去，作「其他字印有枚」。缺少「參用於上品印也」之「印」字。以下與諸本相同。

在明張應文《清秘藏》卷下、董其昌(偽託)《筠軒清閟錄》下裡，引用此第【116】條，並在「其他字印有百枚」的後面加上以下的文章。

其他字印有百枚，如團印中作米芾字如蛟形者，及元章戲筆字印、宣和畫學博士襄陽漫士字印、火政後人芾印，參用於上品印也，自畫古賢亦用玉印。

另外在清吳騫《論印絕句》裡，則寫成是：

米芾於最上等書畫，用姓名印、審定真蹟字印、米芾秘篋印、寶晉齋印、米姓翰墨印、玉印六。其文一曰，辛卯米芾，有此印者皆絕品，火正後人芾印，參用於上品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資料〉

據說米芾將自己捺在收藏品上的印章，依照作品之品等而加以組合。他的捺印方式整理如下：

〈最上品〉

姓名字印、米芾秘篋、米姓翰墨、米姓秘玩、寶晉書印、審定真跡、神品、平生真賞、監定法書

〈絕品〉

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以上六枚為陰刻玉印)

〈書帖〉、〈自畫古賢〉

僅用玉印。

〈次品〉

米姓清玩

〈上品〉

其他字印百枚

一口斷定自己的收藏中「無下品者」，實在是米芾作風的自信誇耀。以下逐次檢證。

〈姓名字印〉

應該是指後面所說的六枚玉印的米芾字印。在現存的傳世品裡發現許多米芾的字印，其中〈虹縣詩卷〉的紙縫、與末尾的「公」之下的「米芾」之印樣式最古，可當作基準。(圖 116－1) 字體雖不鮮明，但其字體和明清的印文大有差異。

還有一個無可置疑的姓名字印。便是被評為「有生以來最佳傑構」(曹寶麟教授語)的〈蜀素帖〉「元祐戊辰九月廿三日，溪堂米黻記」之中的「米姓之印」。(圖 116－2) 著錄此書蹟的明顧復《平生壯觀》卷二，誤記成「米姓書印」。印文細而樸質，不似明清藏印那般的洗鍊。關於此細圈之印文，米芾自己有所說明。

《書史》【110】　王詵余家印記與唐印相似，始盡換個作細圈，仍皆求餘篆，如填篆自有法，近世填皆無法。

上述的二印，是否定眾多米芾字印的基準資料。

「米姓秘玩」

未見此印的實例。北京故宮博物院之藏品《寶晉英光集》，有文字上的不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16－3.1)

《寶晉英光集》卷六　〈褚摹蘭亭燕集序贊〉(圖 116-3.2)右米姓秘玩，天下蘭亭本第一，…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艤寶晉齋艙，對紫金浮玉群山，迎快風銷暑重裝。

「審定真跡」

未見此印的實例。北京藏品的款記中可見此字句，全文與《寶晉英光集》所收的跋相一致。(圖 116－4)

《同》卷七　〈跋褚摹蘭亭帖〉　壬午八月二十六日，寶晉齋舫手裝，襄陽米芾，審定真跡秘玩。

「寶晉書印」

米芾的齋號「寶晉齋」，是崇寧元年(一一〇二)五月五十二歲時，因獲得〈王略帖〉而命名。此印較常被發現。(圖 116－5.1)　但是〈端州石說〉的款署有幾個問題，此書的款署為「紹聖丁酉，海岱樓書，米黻」，印章為「米芾之印」、「寶晉書印」。(圖 116－5.2)可是紹聖年間並無丁酉年，應該是丁丑(四年，一〇九七)之誤。如此一來，在這年米芾尚未自號寶晉齋。而在元祐六年四十一歲時，他由「米黻」改名為「米芾」，四十七歲時會出現「米黻」的款記並不合理。與「米芾」之印並列則更加矛盾。〈端州石說〉為偽刻。

當然，圖 116－5.2 的「寶晉書印」為偽刻。另外圖 116－5.3 的「寶晉齋」、「寶晉書印」，一看便知是後人新刻，而圖 116－3 的〈褚遂良摹紙本蘭亭跋贊〉

應該就是圖 116－5.3 的原本，兩者不論是文字與印章都不一樣。圖 116－3 的「米芾」款署下方之印，恐怕是「寶晉書印」。圖 116－5.3 之《鬱岡齋帖》，有助於推測在刻石之際，增添了原本法書裡所沒有的米芾名字之印章的有力資料。事實上，傳世米芾的尺牘法書類當中，捺有米芾之字印的例子很少。圖 116－6 的「米元章印」是稀少的例外。米芾、元章的字印有許多在拓本中被發現，可斷定幾乎都是後添。圖 116－7.1、7.6 不論哪一個都是後代新刻所附加。這些印在字體本身、字形大小上，都有明清鑑藏印共通的明晰的性格特徵，與〈虹縣詩〉、〈蜀素帖〉的印有明確的差異感。圖 116－7 之諸印，在明潔的感覺的基礎上，其書與印給予人不均衡的印象。這是因為書與印成於不同人之手的緣故。關於圖 116－7.6 之印，清吳升婉轉地表達他的懷疑。

《大觀錄》卷一　〈鍾繇薦季直表〉　米芾印，畫錦堂印，前賢每多遺議，何況其他。

圖 116－8「米芾乙印」的第三個字，是「乙」字而非「之」字。是假造古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印文的後人錯誤。

圖 116－9.1「襄陽米芾」印，雖和〈蜀素帖〉的「米姓之印」的細圈字體相似，若加以比較畢竟還是不同。

圖 116－9.2 之原本，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為什麼「芾」、「米章」二印，和米芾之書離得很遠呢？北京藏品的印章也捺在和書離得遠的同樣位置上，這兩個印離得這般遠，可能意味此為後添印，印文的字體相當新。

偽刻米芾字印的最新例子為圖 116－10.1 的「米芾元章印」與「中嶽外史」、圖 116－10.2「襄陽漫仕」、圖 116－10.3 的「畫學博士米芾」這些印章。它們應該不早於清朝末期。

將許多的米芾字印加以組合來使用例子，有圖 116－3.2、圖 116－11。圖 116－3.2 的米芾的款署之下，應為「寶晉書印」，其左方「沈泰鴻印」、「項元汴印」、「墨林山人」排成縱向一列，再左側捺有六個印章。其中一部份難辨識，由上到下可讀為「米芾」、「米氏之印」、「米氏」、「米姓之印」、「辛卯米芾」、「米芾之印」。

在圖 116－11 中，也可見到和圖 116－3 相同的印章配置。米芾之書的末尾，捺有「楚國米芾」、「楚國之姓」二印，其下接續有「墨林項季子章」、「香水□」兩方項元汴之印。米芾、項元汴之印相連續。這種排列方式奇特，其左側項元汴的八方印蓋成縱向一列，再左側米芾的「米黻之印」、「米姓之印」、「米芾之印」、「米芾之印」、「米芾」、「祝融之孫」七印排成一列。兩者各排成一列，都和米芾之書、款記遠離，本來是應當捺在項元汴諸印的位置。總而言之，兩跋的米芾之印，正是在項元汴之印捺了以後，被捺上的新刻偽印。圖 116－11 這一列印絕非古印。米芾之書末尾的「楚國米芾」、「楚國之姓」兩方印，也是與項元汴之印同時捺。另外右下方的「睿思東閣」印，若和傳顧愷之〈女史箴圖〉的印相比較的話，很容易可辨別其為偽印。(圖 116－12) 這正是項元汴時期的印。

「辛卯米芾」

僅知圖 116－3.2 之例。顯示在宋仁宗皇祐三年(一〇五一)辛卯年米芾出生。謝安〈八月五日帖〉，可見：

> 餘年辛卯，今太歲辛巳(建中靖國元年)，大小運丙申丙辰，於辛卯月辛丑日餘生，辛丑丙申時獲之，此非天耶。

另外《群玉堂米帖》、《寶晉英光集》卷三所收〈太師寄王太史彥舟〉末尾，有「我生辛卯，兩丙運，今歲少辛月亦然」。作為用干支表示生年的先例，《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辭》〈離騷〉裡有「惟庚寅吾以降」之句。

「米姓翰墨」印

在〈臨十七帖〉裡可見到此印。(圖 116－13)但是為後刻新印。

「火正後人芾印」

有圖 116－14 之例。根據南宋周密的說法，據說此印用於元豐年間的一段短時間中。元代史浩的《兩鈔摘腴》有相同之記載。

《志雅堂雜鈔》卷下　元豐間，米元章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曰，火正後人芾印，其後立不用之。

圖 116－14，應該是依據上述周密的記載而作。火正，是古代祭祀火星、掌理火政的官名之一。《後漢書》〈五行志〉說：

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

另有「祝融之孫」印，由同樣是意味火神、或是火正之官名的祝融而來。 (圖 116－11 最下段)

「神品」、「平生真賞」、「鑒定法書」、「米姓清玩」

並未發現上述印章的實例。圖 116－5.3 寫有「平生真賞」。另外有「米氏秘玩書印」之紀錄。沒有實例。

清、潘永因《宋稗類鈔》十五　〈放誕〉　米元章洗手帖有云，每得一書，背訖入奩，印以米氏秘書印。

「其他字印」

【116】條未紀錄的印之中有「楚國米芾」。圖 116－15.1〈叔晦帖〉之「楚國米黻」或許正確。不過，圖 116－15.2〈蘭亭八柱第二本〉之跋中，紙縫與末尾捺有此印。接續天聖丙寅四年(一〇二六)正月蘇耆之跋，排列著范仲淹、王堯臣(一〇四九)、米芾(一〇八八)的跋文。這些跋文被懷疑是否出自同一人之手。圖 116－15.2 的「楚國米芾」應是偽刻。其他圖 116－15.3、4、5，無論哪一個都被視為新印。此外，以下為僅有文獻記載，不知其真偽。

《米襄陽外紀》卷十一　〈雜紀〉　太平文藻，是米元章印文也，吳彥明家藏米帖上有此印。

另外有以下印。

「米芾信章」(〈樂兄帖〉) (圖 116－16)

接下來的〈春和帖〉其印不可辨。「□米之印」(圖 116－17)

以上，是我對米芾字印的觀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17】
馮永功，字世勳，有日本著色山水，南唐亦命為李思訓。

〈校異〉　《汪珊》卷二三，「馮永功字世勳」作「馮求功」。「日本著色」無「日本」二字。無「南唐亦」之「亦」字。「李思訓」作「李思訓作」。

〈資料〉

馮永功，字世勳

不明。

日本著色山水，南唐亦為李思訓

傳李思訓的畫作原本是日本畫，為有趣的記載。《山林拾遺集》中所收之《畫史》中有

【44】　蘇氏種瓜圖，…非閻立本筆，日本畫皆著色而細。

但是該「日本畫」在《畫史》諸本中作「立本畫」。

【15】　非閻立本筆，立本畫皆著色而細。

因此「日本畫」為「立本畫」之誤。

關於此著色山水，有具體的評述。

元、饒自然〈繪宗十二忌〉　十二曰，…除紅葉外，不可妄用朱金丹青之屬，方是家數，如唐李將軍父子、宋董源、王晉卿、趙大年諸家法。日本國畫常犯此病，前人已曾議之，不可不謹。

【118】
蘇澥浩然處，見壽州人摹《明皇幸蜀道圖》。人物甚小，云是李思訓本，與宗室仲忽本不同。

〈校異〉　「宗室仲忽」，《山林》作「宗仲忽」。

〈資料〉

蘇澥浩然

《宋詩紀事補遺》卷二五　蘇澥，字浩然，號支離居士，武功(陝西)人，舜元(一〇〇六－五四)之子，以蔭為太廟齋郎，元豐間秘閣校理，江東提舉。

他和米芾的往來如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寶章待訪錄》〈唐彥真卿乞米帖〉　在朝請郎蘇澥處，度支郎中舜元之子也。
《書史》【24】　唐太師顏真卿不審，乞米二帖，在蘇澥處。
《同》【70】　楊凝式，字景度書，…類顏魯公爭座位帖，秘閣校理蘇澥家有三帖。

明皇幸蜀圖，人物甚小

與《畫史》第【15】條「蘇氏摘瓜圖，…今人收得，便謂之李將軍，皆非也」是同樣的畫。〈摘瓜圖〉和〈明皇幸蜀圖〉相同。請參照第【15】條的解說。圖像表現上不論是哪一件傳世品的人物都很小。(圖 118－1・2)

與宗室仲忽本不同

關於趙仲忽所藏的〈明皇幸蜀圖〉，有以下的紀錄。

宋、葉夢得《石林避暑錄》　《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藏宗室汝南王仲忽家，餘嘗見其摹本。方廣不盈三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畜、草木、禽鳥，無不一不具。峰嶺重複，徑路隱顯，渺然有數百里之勢。

【119】
黃筌畫不足收，易摹。徐熙畫不可摹。

〈校異〉　《山林》在「易摹」之下，有「誰不可模印湘相模」八個字。缺少「徐熙畫不可摹」六個字。《汪珊》之差異，是因為和《畫史》第【99】條的「印湘見畫即摹無不亂真」混淆了的緣故。

〈資料〉

黃筌畫不足收，易摹

米芾同時代的人的評價與米芾不同，給黃筌很高的評價。米芾否定了此一般常識性的評價。

《宣和畫譜》卷十六　黃筌，…其所學，筆意豪贍，脫去格律，過諸公為多，如世稱杜子美詩，韓退之文，無一字無來處，所以筌畫兼有眾體之妙，故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今筌於畫得之。

徐熙畫不可摹

徐熙的畫被認為有很高的精神性。以下舉出相關資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畫見聞志》卷四　徐熙，…自撰《翠微堂記》云：「落筆之際，未嘗以傅色暉淡細碎為功。」此真無愧於前賢之作，當時已為難得。

《聖朝名畫評》卷三　〈花木翎毛門〉　黃筌父子俱入神品者，惟居案一家云。

《夢溪筆談》卷十七　〈書畫〉　徐熙…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

《畫鑒》　熙志趣高尚，…非世之畫工所可及。

明、王紱《書畫傳習錄》卷四　山人曰：「趙昌之不及徐熙何也？蓋昌意存似，熙意不在似。…元章米氏所以有徐熙畫不可摹之歎也！」

【120】
蘇子美《黃筌鵝鴿圖》，只蘇州有三十本，更無少異。今院中作屏風畫，用筌格，稍舊退出，更無辨處。

〈校異〉　「子美黃筌」，《山林》誤作「子黃美筌」。《汪珊》卷二三，作「子美藏黃筌」，「更無辨處」作「卻無處可辨」。

〈資料〉

蘇子美

蘇舜欽(一〇〇八－四八)之字。請參照第【125】條。

黃筌鵝鴿圖，…有三十本，更無少異

鵝鴿，形似燕的小鳥，色灰而腹部白色，頸下有黑色斑點。(圖 120－1)

〈鵝鴿圖〉的傳世品中有趙孟頫臨黃筌畫之作。(圖 120－2)　或在遙遠處與《畫史》第【35】條「黃筌為蓮差勝」之記載相連接。

圖 120－3 和圖 120－2 是同樣的題材。由圖的上下左右都被裁切過來考慮，左下的清人「宋犖審定」，是在改裝成現在的畫冊形式後所捺之印。

「有三十本，更無少異」意為「真跡與摹本沒有差別」。指黃筌畫風的流行。

今院中作屏風化，用筌格

有證實米芾此記載的資料。

《宣和畫譜》卷十七　黃居寀，筌之季子，…自祖宗以來，圖畫院為一時之標準。

《圖畫見聞志》卷四　黃居寀，…與父筌俱蒙恩遇，圖畫殿庭墻壁，宮闈屏障，不可勝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稍舊退出，更無辨處

「一旦稍微變舊、顏料變薄，完全無法區分出真跡與摹本的差別」之意。反覆「更少異」來加以強調。

【121】

王晉卿，昔易六幅黃筌風牡丹圖與余，後易白戴牛小幅幹才翁子鴻，字遠復，上有太宗御書戴嵩牛三字。其後浙中所在屏風，皆是此牡丹圖，更無辨，蓋帖屏風易破故也。後牛易懷素絹帖，及陸機衛恒等摹晉帖與數種，同歸劉涇。

〈校異〉　「幹才翁」,《美叢》其他諸本皆作「于才翁」。今從「於」。「御書」，《山林》作「御筆」。

〈資料〉

風牡丹

描繪牡丹在風中搖曳畫作。(圖 121－1)《畫史》裡收載有其他的風牡丹，紀錄其特殊的大畫面形式。

【161】　徐熙風牡丹圖，葉幾千餘片，花只三朵，一在正面，一在右，一在眾枝亂葉之背，石竅圓潤。

才翁子，鴻，字遠復

才翁，蘇耆(請參照第【129】條)的長子舜元(一〇〇六－五四)之字。梓州(四川)銅山人，賜進士出身，歷太常博士，遷尚書祠部員外郎，終三司度支判官，至和元年卒，年四十九。

《宋史》卷四四二　〈文苑〉〈蘇舜欽附傳〉　兄舜元，字翁，為人精悍任氣節，為歌詩亦豪健，尤善草書，舜欽不及。

米芾〈雜書帖〉內容雖是日常生活的隨筆，但關於蘇舜元的收藏，卻有《書史》中所沒有的記載。

〈雜書帖〉　蘇州舜欽房快雪真跡，碧箋，魯公帖，吳生人物導引圖，甚精，…潤州房舜元十古賢圖，曹不興畫，亂題作愷之，然人間至寶也。(圖 121－2)

尚有以下的資料，與《書史》的一部份重複。

《米襄陽外紀》〈書學〉　蘇耆家蘭亭三本，…碾花真玉軸，紫錦裝背，在蘇氏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元房，題為褚遂良摹，餘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

關於蘇鴻之資料則不明。

白戴牛

唐代畫家戴嵩所畫的白牛圖。

太宗御書

唐太宗(隋開皇十八年－唐貞觀二三年，五九八－六四九)，唐朝第二代的皇帝(六二六－六四九在位)，姓李，諱世民，高祖李淵之第二子。熱愛王羲之的書法，盡力收集其真跡，製成搨本賜予臣下，因此王書風靡一世。太宗自己也擅長王羲之風格的行書與飛白書，有行書碑〈晉祠錄〉、〈溫泉銘〉，草書〈屏風書〉傳於世。

其題於畫中的文字，應該是自由地寫下，在此舉〈兩度帖〉為例來說明。此帖在太宗的尺牘中是最為可信的作品。(圖 121－3)這是太宗在遠征高句麗的途中寫給留在首都長安的一位皇子的書信，被當作是太宗行書的代表作。

浙中所在屏風，皆是牡丹圖，更無辨

所謂的「所在屏風」，是承繼以下

【120】　黃筌鸜鵒圖，只蘇州有三十本，更無少異，今院中作屏風畫用筌格。

之記載，為「黃筌的畫風流行，無法分出黃筌的真跡與其追倣者、摹本之間的差別」的意思。

米芾的觀察，不僅指出了牡丹畫的流行，也說明花卉鑑賞本身也蔚為風潮。牡丹的鑑賞普遍流行於宋代知識份子之間。

牡丹原本是作為藥用植物而為人知曉，將花當成是鑑賞的對象，到宋代為止未曾有過。

宋、吳曾《辨誤錄》卷下　〈漢以牡丹為木芍藥〉　王立之《詩話》載：賓護尚書故實云，牡丹美近有，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云，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已久。予觀文忠公(歐陽修)所為〈花品序〉云。

根據唐、舒元輿的〈牡丹賦序〉(《唐文粹》卷六、《文苑英華》卷一四九)，因為則天武后將牡丹由故鄉的山西西河遷移到上苑之故，據說貴人為此歡喜不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歐陽修〈洛陽牡丹記〉〈花品序〉　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以後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者。

另有一說據說是在玄宗將之移植到興慶池(《畫史》【86】)以後才流行的。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二〇四〈李龜年〉　開元中，禁中初種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

但是，杜甫未曾作過歌詠牡丹的詩，王維寫了一首，李白或白居易雖作有數首，卻不及蘇軾共作了三十餘首之多。到了宋代以後，牡丹花變得廣為人們鑑賞。在宋代論及花，在洛陽指牡丹，於成都則為海棠花。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一　洛陽人謂牧丹為花，成都人謂海棠為花，尊貴之也。

歐陽修〈洛陽牡丹記〉(一〇三四撰,《歐陽文忠公集》卷五二)，被推為宋代牡丹鑑賞記中的第一。該文由〈花品第一〉、〈花釋名第二〉、〈風俗記第三〉三篇所組成。

〈花品序〉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

歐陽修〈洛陽牡丹記〉的影響力很大，有許多回應歐陽修此文的筆記。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二、《容齋詩話》卷六、《容齋題跋》卷二　〈跋歐陽公牡名釋名〉　歐陽公牡丹釋名之，牡丹初不載文字…。

宋、王楙《野客叢書》卷五　〈唐人言牡丹〉　歐公謂牡丹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　洛陽牡丹之品，見於花譜，然未若陳州之盛且多也。《同》卷九　西京牡丹聞於天下，花盛時太守之作萬花會，宴集之所以花為屏帳，至於梁棟柱拱悉竹筒貯水，簪花釘挂，舉目皆花也。

宋、陳師道《後山談叢》卷一　花之名天下者，洛陽牡丹，廣陵芍藥耳，…王荊公以為屬，皆在選而闕其一，莫有當者。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六　雒陽牡丹，號冠海內，歐陽文忠公有譜言之情。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八　洛陽牡丹歲久，蟲蠹則花開，稍小園戶以硫黃，簪其穴，蟲死復盛，大其園戶相妒，則以烏賊骨刺花樹枝皮中，花必死，蓋牡丹忌此魚耳。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五　〈方物・牡丹譜〉　歐陽文忠公初官洛陽，遂譜牡丹，其後趙郡李述，著慶曆花品，以敘吳中之盛，凡四十二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下記文因襲歐陽修。

宋、鄞江周氏　〈洛陽牡丹記〉

宋、張翊〈花經〉

宋、丘濬〈牡丹榮辱志〉(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五〈方物〉　「邱寺丞濬道源，自號為迂愚叟，嘗為牡丹著書十卷，號洛陽貴尚錄，又為牡丹榮辱志曰：…」)

花卉蕃膴於天地間，黃踰牡丹。

宋、陸遊〈天彭牡丹譜〉　(據說是對蜀川牡丹的唯一紀錄)　內容和歐陽修的記文相同，由〈花品序〉、〈花釋名〉、〈風俗記〉三章組成。

宋人的牡丹鑑賞記沿襲唐康駢《劇談錄》〈慈恩寺牡丹〉，在紀錄特定的寺院或是宅邸的花園上具有特色。

宋、黃休復《茅亭客話》卷八　〈瑞牡丹〉　大中祥符辛亥(四年，一〇一一)春，知益州樞密直學士任公中正張筵，賞花於大慈精舍，時有州民王氏獻一合，歡牡丹，任公即圖之，…且西蜀自李唐之後，末有此花，凡圖畫者，唯洛州花。

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二五　〈天王院花園子〉　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凡園皆植牡丹，…獨有牡丹數十萬本，凡城中賴花以生者，畢家於此，至花時時張幄幕，列市肆管絃其中。

明、陳詩教《花裏活》下　淳化二年(宋太宗，九九一)冬十月，太平興國寺牡丹紅紫盛開，不逾春月，冠蓋雲擁僧舍。

《同》下　富鄭公(富弼)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楚建中，邵先生同會，是時牡丹一欄數百本。

明、李日華《恬致堂詩話》卷二　蘇子瞻寶成院賞牡丹詩云。

陸機衛恒等摹晉帖

應和下面的記載相同。

《書史》【69】　劉經倅莫，王貽永侍中孫為守，得摹帖一卷，…次陸機、衛恒帖，衛亦摹入閣帖也。後余以畫易劉涇，分前四帖，…皆貞觀間一種偽好物。

上述《書史》中所說的「畫」，應該是指戴嵩的白牛畫。

陸機

字士衡(二六一－三〇三)，江蘇吳郡人，三國吳之丞相陸遜之孫、大司馬陸抗之子。二十歲時吳被晉所滅，返鄉隱居，十年間專心於學問。以後到西晉首都洛陽，加入了司馬氏的政權，受到成都王穎的重用，官平原內史。太安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間(三〇二－三〇三)，擔任征討長沙王司馬乂的將軍河北大都督而出征，結果大敗，因遭受讒言，和其弟陸雲一同為司馬穎所誅。其身為文學家，有名作〈文賦〉，流傳有《陸士衡文集》。他長於草書，其〈平復帖〉廣為人知。(《晉書》卷五四、《宣和畫譜》卷十四)　關於陸機的〈平復帖〉，其真偽、流傳等等相關問題長久以來便有爭議。 ㉝

米芾《書史》中所言李瑋舊藏的〈晉賢十四帖〉之中的「陸機」帖，一般認為便相當於〈平復帖〉。經過明代韓世能、韓逢禧、張醜、清代的馮銓、梁清標、安岐等人收藏後進入乾隆皇帝的內府，再賜給成親王，親王特別築了詒晉齋寶藏之 。

衛恒

唐、張懷瓘《書斷》　衛恒，字巨山，晉衛瓘之仲子，官至黃門侍郎。瓘嘗云：「我得伯英(張芝)之筋，恒得其骨。」巨山善古文，得汲塚古文，論楚事者最妙，恒嘗玩之，作四體書勢，並造散隸書。元康中(二九一－二九九)，楚王瑋害之，年四十。(《晉書》卷三六　衛瓘附傳)

衛恒的書蹟雖不傳於世，但其父瓘之〈頓首州民帖〉刻於《大觀帖》中，傳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圖 121－4)

衛瓘(二二〇－二九一)，河東安邑(山西夏縣)人，衛顗之子，入晉，為司空，惠帝時，為賈後所殺。

帖屏風易破故也

和下述的狀況相同。

【120】　稍舊退出，更無弁處。

與「顏料脫落、變舊、褪色」一樣，是「因為貼在屏風上的畫容易損傷的緣

㉝ 王世襄，〈西晉陸機平復帖流傳考略〉，《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
曹寶麟，〈陸機平復帖商榷〉，《書法研究》，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啟功，〈平復帖說並釋文〉，一九六一年九期。
徐邦達，〈西晉陸機書〉，《古法書鑑要》，《書譜》，一九七八年六期。
徐邦達，〈對陸機平復帖商榷一文的商榷〉，《書法研究》，一九八六年二期。
曹寶麟，〈平復帖再辯－答徐邦達先生〉，《書法研究》，一九八六年四期。
華人德，〈對陸機平復帖商榷一文的商榷〉，《書法研究》，一九八七年一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的意思。

第【120】條中的「退」同「褪」。「出」應考慮為「色」之誤訛。

【122】

又嘗王晉卿以韓馬照夜白，題曰：「王侍中家物。」以兩度牒，置易顏書朱巨川告于餘。劉以硯山一石易馬去，及得白牛始自喜，以為有韓馬戴牛，然但少杜荀鶴，章得象耳。劉既作歌云：「元章好古過人，書畫驚世起。」餘作歌云：「天下愛奇人沒量，奇不諛人奇解相。奇人奇物方合璧，乞與世間人物樣。六朝唐盛始兼得，訪古知名已蕭爽。人亡物喪付衰夢，注想後來逢好尚。元章心自鑒秋月，一路仍行九霄上。家時菜色無鬥粟，書畫奇奇世人望。譬如大海沈百寶，爾輩乘風得之浪。二王褚陸已天作，老顧如來更天匠。其餘緹襲凡幾重，但見光明爛垂象。珍犀瑞錦扶蘭茝，龍躍鸞驚訶魍魎。金仙詎敢觸以手，雪子玉人聊置掌。余家僻素最沈著，退舍還師覺難旁。世人往往力能幹，未免目蝦終惚恍。緘機偽謬各臣妾，未▆堂堂筆中王。袖間▆縮氣如線，淨幾明窗謾瞻仰。從來所有萬錢價，不即臭帑當火葬。傾心妙絕豈求勝，妄意臨摹須殺謗。端居自號書一品，好事如封繪三藏。諸郎青出即護持，未肯充飢謬為駔。」《書史》載薛道祖詩云：「寧罄動破千金資」，是也。余衰二物擬高閣，子可專之世無兩。書來詩往但悠悠，塵土欺人正惆悵。」餘答云：「劉郎收畫早甚卑，折技花草首徐熙。十年之後始聞道，取吾韓戴為神奇。邇來白首進道奧，學者信有髓與皮。始知十襲但遮壁，牛馬便可裹弊帷。峨峨太平老寺主，白紗帽首無冠蓧。武士後列肅大劍，宮女旁侍顰修眉。神清眸子知寡欲，齒露脣反法定飢。世人見服似摩詰，不知六朝居士衣。後人勿把亂唐突，梁時筆法了可知。道子見之必再拜，曹劉何物望藩籬。本當第一品天下，卻緣顧筆在連漪。」時初報余得梁武帝象，此象今在仲忽處。

〈校異〉

《山林》無「又嘗」之「嘗」字。無「牒置」之「置」字。「沒量」作「沒董」，「始兼」作「頗兼」，「衰夢」作「襄夢」，「心自」作「心目」，「九霄」作「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天作」作「神匠」,「瑞錦」作「端錦」,「金仙」作「金山」,「把亂」作「輒亂」,「曹劉」作「曹盧」。「劉郎收畫早甚卑」以下之詩，收於《書史》第【75】條。以下為其相異之處：「十襲」作「十篋」,「便可」作「祇可」,「白紗」作「酉紗」,「帽首」作「冒首」,「曹劉」作「曹盧」,「不知」作「不識」,「見服」作「[illegible]服」。「後人」作「僧繇」。從「後人」。《寶晉英光集》卷三作「後人」,「曹劉」、「可知」、「把亂」相同。「魍魎」,《山林》作「罔兩」,《王氏》作「魍[illegible]」。清、勵鶚《宋詩紀事》卷三四米芾之項下，以「答劉巨濟」為題，收錄了「劉郎收畫」以下的全部詩句，其中將「後列」記作「後立」。此段是《畫史》最長一條，由三個部分所構成：

（一）　韓幹〈照夜白〉的收藏者歷經王詵、米芾、劉涇之變化。

（二）　劉涇之詩。清、勵鶚《宋詩紀事》卷二五劉涇之項下，以「元章好古過人，書畫驚世起」為題，收錄了全部的詩句。末尾有「米芾畫史」之注記。

（三）　米芾的答詩。

關於（二）以下的事件，在《書史》中亦有紀錄。

《書史》【75】　劉涇在宿州(安徽)，…後薛紹彭書來云，…又得梁武帝像見報，餘時使漣漪(江蘇)，答君詩，…(以下同《畫史》)

得到顧愷之〈梁武帝像〉與米芾答劉涇之詩，兩事順序相反。《書史》的順序才是正確的。

【122】條另有其他的報告，有批評米芾品味的文章。

宋、謝采伯《密齋筆記》卷五　晉卿以韓馬照夜白，易米芾家顏書、朱巨川告，劉涇又以硯山一石易韓馬，夫晉卿重海石而不靳博顏書，顏書貴矣。元章復以易硯石，又常以韓馬雜它物，易劉涇貞觀御史內官奴帖，數捐韓馬以貿易，好嗜自有異耶！米氏《畫史》記馬佳本不定為韓，止云：「唐人妙手。」且譏世俗見馬即命為曹韓筆，宜其不甚愛重也。

〈資料〉

韓馬照夜白

韓幹所畫的唐玄宗愛馬照夜白之畫。關於「照夜白」有以下的資料。

《歷代名畫記》卷九　〈韓幹〉　玄宗好大馬，禦廄至四十萬，…時主好藝，韓君間生，遂命悉圖其駿，則有玉花驄，照夜白等。

唐、鄭棨《開天傳信》　上封太山回，車駕次上黨，…左右皆稱萬歲，上遂詔吳道玄、韋無忝、陳閎，令同製金橋圖，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陳閎主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畫見聞志》卷五　〈金橋圖〉 (同前)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六　〈玉花驄，照夜白〉　明皇雜錄記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故杜子美(甫)觀曹將軍(霸)畫馬圖歌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

〈照夜白畫〉應該同時有數件。

宋、梅堯臣《宛陵先生文集》卷四七　〈觀邵不疑學士所藏名書古畫〉　韓幹貌四馬，臨流解鞍轡，(玉)花驄，照夜白，正側各畜意，繫衣穿靴坐立，皆廄吏，精神宛如生。

宋、周密《雲煙過眼錄》卷下　〈申屠大用致遠，號忍齋所藏〉　韓幹照夜白。

恐怕梅堯臣所見的照夜白畫，或許與下述的畫重複。

元、湯垕《畫鑒》　韓幹，朱衣白帽人騎棗騮五明馬，四蹄破碎，如行水中，乃李伯時舊藏，在京師見照夜白粉本，有幹自書內供奉韓幹照夜白粉本十字。

關於「四足破碎」，在上述資料之前的時期，便有許多的紀錄。以下為其中一部份。

宋、劉子翬《屏山詩鈔》　韓幹畫馬，闕四足，龍眠補而寫之。

宋、陳師道《後山談叢》卷二　韓幹畫走馬，絹捐，李公麟謂雖失其足，走自若也。

現存的〈照夜白圖〉(大都會博物館藏)中並沒有馬伕(圉人)。(圖 122－1)描繪的是繫住著馬的繫馬圖，此本和宋元的文獻紀錄並不一致。

王紱《書畫傳習錄》卷四　余所藏人馬圖，紅衣美髯奚官玉面騂，綠衣宦官牽照夜白，筆意神采，與前三畫同。

關於〈繫馬圖〉，甘肅省傳存有宋代的畫像磚。(圖 122－2)　大都會博物館本或許與這類畫像磚的構圖略有關連。

大都會博物館本中並無名款，關於圖中的印記、題跋，在《石渠寶笈續編》「淳化軒」裡有考證。以下的乾隆禦題亦相信韓幹之傳稱，過度看重其價值。

〈乾隆禦題〉　而得韓所寫照夜白卷，神采飛騰，宛睹沛艾名種，為韓筆無疑，因命購藏之，既以喜獲償夙願。乾隆丙寅(十一年)仲冬月塑望前三日。

關於此圖，請參照第【46】條，以及古原〈米芾畫史における二三の問題〉《國華》一一七九號(一九九四年)。

王侍中家

王貽永，字季長，初名克名，山西並州祁縣人。祖父是仕於後周的中書侍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平章事王溥(九二二－九八三)，為《唐會要》、《宋會要》的撰者。

其父為溥之次子，官國子祭酒的王貽正。

王貽永在真宗咸平年間(九九八－一〇〇三)，與太宗之女鄭國公主結婚而被任命為駙馬都尉，改名為貽正。仁宗皇祐元年，因進官侍中，被稱為王侍中。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六七　皇佑元年八月，樞密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貽永，兼侍中右諫議大夫。

至和元年(一〇五四)二月，出領彰德軍節度使，當時無外戚姻輔政者，貽永在樞密十五年，迄無過失，人稱其謙靜，卒謚康靖。(《宋史》卷二四九　〈王溥附傳〉、《同》卷四六四‧〈外戚〉)

米芾言及王貽永的資料如下。

《書史》【69】　劉涇倅莫(河北莫州的通判)　王貽永侍中孫為守，得摹帖一卷。

仕中的職務如下。

《宋史》卷一六一　〈職官一〉　門下省受天下之成事，審命令，駁正違失，受發通進奏狀，進請寶印。侍中，掌佐天子儀大政，審中外出納之事，大祭祀則版奏中嚴外辦，導輿輅，詔升降之節。

王晉卿…易顏書朱巨川告于餘，劉以硯山一石易馬去

顏書朱巨川告，乃是顏真卿書〈朱巨川告身〉。關於此作由米芾到王詵、再入劉涇之手數次易手的來龍去脈，米芾自己有所紀錄。

《書史》【27】　朱巨川告顏書，其孫灌園屢持入秀州(浙江嘉興)崇德邑中，不用為蔭，余以金梭(梭是通過織布機上緯線的工具)，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王衷處，亦巨川告也。劉涇得餘顏告，…然余徐告，粗有徐法爾，王詵與餘厚善，…遂以韓馬易去，馬尋於劉涇處，換一石也，此書至今在王詵處。

顏書朱巨川告身

關於朱巨川被授與中書舍人一職的狀況，以及請求顏真卿為之書的理由，陸完有所說明。

《汪氏珊瑚法書題跋》卷二　〈顏魯公真書朱巨川告身真蹟卷〉　此唐德宗建中三年(七八二)六月，給授中書余人朱巨川告身符，年月職名之上，用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計二十九顆，世傳為顏魯公書，按唐式書符，令史書也。代宗之喪，魯公以吏部尚書為禮儀使，楊炎惡其直，換太子少師領使事，及盧杞益不容，改太子太師，併使罷之。是時適在閒局，而其忠義書法，巍然為天下望，巨川欲重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事，特求公書，亦如今世士大夫，請誥敕封贈，多求善書者操筆，同一意也。米元章《書史》載朱巨川告顏書，…此書今在王詵處，宣和書譜載顏書，亦有朱巨川告，今卷中無宣和印記，獨存梁太宗御前之印。…然五代時既入御府，則宋時不應在灌園處，豈王詵所得，乃別本耶？不可得而知矣！…正德丁丑五月望日，陸完跋。

顏書〈朱巨川告〉，刻入《停雲館法帖》卷四、《三希堂法帖》第三冊。(圖 121－3・4)

顏真卿自吏部尚書轉任太子少師之際的書作，除了〈字書告身〉以外，還有建中元年〈朱巨川奏授告身〉與建中三年〈朱巨川敕授告身〉。建中元年的〈奏授告身〉一部刻入《戲鴻堂帖》，而同三年的〈敕奏告身〉則被刻入《停雲館法帖》、《三希堂帖》、《詒晉齋帖》中。

告身是任命官吏之委任狀，依據唐朝的制度，在授與重要的官職時，非得經過中書省(掌管詔敕、機務、民政)、門下省(審議臣下之上奏文與中書省起草的詔敕)、尚書省(分為吏、戶、兵、禮、刑、工六部來執行政務)三個機關不可。告身之文中傳達了各省文書的實際狀況。按照任命官職之高下，有冊授、制授、敕授、奉授之別，手續與公文格式並不相同。

如《書史》所述，米芾除了顏書以外，還擁有徐浩筆〈朱巨川告身〉，流傳至今。 (圖 121－5・6・7)

《舊唐書》卷一三七　徐浩，字北海〈七〇三－七八二〉，浙江越州人。少舉明經，工草隸，以文學為張說器量。…安祿山反，出為襄陽太守，本郡防禦使，以賜以金紫之服，肅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時天下事殷詔令多出於浩。…玄宗傳位誥冊，皆浩為之，參兩宮文翰，寵遇罕與為比，除國子祭酒，…代宗徵拜中書舍人，…德宗即位，徵拜彭王傅。建中三年以疾卒，年八十。

此帖為唐代宗大曆三年八月，命擔任睦州(浙江)錄事參軍的朱巨川兼任豪州(安徽)鍾離縣令之委任狀，採用敕授告身之形式。將中書省起草之敕之原案，從門下省傳達到尚書省，依照施行形式的手續，用細字寫下相關各省的官職、姓名。在米芾以後，此作被收入宋朝內府，著錄在《宣和書譜》卷三的徐浩正書之中。被刻入董其昌《戲鴻堂法帖》卷七、清、馮銓《快雪堂法帖》、畢沅《自然經訓堂法帖》後，入清朝內府，現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米芾「粗有徐法爾」的評價正確，將該作當成徐浩筆有所疑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朱巨川

清嘉慶顧修輯刻〈郎官石柱題名〉(《讀畫齋叢書》所收)中，在「司勳員外郎」之條下有朱巨川之名。

清、徐松《登科記考》卷八　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九日，明經科，朱巨川(原注，李紓《朱巨川神道碑》「巨川字德源，浙江嘉興人，年二十，明經擢第。」)以建中四年(七八三)卒，年五十九推之，擢第在是年。

古歙洪氏校藏《元和姓纂》(嘉慶七年刊)卷二　丹陽，中書舍人朱巨川，生宿，右拾遺宿生賀。

度牒

也稱作度緣，是作為僧尼得度出家之憑證，由官府發予的許可證。其上記載受戒的時間年月，署有官員的名字，捺有官省印，在僧尼死亡、還俗的時候需繳還。

《事物紀原》〈道釋科教部・度牒〉　《僧史略》曰：「度牒自南北朝有之，見《高僧傳》，名籍限局，必有憑由，憑由即今祠部牒也。」《唐會要》曰：「天寶六年五月制，僧尼令祠部給牒。」則僧尼之給牒，自唐明皇始也。

《東坡題跋》卷四〈跋咸通湖州刺史牒〉　唐人以身、言、書、判取士，故人人能書，此牒，近時待詔所不及，況州鎮書史乎！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

唐代任官的條件之一為「書」，意即要求「楷法遒美」，故據說唐人一般都擅長書法。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九　唐以身、言、書、判設科，故一時之士無不習書，猶有晉宋餘風。今閒有唐人遺蹟，雖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觀。本朝此科廢聿書，遂無用於世。

劉以硯山一石易馬去

米芾收藏的硯山當中，最著名的是南唐李後主的舊藏品。此硯山因米芾欲得海嶽庵之故而被換取。關於此硯(研)山之形態有所紀錄。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五　江南李氏後主寶一研山，徑長尺踰咫，前聳三十六峰，皆大如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為研。及江南國破，研山因流轉數士人家，為米元章所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蔔宅，久勿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者(蘇覬)，才翁孫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㘭江一古墓，多群木，蓋晉唐人所居。時米老欲得宅，而蘇覬得研山，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山，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菴者是也。研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㉞

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舊藏米芾〈研山銘〉(圖 122－8・9) 之跋中有：

右此石是南唐寶石，外為吾齋研山，今被道祖(薛紹彭)易去。…此石一人渠手，不得再見，每同友往觀，亦不出示，紹彭公真忽人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目，…崇寧元年八月望，米芾書。

書與畫相接。(圖 122－10) 另外也有將圖卷作成掛軸形式。(圖 122－11) 上述米芾之跋，被收於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六，亦有圖。(圖 122－12) 接著尚有：

餘二十年前，嘉興吳仲圭(鎮)為畫圖，錢唐吳孟思書文，後攜至吳興，燬於兵，偶因清暇，默懷往事，漫記於此。

如此就和用研山來交換住宅的故事相矛盾，據說㉟蔡絛有誤。

《丹徒縣志》卷九　〈古蹟〉　〈研山圖〉　《山水志》曰：「米老研山有二，一被薛紹彭易去，詳見《輟耕錄》，一與蘇仲恭學士家易宅。」…則乃誤作易宅之研山矣！詳見翁方綱〈研山考〉。

翁方綱〈寶晉齋研山攷〉　朱竹垞集中之米家研山，非米老易甘露寺基之研山也，…。(下略)

總而言之，後主的研山有二，分別是自薛紹彭流入內府以及用來交換住宅的兩件，據說互相混淆。翁方綱的考證極盡詳細。

接下來董其昌的說明意指〈研山銘跋〉的記載。

董其昌《畫眼》　〈題孫漢陽卷〉　右錄米元章一帖，觀之知米薛相易事誠有之。米元章所畫研山，雲根雪浪，直鑿混沌，吾鄉雪居先生可與元章競爽。

因為〈研山圖〉的盛名，即使時至清朝仍為王漁洋《香祖筆記》所引用，也有木刻、石刻流傳。

《丹徒縣志》卷十　〈碑碣〉　研山圖木刻，吳某摹，康熙庚戌(九年)，在寶晉齋，今佚。《北固山志》曰：「縣志誤以此為石刻。」

《同》　研山圖銘石刻，天都黃明基以昭識，康熙戊辰(二七年)暮春日，在寶晉齋。

米芾所藏或是想要取得的硯山，除了前述以外尚有好幾件。因為得到以下這

㉞ 相同的記載見於頌賈似道《悅生隨抄》。

㉟ 《四庫全書提要》〈米芾硯山一卷〉一項中說「而獨不及所謂南唐硯山者，或當時尚未歸寶晉齋中，或已為薛紹彭所易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幾件硯山的時間並不明，故以數字編號來表示其書寫之年份。( ) 內則是和此硯山相關的人名：

(1)〈篋中帖〉(圖 122－13)　元祐六年(一〇九一)　(劉季孫、王欽臣、黃莘、薛紹彭)

(2)《群玉堂米帖》(圖 122－14)　崇寧元年(一一〇二)　(劉季孫、蘇軾、王詵、王防)　㊱

(3)〈竹前槐後詩帖〉(圖 122－15)　元祐七年(一〇九二)，銘「壺嶺」「華胥」　(黎淳)。

《書史》【68】　林希送詩，壺嶺共傾銀雪水，墨皇猶展玉樓風，壺嶺謂硯山也。

(4)〈彥和帖〉(圖 122－16)　約崇寧二年，銘「芭山」，龔夬藏，未入手。

(5)《鐵圍山叢談》卷五　米老則有二，其後一日芙蓉者，頗崛奇，後上亦自為二研山，鹹視江南所寶流亞爾。

接下來的三個例子，究竟是相當於上述的哪一件，或是還是別的硯山則不明。

《寶晉英光集》卷三　〈硯山〉序，誰謂其小可置筆硯，此石形如嵩岱，頂有一小方壇。　(詩略)(原注，石十二面，十峻)。

《群玉堂米帖》　劉季孫於從行八百置得，蘇軾要芾研山，不與，季孫遂以此帖來易以與之。芾愛帖許之，王詵借山去，一月聞欲易帖，渠自欲山□易了，遂百簡索不還。劉季孫赴任，數日乃還山，無人追及，遂不及易，季孫□以二十千，其子賣王防父，知太原得之，二三年間，以數種好玩於防處易，不成。

《書史》【8】　王獻之〈送梨帖〉，劉季孫以一千置得，金約以歐陽詢真跡二帖、…硯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枚，以易。劉見許，王詵借餘硯山去，不即還，劉為澤字，行兩日，王始見還，約再見易，而劉死矣。其子以二十千賣與王防，唐太宗書竊類子敬。

硯山

㊱ 蘇軾和米芾一樣，並有欲以韓幹畫馬來交換自己的海石(輕石，亦稱浮石)之詩。以下為蘇詩的序詞。

王晉卿示詩，欲奪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蔣穎叔，皆次韻。穆王二公，以為不可許，獨穎叔不然。今日穎叔見訪，親睹此石之妙，遂悔前語。僕以為晉卿豈可終閉，不予者，若能以韓幹二散馬易之者，蓋可許也，復次前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房用具的一種。若參看米芾〈研山圖銘〉、《輟耕錄》之圖，並不是像筆架之類的東西，而是看成是有如自然景觀的盆石(圖 122－18・19)。另外也有屬於置於桌上供人賞玩的奇石之類。(圖 122－20・21)

但少杜荀鶴，章得象爾

「少」是「缺」的意思。劉涇的意圖，雖是「因為已取得韓馬、戴牛，接著若再收集到杜荀的鶴畫與章得的象畫，收藏便十分完備」的意思，但這是他知識不足所致。杜荀鶴是後梁人，字彥先，號九華山人，唐昭宗大順(八九〇－八九一)之進士，長於詩與宮詞。入梁後歷任翰林學士、知制誥。(《舊五代史》卷二四)

章得象(九七八－一〇四八)，字希言，福建浦城人。真宗咸平五年(一〇〇二)進士，為大理評事。歷知諸州，慶曆二年使契丹，任兵部郎中知制誥，翌年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慶曆五年(一〇四五)，鎮安郡節度使、同平章事，封為[illegible]國公。致仕後同八年去世，其葬儀蒙天子臨幸。　(《宋史》卷三一一)

這個戲言頗受米芾中意，還有另外兩處曾引用。所謂的「諺」應該就是劉涇之語。

【27】　故諺云：「牛即戴嵩，馬即韓幹，鶴即杜荀，象即章得也。」

【168】　此收章得象，杜荀鶴之流。

劉涇作歌云

以下的劉涇詩頗為難解，此處僅作概略的翻譯。

天下愛奇之人不可勝數，而奇癖之人並不喜愛世人，「奇解相」(不明)。奇人與珍奇之物正好成雙，傳與世人奇人的模範。

首先收集六朝與唐代的名品，訪求古代，得知其名便覺颯爽，這就是米元章的作為。

在古人古物皆不存的現在，雖只能將希望寄託於消逝的夢中，但仍期望遇到真正的鑑賞者(而現在已經實現)。米元章的心有如以秋月為鏡，直昇高空一般。

米芾家貧，人面有菜色，家裡連一粒米都沒有。

縱然如此，他收集的書畫盡皆珍奇之物，使世人豔羨。

米芾的收藏，好比將百件寶物沈入大海中，而你僅是乘著風，在浪間尋找那些書畫而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羲之、獻之、褚遂良、陸機的名品，是出自自然之作，而顧愷之的釋迦如來像，更是渾然天成的傑作。

其他的名品用鮮麗的紅布層層包裹，輝煌的光彩由一件件的作品散發出。

裱具上犀角的軸頭與吉祥圖案的織錦，使香草的氣味更加芬芳。龍紋跳躍，鸞鳥在飛舞，斥退會損壞書畫的妖怪。

連神仙伸手也難以觸及，而應該古代的賢人，溫伯雪子或美麗的玉人也將手縮回。

像我家這樣偏僻的地方，萬籟俱寂，捨離了書畫收藏，不能接近你身旁。

當世的畫師之中，即使有精於繪畫鑑識者，也有如盲目的魚去依賴蟹的眼睛一般，茫然不見真實。

若將機心(企圖)隱藏，以贋品和真蹟名品比較，家臣就如同小妾，看不出堂堂筆中的王者風格。

縮回持筆的手，世間的贋品似乎皆難以喘息，而只能尊敬仰望窗明機淨(《畫史》序詞)的米芾。

由於過去收藏的書畫為徒然標以高價的贋品，還是視為不義之財隨便賣卻或燒棄為宜。

那些以絕妙為目標而拚命努力超越名作，或任意而為的書畫作品，就讓它們遭受毫無道理的惡評。

坐得直而端正，自稱自己的書法天下第一，將書畫鑑賞中的地位就看似玄奘三藏一般。

我(劉涇)的兒子有青出於藍之資質，謹慎地守護著父親的收藏，即使生活困苦也不作掮客。

《書史》中載有薛道祖之詩「這樣的東西須費千金」，即是指此事。

《書史》【100】　薛書來云，購得錢氏王帖，…即今未必無褚獠，寧馨動欲千金資，古囊織標可復得，白玉為躞黃金題，蓋謂子弟索重價難購也。

「寧馨」，即「如此」、「成為這樣」之意。

宋、洪邁《容齋詩話》卷二　寧馨阿堵，晉宋間人語助耳。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卷一　〈記述〉〈寧馨〉　能改齋漫錄載山濤吒王衍為寧馨兒，王太后怒廢帝謂，那得生寧馨兒，一說以為兒非馨香者，觀其語意，似不然。

宋、吳曾《辨誤錄》卷中　〈考據・寧馨兒〉　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我收集到了韓幹的馬畫與二件戴嵩的牛畫，為收藏它們而想建造高樓。您非常想要好好鑑賞這二件作品。因為它們是世間獨一無二的名品。

收到您的來信，我送上我的詩。雖然我的心境悠然，但以與塵土無異的偽作來欺騙世人，實在是殘忍之極。

以下是米芾「答云」之詩：

劉郎收畫早甚卑，折枝花鳥首徐熙

「劉君因為初期鑑賞眼力甚低，在折枝花草中以徐熙為第一。」

十年之後始聞道，取吾韓戴為神奇

「過了十年以後，具備了對於畫的鑑賞眼光，收集我的韓幹、戴嵩，以之為神奇。」

爾來白首進道奧，學者信有髓與皮

「從那時到老年以後，達到了書畫鑑定的堂奧。就學畫而言，確有真髓與止於皮毛之別。」

始知十襲但遮壁，牛馬便可裹弊帷

「十箱的衣物只能遮掩牆壁，沒有神彩的牛馬俗畫僅能用來覆蓋破爛的帷幕。」

峨峨太平老寺主，白紗帽首無冠蕤

「威風堂堂的梁武帝，頭戴白紗，沒有冠和垂下的飾物。」「蕤」是將冠的繩打結繫在下巴下，剩餘的部分垂下作為裝飾。

【154】　梁武帝寫誌公圖一幅，武帝自冠衣褐，武士後列肅大劍，宮女旁侍顰修眉。

武士後列肅大劍，宮女旁侍顰修眉

「武士並排在其後，恭謹地捧著大劍，宮女隨侍在側，蹙著長眉。」(圖 122－22)

神清眸子知寡欲，齒露脣反法定飢

「由其清澈的眼眸，可知寡慾，露出的齒列與翻出的嘴唇，法必定飢(法定飢的意思不明)。」

世人睹服似摩詰，不知六朝居士衣

「世間之人雖看到維摩詰穿著的白衣，卻不知道那是六朝居士的服裝。」

後人勿把亂唐突，梁時筆法了可知

「後世人不可隨意將此梁武帝像誤作維摩詰，由此畫可充分瞭解梁代的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法。」

道子見之必再拜，曹劉何物望藩籬

「吳道子若見到此畫，必定會再三敬拜無疑，就算是曹弗興或劉道士(一作盧稜迦)，也不過是學得顧愷之畫法的一點皮毛罷了。」

本當第一品天下，卻緣顧筆在連漪

「本來天下第一品的繪畫，由於出自顧愷之筆的理由而存於漣漪中。」

重要的是在作此詩時米芾尚未見過〈梁武帝像〉。不只是得到此作的劉涇以及獲知其取得的薛紹彭，此事亦使米芾狂喜感動。但可能是在元符二年回到潤州見到甘露寺的壁畫以後，米芾才改變意見認為劉涇的藏品為張僧繇筆。

【9】　梁武帝翻經象，在宗室仲忽處，亦假顧筆。

【10】　皆張僧繇筆，…武帝作居士服，反脣露齒，宮女四人擎花，後四武士持戈劍，髮如神也。

因而失望的劉涇便將此畫轉售。

《書史》【12】　右軍東方朔畫贊，…劉涇以僧繇畫〈梁武帝像〉，易去。

仲忽處

太宗的玄孫。趙仲忽，字周臣，能草書，草法圓美。

【9】　梁武帝翻經象，在宗室仲忽處。

【118】　明皇幸蜀圖，與宗室仲忽本不同。

《書史》【1】　宗室仲忽，李公麟收購亦多，餘皆嘗賞閱如梵鍾刻字。

【123】

魏泰，字道輔。有徐熙澄心堂紙畫，一飛鶫如生。智永真草〈歸田賦〉，奇物也。

〈校異〉　《山林》無「澄心堂紙」之「堂」字。

〈資料〉

魏泰，字道輔

《宋詩紀事》卷二八　襄陽人，嘗於試院中因上請忿爭，毆主文幾死，坐是不得取，為人無行而有口，工文章，尤能談朝野可喜事，崇觀間章惇為相，欲官之，不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二　魏泰道輔，自號臨漢隱君，著《東軒雜錄》、《續錄》、《訂誤詩話》等書。又有一書譏評巨公偉人闕失目，曰碧云騢取。

米芾與魏泰的往來，有米芾〈與魏泰唱和詩〉。(圖 123－1)　根據曹寶麟教授的考證為紹聖四年(一〇九七)所書。　本文內容的釋文如下：

泰，襄陽人，能詩，名振江漢，不仕宦。昨入都久留，回山之日，芾始及都門，故人不及見，寄此詩，乃和。

(曹教授云)　魏泰乃曾布妻弟，雖為布衣而仗勢橫行裏閭，曾布元祐七年五月前皆在外州，至紹聖元年始為京官，四年閏二月，布自同知樞密院事除樞密使，魏泰「入都久留」，非倚姊夫而何？

另有以下關於其與米芾之關係的資料。

《寶章待訪錄》【4】　唐率更令歐陽詢書〈衛靈公天寒鑿池帖〉，右真蹟，麻紙，在魏泰處。

《海嶽題跋》　〈跋歐率史事帖後〉　餘元豐(二年)官長沙，獲魏泰〈庾亮帖〉。

有魏泰的藏品的紀錄。

宋、張舜民《畫墁集》卷四　跋范寬小景(原注，魏泰所藏)　對鏡傳神了不殊，峴山黃落數峰孤。既能咫尺成千里，何必吾家十幅圖。

澄心堂紙

五代南唐後主李煜(九三七－九七八)時期所作，被評為中國史上品質最良、傳說中的名紙。據說因烈祖李昇(八八八－九四二)燕居澄心堂，故後主以之命名。

宋、陳師道《後山叢談》卷二　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宴居也，世以為元宗書殿誤矣。趙內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三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後有主者皆牙校也。

澄心堂位在〈江寧府圖〉城內，中央第二列、南唐宮之左(西側)。

(圖 123－2)

關於其品質，流傳有許多的題詩。在宋、蔡襄〈澄心堂紙帖〉裡說：

澄心堂紙一幅，闊狹厚薄堅實，皆類此，乃佳工者不願為，又恐不能為之，試與厚直，莫得之，見其楮細似可作也，便人只求百幅，癸卯(一〇六三)重陽日　　襄書。　(圖 123－3)

梅堯臣〈永叔(歐陽修)寄澄心堂集二幅〉　古紙兩軸緘縢(束起之物)開，滑如春冰

㊲ 《中國書法全集》卷 38（榮寶齋，一九九一年），圖 57，四九八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蜜如[illegible](繭)。

蘇易簡《文房四譜》卷四　南唐有澄心堂紙，細薄光潤，為一時甲。

關於其傳世的經緯，有以下的詩句。

宋、梅堯臣〈答宋學士次道寄澄心堂紙百幅〉　李主用以藏秘府，外人取次不得窺。城破猶存數千幅，致本朝護謂奇。漫堆閒屋任廢土，七十年來人不知。而今製作皆已輕薄，比於古紙誠堪嗤。

前述的宋次道，為宋敏求(一〇一九－七九)之字，是歌頌獲贈百幅澄心堂紙之幸運之詩。

宋、韓維〈奉同原甫賦澄心堂紙〉　江南國土未破前，澄心名紙世已傳。

梅堯臣〈永叔寄澄心堂紙二幅〉　當時國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苺苔，但存圖書及此紙，輦大都府非珍[illegible]，於今踰六十載，廢置大屋牆角堆。

澄心堂紙的評價廣為人知。

宋、劉克莊《後村話話後集》卷二　〈題李廷珪墨〉　吾聞李氏據江左，文采風流高一代，…器用往往窮奢汰，徵工選技填禦府，不惜千金為賞賚。

宋、張邦基《墨水燕談錄》卷八　南唐後主留心筆劄，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物，為天下之冠。

飛鶉如生

鶉，野鳥的一種，頭小，尾短。腹部赤色，有灰色的斑點。(圖 123－4・5)

《本草綱目》　時珍曰：「鶉大如雞雛，頭細而無尾，毛有斑點，甚肥。其在田野，夜則群飛，晝則草伏。人能以聲呼取之，畜令鬥搏。」

鶉的畫幾乎都是描繪其在地面上的樣子，尚未發現描繪飛鶉的作品。

歸田賦

後漢、張衡撰，收於《文選》卷十五，賦辛，志下。

《後漢書》卷五九　〈張衡傳〉(七八－一三九)　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少善屬文，遊於三輔，…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衡善於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曆算。常耽好玄經，…(順帝)永和初，出為河間相。時圖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為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

《文選》〈李周翰注〉　順帝時，閹官用事　(衡)欲歸田裏，作此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智永真草〈歸田賦〉

真草為楷書與草書，有以下資料。 ㊳

宋、嶽珂撰《寶晉齋法書贊》卷四　〈陳僧智永歸田賦帖〉　四十二行，真草間列，右陳僧智永真草〈歸田賦〉真蹟一卷，…書故藏襄陽魏泰家，有故南昌人裝題，曰虞世南。有古跋曰：「開成五年白馬寺臨一過。」潭記今不存，蓋即是書也，源委存于米芾《書史》。中興而後，書八九禁，憲聖慈烈皇后嘗以暇日躬禦翰墨臨摹，今在秘書省群玉堂帖第一卷中，體製奪真，故無少異。璽刻表於思陵之錄，縫有蘇太簡家國老印、四代相印、武功圖書審定真跡印，半印凡十三，又出於淳化所賜。信而可稽，九代流傳，兩朝著定，聖鑒賢紀，餘無述焉。嘉定乙亥(一二一五)十月，得之吳滔仲鋼。

和上述南宋高宗書錄不同者，有以下的資料。

宋、周密《思陵書畫記》　智永歸田賦，闌道高七寸二分半，每行闊八分，共四十四行。

明、吳廷《餘清齋帖》收有智永〈歸田賦〉。行書六行五十五字。與《寶晉齋法書贊》的內容相異甚遠。文章中多有脫落，變得非常短。帖內的文字也有和〈蘭亭序〉相同者，相當奇怪。刻意之款記也不自然。應該是偽作。㊴ (圖 123－6)

《寶晉齋法書贊》所言的「源委存于米芾《書史》」，是指以下的記載。

《寶章待訪錄》【3】　陳僧智永真草〈歸田賦〉，右真跡，在襄陽魏泰處，故南昌人裝，題曰虞世南，白麻紙，有古跋，曰：「開成五年白馬寺臨一過，潭記，某官潭泰遊湖外，攜行賞跋累日。」

《書史》【16】　陳僧智永真草〈歸田賦〉，在襄陽魏泰處。後有一跋，題云：「開成某年，白馬寺臨一過，譚記，無(「白」之誤訛？)」。世人收智永書，未有若此真也。虞世南出於此書，魏誤題曰虞世南書耳。

㊳ 據說也有懷素的草書〈歸田賦〉。

宋、張舜民《畫墁集》卷五　張平子歸田賦，懷素草書，(宋太宗)雍熙間，內出此書，俾再裝褫，工人以絹本進入，自取其紙本，以售於人，久之流傳士人家，既歸於我。

㊴ 亦有將此書視為真跡，給予高度評價的研究者。「雖多少有點遲鈍，但筆力厚實穩健，品格高尚。」（比田井南穀，《中國書道史辭典》，雄山閣，一九九六年，一四九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24】
范大珪有富公家折枝梨花，古筆，非江南，蜀畫。

〈校異〉　諸本之間並無異同。

〈資料〉

範大珪

【152】　範大珪，字君錫，富公婿。

除上述外，其他一無所知。

富公

富弼，字彥國(一〇〇四－八三)，河南人。仁宗復制科舉，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慶曆中，知制誥，再使契丹，力拒割地，辨和戰之利害，使南北之民，不見兵革者數十年。還拜樞密副使，至和中(一〇五四－五五)，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文彥博並相，以母憂去位。英宗立(一〇六四)，召為樞密使，治平二年(一〇六五)，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祁國公，進封鄭。

【152】條稱其為「富鄭公」為基於下述的官歷。

神宗熙寧中，再入相。會王安石用事，弼度不能爭，稱疾求退。以僕射判汝州，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元豐六年八月，薨，年八十，贈太尉，謚文忠。(《宋史》卷三一三)

折枝梨花

折枝的形式，幾乎都僅限於宋代繪畫的小畫面。(圖 124)

非江南，蜀畫

「江南」之下，脫漏「畫」字。

【125】
蘇舜欽子美家，有畢宏一幅。山水奇古，題數行云：「筆勢凶險。」是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校異〉　《汪珊》卷二三，「蘇舜欽子美家」作「蘇子美」。「題數行」作「題」。「凶險」作「洶險」。無「一幅」、「奇古」。

〈資料〉

蘇舜欽（一〇〇八－四八）

字子美，開封(一作銅山)人。參知政事蘇易簡之孫，蘇耆之次子，舜元之弟，宰相杜衍之婿。善古文歌詩，一時豪俊多從其遊。仁宗天聖六年，以父蔭補太齋廟郎。景祐元年三月，進士及第。寶元元年四月，為光祿寺主簿，知長垣縣(河南)。康定元年，遷大理評事。三年，以參知政事范仲淹之薦，授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四年十一月，因將販賣官署之廢紙所得款項用於娛樂宴會而被彈劾，「以監主自盜定罪，減死一等科斷」而被罷免，流寓蘇州，築滄浪亭，自號滄浪翁。慶曆八年復官，為湖州長史，尚未赴任，十二月便卒於蘇州。享年四十一歲。有《蘇學士文集》。（《宋史》卷四四二)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四說：

蘇子美有逸才詞氣，俊偉飄然，有超世之格。

另外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卷六也說他：

蘇舜欽以詩得名，學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為主。梅堯臣亦善詩，…世謂之蘇梅，其實與蘇相反也。 ㊵

尚見有：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卷一　〈蘇子美〉蘇舜欽，字子美，易簡參政之孫。慷慨有大志，工為古文，聲名與歐陽公相上下，…山谷先生嘗有觀祕閣蘇子美題壁詩，曲盡其平生大節。

關於其之能書，見以下資料。

《宣和書譜》卷十二　文臣蘇舜欽，作字沈著，而精神充實，尤工行草，評書流謂入妙品。當時殘章片簡，傳播天下。(圖 125－1・2)

他與米芾往來的記載如下。

《寶章待訪錄》【14】 王右軍蘭亭燕集序，蘇舜欽父集賢校理者，購於蜀僧元靄。

《同》【26】 懷素自序，右在湖北運判，承議郎蘇泌處，前一帖破碎不存，其父舜欽補之。

《書史》【8】 〈王獻之十二月帖〉 蘇太簡物，上有國老才翁，子美題跋，…子美子激，字志東，與余分藏，以書函寶玩易之。

㊵ 傅平驤、胡問濤校注，《蘇舜欽集編年校注》(巴蜀書社，一九九一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蘇舜欽之故址滄浪亭，為舜欽以四萬錢買下原本吳越王錢[illegible]之池館，命名為滄浪亭。現存為清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重修的名園。(圖 125－3)

畢宏，山水奇古

《歷代名畫記》卷十雖說「樹木改步變古，自宏始也」，但關於其山水則隻字未提。雖未被評為「奇古」，另有以下資料。

《宣和畫譜》卷十　畢宏，善工山水，…其落筆縱橫，畢變易前法，不為拘滯也，故得生意為多。

【126】
王敏甫收李重光四時紙上橫卷花，花一軸每時則自寫論物更謝之意。文一篇，畫一幅，字亦少時作，花清麗可愛。

〈校異〉　《山林》「文一篇」誤作「畫一篇」。「畫一幅」，《山林》誤作「畫八幅」。「四時紙上花」，諸本皆同。

〈資料〉

王敏甫

敏甫是王仲修的字。《畫史》【25】條部分，《津逮》、《美叢》記作「王仲修字敏夫」為誤。浙江鄞縣人，熙寧三年進士，以著作佐郎為崇文殿校理，知禮院，元豐五年除館閣校勘同知秘院。　(《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二)

李重光

南唐後主李煜的字。此為《畫史》中最常使用的通稱。另外也稱作「李王」、「李主」。

四時紙上橫卷花一軸

羅列著關於萬物隨季節變遷而榮枯的文章以及其圖解的圖卷，當然可設想其有四圖。由五代到北宋，畫家追求對自然景觀或動植物隨時間變化之觀察與表現。㊶冠有春夏秋冬、朝晝夕夜之「四時」的畫題急遽增加，便是這個緣

㊶ 關於四時之朝暮陰晴，宋代代表性的畫論中有郭思《林泉高致》〈山水訣〉與韓拙《山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四時花鳥、四時花雀、四時花竹、四時花木、四時毛彩、四時毛羽、四時翎毛、四時山水、四時山景、四時景物、四時風物等等，這些文獻中可見之畫題，不論何者皆包含四季變化的意思。有以四圖來表現四季的資料。

郭思《林泉高致》〈山水訓〉　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如此，所謂四時之景不同也。

《益州名畫錄》卷上　黃筌，…又命筌於四壁畫四時花竹兔雉鳥雀。

《圖畫見聞志》卷二　刁光胤，嘗於大慈寺承天院內窗邊小壁四堵上，畫四時花鳥。

《宣和畫譜》卷十一　陸瑾，作四時圖，繪春則山陰曲水，夏則茂林泉石，秋則風雨溪壑，冬則雪橋野點，鋪張點綴，歷歷可觀。

《同》卷十二　李公年，寫四時之圖，繪春為桃源，夏為欲雨，秋為歸棹，冬為松雪。

宋、樓鑰《攻媿集》卷九　〈題惠崇著色四時景物〉　舊說惠崇真畫師，生綃四幅見天機。

紙上橫卷花一軸

由以下的例子來看，此處有錯誤。

《書史》【51】　唐僧閑草書千文，褚紙上真跡。

明、鬱逢慶《書畫題跋記》卷四　〈右軍書扇圖卷〉　畫在白宋紙上，闊二尺許，高不盈尺。

雖無「紙上」之例，但從《畫史》以下之例來看，不得不認為【126】條畢竟有所脫誤。

【64】　今吳生，以壁畫筆，上絹素。

【94】　(東坡)酒酣曰：「君貼此紙」，筆上觀音紙也。即起作兩枚竹，一枯樹，一怪石。

鄧椿似乎無法理解上述的「筆上」之意，改寫成如下。這就忠實地大量引用《畫史》資料的《畫繼》而言，是罕見的情況。

《畫繼》卷三　〈蘇軾〉　酒酣貼觀音紙壁畫上，起作兩行枯樹怪石。

由這些看來，應將「四時紙上花」訂正成「四時花紙上」。

純全集》〈論雲霞煙靄嵐光風雨雪霧〉。後者尤其詳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橫卷花一軸

在《畫史》中並無將橫卷稱作一軸的例子。不過，就以下條項中跋文之多來考慮，應為橫卷無疑。米芾將這稱為一軸。

《書史》【73】　餘收子敬范新婦唐摹帖，後有倩仲跋，餘題詩曰，…又和云…又和云，…黃庭堅和題於後云，…蔣之奇一韻和三首，呂升卿和二首，林希和三首，劉涇和兩首，余章和一首，餘後二首，又再和者，共成一軸。

應再將此條當成四時花紙上橫卷一軸。

對於「軸」與「幅」，米芾有嚴密的使用區分。請參照古原〈米芾畫史考異〉〈五、「軸と幅」〉，《奈良大學綜合研究所所報》第三號，一〇－一四頁，一九九五年。

每時則自寫論物更謝之意

「隨著季節變化自己寫下關於景物變遷的文章。」

【127】

江南周文矩士女，面一如昉。衣紋作戰筆，此蓋布文也，惟以此為別昉筆，秀潤勻細。

〈校異〉　《圖畫考》卷二，缺「惟以此為別」。「昉」作「周昉」。

〈資料〉

周文矩

《聖朝名畫評》卷一　〈人物門・妙品〉　周文矩，建康句容人，仕李煜為待詔，能畫冕服車器人物子女。

《圖畫見聞志》卷三　〈紀藝中・人物門〉　周文矩，尤精士女，大約體近周昉，而更增纖麗，有貴戚遊春，擣衣，熨帛，繡女等圖傳於世。

《同》卷六　〈近事〉　南莊圖，李後主有國日，嘗令周文矩畫南莊圖，盡寫其山川氣象，亭台景物，精細詳備，…開寶發亥(宋太祖乾德元年，九六三)，歸朝，首貢於闕下，籍之秘府。

周文矩之傳稱畫作不少，但沒有足以作為基準作品的真跡。如後來資料所言，周文矩畫與戰筆相結合並被記載。顯示傳周文矩用戰筆所繪之衣紋的例子有〈琉璃堂人物圖〉。(圖127－1)此種群像構成除了〈文苑圖〉(北京故宮博物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弗利爾美術館)以外，尚有數件作品亦然。(圖127－2)。雖然是高尚的佳作，但緊接著圖 127－1 右邊的四個人之構圖，其接續顯得唐突而不自然，使人想像此非原本。(圖127－3)而其他作為周文矩畫的著名美人畫當中，有被分藏於福格美術館、克裏夫蘭美術館、大都會博物館描繪宮女日常生活的〈宮中圖卷〉。㊷ (圖 127－4)

戰筆

請參照第【57】條。關於周文矩之戰筆有以下資料。

《宣和畫譜》卷七　周文矩，善畫，行筆瘦硬戰掣，有煜書法。

《畫鑒》　周文矩畫人物宗周昉，但多顫掣筆，是學其主李重光書法如此，至畫仕女，則無顫筆。

布文

是指戰筆的衣紋線當中，較寬綽的線描。相當於京都高桐院藏李唐〈山水圖〉雙幅之中幅〈觀音圖〉。(圖 127－5・6)　這般粗放的衣紋線很罕見。只有米芾一人持有以此衣紋「與唐代美人畫家周昉的作品區別」之意見。

【128】
沈括存中收唐人壁畫兩大軸，或一手一面，或半身，是學者記其難處，遂題為真。

〈校異〉　《山林》將「唐人壁畫」作「唐人模吳道子壁畫」，今依此。《汪珊》「沈括」作「沈」。

〈資料〉

將壁畫納為私人收藏，似乎是米芾當時的風潮。而恐怕將壁畫由寺觀移出後

㊷ 關於周文矩〈宮中圖卷〉有以下的討論。

何惠鑑，〈澹巖居士張澂考略並論摹周文矩宮中圖卷跋後之軍司馬印及其他偽印〉，《上海博物館集刊》，一九八七年第四期，三五－五〇頁。

徐邦達，〈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圖卷〉，《古書畫偽訛考辨》上卷(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一五〇－一五四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管理收藏方式，是將其收入匣子裡也說不定。

【138】　文彥博，以古畫背作匣，意在寶惜，…匣是收壁畫製。

米芾自己也擁有由潤州甘露寺盜走帶回自宅淨名齋的壁畫，該壁畫據說是繪於板上。

【72】　潤州甘露寺張僧繇四菩薩，長四尺一板，…吾移置行腳僧於淨名齋，以避風雨。

而米芾的收藏方式由【138】條來看，吳道子以下的各壁畫應該也是收在匣子裡。

或一手一面，或半身

如以下《畫史》其他諸條也提到的，米芾對吳道子對人物面貌或手部的描寫，極為關心。

【19】　蘇軾子瞻家收吳道子畫傳，…當面一手，點不加墨，口淺深暈成，故最如活。

【64】　畫人面，耳邊地闊口，鼻眼相近，以吳生畫其手多異，然本非用意各執一物，理自不同。

是學者記其難處

「是被鑒賞家(專家)指為最困難的運筆方式。」 (總而言之，終究是摹寫或贋作所無法模仿的，原作者本人才會的描繪方式。)

遂題為真

此處文意不通。應考慮有脫落的字句。《山林拾遺集》將「唐人壁畫」記作「唐人模吳道子壁畫」者才是正確的，「遂題為真」是「經過種種考慮的結果，判定此作並非唐人的摹本，而是吳道子的真跡」的意思。

沈括存中

沈括，字存中(一〇二九－九三)，號夢溪居士，錢塘人。嘉祐間進士，累官翰林學士，後謫遷秀州。長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博算等等，著有《夢溪筆談》、《長興集》、《蘇沈良方》。(《宋史》卷三三一)

關於沈括之收藏，有以下資料。

【68】　沈括存中家，收周昉五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8】　沈括收畢宏畫兩幅。

宋、黃朝英《緗素雜記》卷九　沈存中嘗謂，予家有閻博陵(立本)畫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真贊。

【129】

蘇洎及之處，收古茴香一枝，耆字國老題為閻令畫。寶月所收李成四幅，路上一才子騎馬，一童隨，清秀如王維畫孟浩然，成作人物不過如是。他圖畫人醜怪，賭博村野如伶人者，皆許道寧專作成時畫。

〈校異〉　《汪珊》「蘇洎及之處」作「蘇泊」，無「耆字國老」四字。「王維」作「摩詰」。「孟浩然」無「孟」字。《山林》「成」作「李成」，「皆許道寧」作「皆是許道寧」。有其他諸本所沒有的一行文字，並與此條分開當作獨立的一條加以收錄：

文勛，字安國收得王維八畫孟浩然，真跡神妙。

〈資料〉

蘇洎，字及之

僅知與泌、激、汶同為蘇舜欽(請參照第【125】條)】之子。與米芾的關係，僅有以下一事。

【111】　蘇洎，字及之家，有徐熙四花，其家故物。

蘇耆

字國老(九八七－一〇三五)，蘇易簡之子(請參照第【43】條)，蘇舜欽之父。初以父任為宣節校尉，既冠，賜及第進士，知湖州烏程，充判官，改殿中丞，知開封縣，轉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明州。後使契丹，歸為京西轉運使，遷工部郎中。景祐二年正月卒，年四十九。　(蘇舜欽《蘇學士集》卷十四　〈先公墓志銘〉)

宋、李元綱《厚德錄》卷三　蘇兵部耆充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飢孚，京東轉運使亦無以為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耆粟二十萬斛。…時同職謂耆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垂亡而不以奇贏賑恤耶，…朝廷甚嘉之。　(出張唐英《嘉祐名臣傳》)

米芾與蘇耆的往來如下。

《書史》【7】　王獻之十二月帖，蘇太簡(易簡)家物，上有國老，才翁(蘇舜元)，子美(蘇舜欽)題跋。

《同》【21】　蘇耆家蘭亭三本，一是參政蘇易簡題贊曰，…第二本在蘇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耆天聖歲跋。

《同》【83】　蘇耆《書畫紀》述鳳師(鳳山陳氏，諱子儀)，賞閱累日，…又二帖云，增慨，安西是也。上有筆精墨妙印，蘇耆題二字。

茴香

香草之名，也稱作蘼香。葉互生而細如絲，和莖一樣也是白色的，有香氣。夏天時，每枝小黃花朵朵盛開，群集如傘狀。可入藥。(圖 129－1)

《本草》〈蘼香〉蘼香，北人呼為茴香，聲相近也。時珍曰：「茴香，宿根深，冬生苗作叢，肥莖絲葉，五六月開花，如蛇床花，而色黃，結子大如麥粒，輕而有細稜。」

寶月　(一〇一一－一〇九五)

蘇軾的遠親。寶月的傳記除了《補續高僧傳》卷二三以外，蘇軾、轍兄弟的文章幾乎是唯一的資料。

蘇軾〈寶月大師塔銘〉　寶月大師惟簡，俗姓蘇氏，字宗古，眉(四川)之眉山人。於余無服兄(無忌服關係的遠親)，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清亮敏速，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己以裕人，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欲為趨成之。

寶月居於成都、郫縣兩地，新建僧舍一百七十三間、經藏一座、佛殿四間、磚橋二十七座。據說他好施藥，救助了許多人。紹聖二年六月化去，壽八十四。據說蘇軾用最好的文房用具，全神貫注地寫下了上述的〈塔銘〉。

《東坡題跋》卷四　〈題所書寶月塔銘〉予選寶月塔銘，使澄心堂紙鼠鬚筆李廷珪墨，皆一代之選也。舟師不遠萬裏，來予銘，予亦不孤其意。紹聖三年正月十二日，東坡老人書。

另外有以下顯示蘇軾、寶月二人關係的資料。

《東坡題跋》卷四　〈書摹本蘭亭後〉　子由(轍)自河朔(河北)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其本，今在綿(四川)僧意祖摹刻於石，治平四年(一〇六七)九月十五日。

寫給寶月的尺牘除了〈與寶月大師五首以下俱杭倅〉之外，〈中和勝相院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菩薩閣記〉亦是蘇軾為寶月所寫的文章。

若依據蘇轍〈祭寶月大師宗兄文〉，蘇軾兄弟初次得知惟簡，是在嘉祐元年(一〇五六)三月，也就是軾二十二歲、轍十九歲時，跟隨父親蘇洵到成都，當面謁見其人。翌年兄弟皆登進士第，以後他們的交誼長期持續著。

〈奉喧帖〉據說是「蘇軾存世書法作品中最早的一件」。[43] 並關於寶月為蘇軾供養寺中觀音的計畫的報告與謝函。(圖 129－2)

另外在治平二年(一〇六五)，蘇軾寫有給杜唐弼之曾祖父君懿的尺牘，當中見有「昨日得寶月書，書背承批問也」之句。(〈寶月帖〉圖 129－3)

記有紹聖二年(一〇九五)十一月之日期之給程正輔的〈法舟帖〉中，提到在〈寶月大師塔銘〉裡也可以見到的寶月佛門之曾孫法舟，到了蘇軾被流放的惠州來拜訪之事。

〈法舟帖〉　成都寶月一師孫法舟者，遠來相看，過筠，帶子由一書來。他因循州行，故不得面達，今附上。(圖 129－4)

寶月所收李成四幅，路上一才子騎馬，一童隨

〈來戲帖〉　長洲縣西寺前僧正寶月大師收翟院深山水兩幀，第二幀一秀才跨馬，元要五千賣，只著三千，後來寶月五千買，如肯輟，元直上數千買取。(圖 129-5)

孟浩然（六八九－七四〇)

一名浩，字浩然。湖北襄陽人，生於唐則天武後永昌元年，卒於玄宗開元二十八年。少隱鹿門山(襄陽)，年四十乃遊京師，與張九齡、王維為忘形交。

董逌基於以下的典故記其為「一世畸人，不合於時宜」。

維私邀入內署，適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告。…詔浩然出，誦所為詩，至不才明主棄，帝不悅，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浩然至京師，欲薦於朝，會與故友飲，懽甚，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亦不悔。張九齡鎮荊州，辟為從事，後因疽發背卒，年五十二。（《舊唐書》一九〇下，《新唐書》卷二〇三，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二)

另有以上述孟浩然的言行為佳，而責備玄宗的意見。

宋、杜範《清獻公集》卷十七　〈唐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　孟浩然以詩稱於時，

[43] 劉正成，《中國書法全集》34 卷〈蘇軾〉二(榮寶齋，一九九一年)，四二三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亦以詩見棄於其主，然策蹇東歸，風袂飄舉，使人想慨嘉歎，一時之棄適，以重千古之稱也，明皇雖善揚相如忠佞之言，而積怍生憎已萌於此，此力爭之九齡所以得罪，媚柔之林甫所以見用，而卒以危社稷也歟。

路上一才子騎馬，一童隨，如王維畫孟浩然

關於這類的畫有唐代的紀錄。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妙品上〉　王維，嘗寫詩人孟浩然〈馬上吟詩圖〉，見傳於世。

另外關於此圖的典故，南宋、葛立方(？－一一六四)作有記載。

《韻語陽秋》卷十四　餘在毗陵，見孫潤夫家有王維畫孟浩然像，絹素敗爛，丹青已渝，維題其上云：「維常見孟公吟曰：『日暮馬行疾，城荒人往稀，…』餘因美其風調至所舍圖於素軸。」又有太子文學陸羽鴻漸序云，…余有王右丞畫〈襄陽孟公馬上吟詩圖〉並其記，…唐貞觀元年正月廿一日　誌之。後有本朝張洎題識云：「癸未歲(宋太宗乾亨八年)，余為尚書郎，在京師，客有好事者，浚儀橋逆旅見王右丞〈襄陽圖〉，尋訪之，已為人取去。他日有吳僧楚南挈圖而至，問其所來，即浚儀橋之本也。雖縑軸塵古，尚可窺覽，觀右丞筆跡，窮極神妙。襄陽之狀，頎而長，峭而瘦(高瘦而骨感)，白袍紗帽重戴，乘款段馬(步履遲緩的小馬)，一童總角，提書篋，負琴而從，風儀落落，凜然如生。…予頃在金城，亦曾見一圖，蓋傳寫之本，…今真本即無，故事存焉，以遺檢者，孟冬十有一日，南譙張洎題。㊹

潤夫謂：「此畫是維親筆無疑。」餘謂曰：「此俗工摹本也。張洎謂襄陽之狀，頎而長，峭而瘦，今所繪乃一矮肥俗子爾。」

身為紹興八年進士的葛立方，其「非真跡，有許多摹本流傳於世」之斷定是重要的。在差不多同一時期中另見到別本〈孟浩然像〉的紀錄，正可為葛立方的意見佐證。

《宣和畫譜》卷十　〈王維〉　寫孟浩然真一。

雖然內府的孟浩然像並未說明是否為騎驢，但可視為同樣的作品。這是因為作為孟浩然的圖像已經確立，為可適用以下資料的通則。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　昔王維愛孟浩然吟哦風度，則繪為圖翫之。

㊹ 張洎(九三三－九九六)，字師黯，安徽金椒人，南唐之進士，歸宋後官參知政事。據說雖與寇準同列，但政事皆由準決定，無其參與之處。（《宋史》卷二七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馮金伯《圖朝畫識》卷六　嚴繩孫，引古夫子亭雜錄，王右丞畫《孟襄陽吟詩圖》，至今流傳以為佳話。…見先兄西樵泊，余遂欣然為之寫真，亦古人之誼也。

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一二九二)四月十日拜訪郭祐之的周密，則說：

《志雅堂雜鈔》　聞王維畫孟浩然像亦歸之。

後來他確認過此畫。

周密《雲煙過眼錄》上　〈郭祐之天錫號北山所藏〉　王維畫《孟浩然像》，昔為趙碧澗由祚物，後歸趙信之，乃歸金，又歸喬仲山，仲山歸之郭北山。　㊺

這恐怕與米芾所見的畫是同一件，同時的批評家董逌也紀錄了這張畫。不過，作為董逌的一貫做法，關於畫作本身他一無所言，止於談論孟浩然而已。

《廣川畫跋》卷二　〈書孟浩然騎驢圖〉孟夫子一世畸人，其不合於時宜也。當其擁褵襹，負笭箸，隨袖跨驢，冒風雪陟山阪，行襄陽道上時。其得句自宜挾冰霜霰雪，使人吟誦之，猶齒頰生寒，此非特奧室白雪，有味而可諷也。

《畫史》中的李成〈孟浩然騎驢圖〉，便相當於十二世紀〈倣李成雪山行旅圖〉，方聞教授已有論述。(圖 129－6)下為其中一部份。

「米芾感到緊張。但將這位優雅學者的風貌者比定為唐朝詩人孟浩然(圖 129－7)。他是唐朝政治抗爭下的犧牲者。風雪中堅忍的寒林，一方面表現了詩人不屈的意志，而詩人所受的一次又一次的苦難，被當成強烈的基調傾注於畫中。」　㊻

如方聞教授所說一般，象徵孟浩然的孤高境遇的中央的松樹，以及其周圍複雜的枯樹、竹葉的組合方式的畫法，精彩傑出。(圖 129－8)　但是，此作的樹木沒有時代性，無法歸屬於宋、元、明、清哪一個時代。總之，此樹木是現代畫。而人物的表情、姿態，我視之為某種詭辯性的(sophisticated)裝腔作勢。此圖的上下有張大千(一八九九－一九八三)的題字與跋文。由其他的畫冊張大千偽作的例子來看，這張畫也可能是張大千的偽作。以〈孟浩然騎驢圖〉為題的畫作，在美國史丹佛大學收藏的黃慎畫冊之中有一張圖。是圖像已固定的孟浩然像，流傳到十八世紀的例證。(圖 129－9)　畫中並未描繪雪景，但以下蘇軾的詩中很清楚地描寫了孟浩然的形象。

蘇軾〈贈寫真何秀才〉　又不見雪中騎驢孟浩然，皺眉吟詩肩聳山，飢寒富貴兩

㊺ 探訪郭祐之收藏，與文中所言「歸余…又歸郭北山」相矛盾。《雲煙過眼錄》在此處應該有誤。

㊻ Wen C. Fong, *Beyond Representatio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安在，空有遺像留人間。(下略)

其他尚有以下的〈孟浩然像〉之紀錄。

宋、劉克莊《後村全集》卷四　〈孟浩然騎驢圖〉。

清、勵鶚《南宋院畫錄》卷五　余家藏宋梁楷孟襄陽〈灞橋驢背圖〉。(原注，張所望《閱耕錄》)。

醜怪賭博，村野如伶人者，皆許道寧專作成時畫

關於「許道寧專作李成時畫」，沒有其他資料。對許道寧同樣的批評如下：

【49】　許道寧不用可，模人畫太俗也。

【130】

李公麟云海州劉先生收王獻之畫符及神小卷咒，小字，五斗米道也。李伯時只一見求摹不許，其子居金陵，與王荊公連袂。陳元輿帥金陵，餘託訪之云久為一貴人取去竟不知誰何。

〈校異〉　《山林》無「咒小字」之「咒」字。《美叢》「連袂」誤作「運袂」。《汪珊》「神一卷」作「神咒一卷」，無下面的「咒小字」之三字。另外「不許」以下，缺少由「其字」開始到文末的部分。

〈資料〉

海州劉先生

海州，江蘇東海縣。劉先生不明。

王獻之

字子敬(三四四－三八八)，王羲之之第七子，因其官名亦被稱為王大令。書學其父，創造出逸氣優越的新書風，其書風流行於南朝士大夫之間。與其父一同被稱為二王。

《晉書》卷六十　王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閉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獻之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先，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後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諡曰憲。…時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斗米道

後漢末期，由張陵(一作張道陵)開創於四川地區的原始道教中的一派，為中國史上首次出現的宗教教團。張陵，字輔漢，沛國(江蘇)豐人。順帝(在位一二六－一四四)之時，在蜀的成都雞鳴山中修習道術，作符、以咒術治病，因病癒信教者需獻五斗(現代的五升、九公升)的米(不限於米之穀物類)，故稱為五斗米道。另有天師道、鬼道、米賊之名。在靈帝光和元年(一七八)，開教之祖張陵被蛇咬(一說被蛇吞食)致死後，由其子衡、孫魯繼承，到建安二十年(二一五)為曹操攻陷投降為止的大約三十年之間，於揚子江上游維持了獨立的宗教政權王國。以後雖然政治勢力衰落，但其教義深入士大夫階級，王羲之一族也是熱誠的信仰者。

「王氏世事五斗米道」《晉書》卷八〇「王羲之傳」如下記載。其中次男王凝之在孫恩攻打會稽時，主張五斗米道的鬼兵將發動使敵軍將潰敗，而不作抗戰之準備，終因過於迷信而導致敗亡，此故事廣為人知。王羲之的〈官奴帖〉裡，㊼其坦白么女玉潤之不順遂，是因為自己未守科誡之故，顯示恪遵五斗米道之教義。關於王獻之，雖然未見其信仰之資料，但將其情況視同其父兄亦可。(圖 130－1)

關於王氏一族與五斗米道，有以下的資料。

《晉書》卷八十　〈王羲之傳〉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次子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僚佐請為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

㊼〈官奴帖〉也稱「玉潤帖」。此信內容是為官奴(王獻之)的女兒、亦即羲之的孫女玉潤患病之事，似是寫給相當於五斗米道的天師之道士，為自己所犯之罪謝罪。雖然文章無起首無結尾，但大致上文意一貫。

「官奴的么女玉潤發病已十天，我卻有沒收到任何告知。昨日起，病突然發作，現在變得更加嚴重。…過去的大病也從未如此嚴重。這是因為我雖身為民之家長，卻不能勤於修養，訓育感化家族，犯了許多的科誡，才會如此。我所能做的僅只是誠心誠意等待對於吾罪的裁決。」

官奴小女玉潤，病來十餘日，予不令民知，昨來忽發痼，至今轉篤，…頃者艱疾未之有。良由民為家長，不能剋己勤脩，訓化上下，多犯科誡，以至於此，民唯歸誠，待罪而已。

黃庭堅亦曾提到〈官奴帖〉與五斗米道信仰的關係。

《山谷題跋》卷四　謝太傅所稱道民安益事五斗米道耶，右軍為獻之女玉潤，請罪亦稱民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

宋人對五斗米道非常地關心。除了接著的邵博之記載以外，葉夢得《避暑錄話》卷八、羅璧《羅氏識遺》卷七、方勺《泊宅編》卷下、同《清溪寇軌》、孔平仲《珩璜新編》卷二、趙與時《賓退錄》卷七、王㐫泳《宋朝燕翼詒謀錄》卷二、黃庭堅《山谷題跋》卷四等等，皆收有記載。

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八　予嘗以前聞長老言：「湯保衡遇漢張陵事，刻石於婺中崇壽觀矣。」後得呂大臨與叔所作保衡傳，尤詳盡，與叔授橫渠先生(張載)之上道，以誠以正，為本可信，其不誣然。漢史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門，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付授，自號師君，其眾曰鬼卒，曰祭酒，曰理頭，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則所謂張陵者果異人乎。

作為正史的資料，《後漢書》卷七五〈劉焉傳〉、《後漢書》卷八〈靈帝紀〉、《三國志・魏志》卷八，有天師道之記載。另外除宋、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二八外，有陳國符，《道藏源流攷》(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張繼禹，《天師道史略》(北京華文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等等。

符

道教之護符。五斗米道將符書運用於布教，在創教祖張陵的傳中已可見到。

《三國志・魏志》卷八　〈張魯傳〉　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

上述的「造作道書」當中，有〈符籙丹[illegible]穴〉七十二卷，傳說能治病。

張陵、張衡、張魯三人之「三張教團」，在獻帝時(一九〇－二二〇)，在張魯手中大有所成。在道教萌芽期的活動中，「符」佔的位置極為重大。

《同》卷八　〈張魯傳〉　(漢靈帝)光和中(一七八－一八三)，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㊽角為太平道修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修法與角略同。

宋人也認識符的意義。

宋、儲泳《祛疑說》〈符印咒訣不靈，祭將召邪〉　符印咒訣，行持之文具也，精

㊽「文中的張修為張衡之筆誤。」吉岡義豐，《道教の實態》(朋友書店，一九七五年)，五四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神運用行持之玄妙也。

有關於關於符咒的效能與特殊字體的解說。

程靈凡《珍藏符咒施法秘要》第三章　〈答客問〉　何謂符籙？答：「符籙者，為道家之秘文，古代凡奉道者，皆當佩符籙。」

符籙者，信號也，(與鬼神溝通的信號)，以屈曲作篆籀之字，及星雷之文為符。籙者，秘笈也，以記諸天曹官佐屬之名為籙。在道家受道，以符籙為最重要，因符籙可通天達地，鎮妖驅邪，又能治病，效用靈應也(武陵出版社，一九八五)。

畫符及神一卷，咒小字

護符最古老的例子之一，可見於晉葛洪《抱朴子》。(圖 130－2) 據說入山時必攜。

《抱朴子》內篇　卷十七　〈登涉〉　曰五符皆老君入山符也，以丹書桃板上，大書其文字。今瀰滿板上，以著門戶上，及四方四隅及所道側要處。 [49]

因為要加上神力，符文無論是書寫、印刷都以朱色為之。以下的例子全文亦以朱書。

〈朱書陀羅尼咒〉　一九七八年，於雲南省大理縣大理三塔塔頂發現。被塞在長十公分、幅二公分的經帙的縫中。將折疊的捲子展開，便出現兩幅抄寫而成的繪曼荼羅。一幅的中央描繪有大的吉祥文字，其兩側寫有表示佛與菩薩尊名的梵字六個，上方也寫有一字。下段則寫有「吉牛八多」、「大止病疫」、「大止病煞(殺)」、「力去田鼠」等等祈願的語句。(圖 130－3)　另外一幅則寫著梵字經咒。雲南省出土的這兩幅，據說顯示了密宗阿吒力教徒所攜帶的護身咒的內容與形式。 [50]

有關於畫符儀式之解說。

程靈凡《珍藏符咒施法秘要》四　〈畫符法〉　行法(畫符)之前，必須吃齋沐浴，洗手漱口，…然後捧來書符的工具(筆、墨、硯、紙、水、硃砂)。開始時，先向神明或上天禱告表明為何物(如消災解厄，或醫病作法等)，焚香叩禮，然後咒水、咒硃(墨)、咒筆、咒紙，而後念咒書符。書符時，必須一氣呵成，意念集中，不能有雜念，這樣符籙才會發生神奇的效力。

---

[49] 同樣的符文除了見於《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卷三　第十五以外，在道藏的經典中亦多見。(圖 130－3)

[50] 《雲南省博物館》(講談社)第一二八圖解說，關勇、邱宣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樣的儀式在葛仙翁《靈符神咒全書》〈書符秘訣〉中也可見到。 (全興出版社，一九八五)

現在能書天師符者，據說只有居住在臺北、第六十三代天師傳人龔群氏一人而已。(圖 130－4)

以下為畫符、神像、咒符的實例。

〈護宅神曆卷〉(圖 130－5)

紙本，縱二十六公分，橫三十七公分，是伯希和從敦煌帶來的一卷。將道家的神符九行寫在寫經用紙上。卷頭有「護宅神曆卷」的文字。該卷圖示為日常生活帶來幸福的各神符，並說明其使用法。書寫的年代被視為五代宋初十世紀。各行的神符分別以病患除去(第一、二行)、夫妻相愛(第二行)、錢財增益(第四行)、田苗茂育(同)、安產(第五行)、惡夢(第六行)、無子(第六行)等等為目的。神符的使用法，可見於各行有「安門上」、「安床腳上」、「安床上」、「安房舍內」、「吞之」等等。最末行有樹神的圖與文字，其下寫有「急急如律令」之除災招福之道家符咒之末句。可一窺當時庶民祈求除禍招福之神曆之一例。 ㊶

畫符之例一(圖 130－6・7)

紙本，縱三十二公分，橫七點八公分，斯坦因藏品，三張的正背面共六面各畫有一個加彩的鳥獸頭女身的鬼神與嬰兒。圖像上寫有漢字、和闐文字，第一張的神像，可見以下的文字。 ㊷

第一張　牛頭女神，足下臺上有嬰兒。此十六箇女神並擁護小兒
其小兒未滿十二歲，此十六箇神
變身作惡形，卻與小兒作
患害此十六箇大神，下各有
無數小夜叉，又每取小兒精
魂，如欲得小男女無病患
每須故□祭此神等小兒
即得病癒。

以下，第一張背面為鹿頭女神，第二張為貓頭女神、鳥頭女神，第三張為雞

㊶ 松本榮一，〈敦煌畫拾遺〉(二)，《佛教美術》第二九號(一九三九年)，四六－四七頁。

㊷ 松本榮一，《敦煌壁畫の研究》(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一九三七年，再版，一九八五年，同朋社出版)，第七章第二節，其三〈護符、印契圖其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頭女神、訓狐頭女神。因第一行記有「此十六箇女神」，故可知原圖有八張共正反面十六個神。

此護符被認為是出現在未滿十二歲其母親夢中，依據其中禽獸的種類、生病孩童的症狀來推定相關的女神，然後祭拜該女神以祈禱治癒疾病。另外家中備有八張一組的女神像，是希望避免孩童遭到病魔侵害。此護符的製作年代，由女神像的畫法來看為唐代。

畫符之例二 (圖 130－8) 十世紀

紙本，縱四十三公分，橫三十公分，斯坦因藏品。上段畫有女性辰星與羅剎身形的計都星兩神，下段除禍招福之符，其說明與末行的「急急如律令」為朱書。若根據松本榮一教授之說，「推測是由專門的畫家描繪上段的神像，下段為使一般人能自由填寫之故而留下空欄，乃是大量生產的現成品」，頗值得玩味。[53]「亦即一般庶民藉由自己書寫咒文，故能簡單地製作配有圖的護符」，「為寺院發送給信徒之物」。(松本榮一)

以「急急如律令」結尾的三行文章亦兼有上述咒符之釋文。據言「帶同此護符者，得無限神通，除罪過，行旅安全幸運云云」。

畫符之例三 (圖 130－9a・b)

紙本，縱十六・五公分，橫三十二公分，在寫經用紙的正反兩面，墨書符印、文字、繪畫。符印與先前的畫符共通，但星、人首之結合形式罕見。符印的旁邊，記有「管公明神符」、「董仲舒神符」、「護神大吉」、「小兒護身」等等的文字。列記著護身、治病的符印與咒詛之法。[54] 圖像包含了獨特的感情而具有表情。

護符並不只有以「星雷篆籀文」所書的，也有用中文書寫。圖 130－10 為中亞吐魯番盆地由中國移民所建立之高昌國所出土的符籙。右上處描繪了手持三叉矛的天帝，三行漢文的咒符末行之「急急如律令」以墨書而成。[55]

中國以外的畫符，有韓國漢城市湖巖美術館藏紙本墨書二件(各 11×13、10×11 公分)。並無神像，被視為十世紀到十四世紀之間所作。

---

[53] 同上。

[54] 同上。

[55]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新疆出土文物》第七十圖，高昌〈道教符籙〉，一九七五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伯時只一見求摹，不許

關於李公麟喜好摹寫，有以下的資料。

《宣和畫譜》卷七　李公麟，凡古今名畫得之則必摹臨，蓄其副本，故其家多得名畫，無所不有。

王荊公

王安石(一〇二一－八六)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〇八，元豐三年九月乙酉，「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左僕射舒國公王安石，為特進改封荊國公。」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江西臨川人。少好讀書，工為文，擢進士第四。嘉祐中，歷度支判官，嘉祐三年十月，三十八歲，自江東路提點刑獄回京。向仁宗提出被評為古來屈指之名文之「上皇帝萬言書」，以變法為言，俄直集賢院，知制誥。神宗時為相，帝深倚之，謀改革政治，興青苗水利、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法，為守舊派所阻撓，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哲宗立，加司空，卒謚文。　(《宋史》卷三二七)

米芾與王安石的接觸，僅有在元豐六年時，三十三歲的米芾前去拜訪業已離開中央政壇，隱居於鍾山的王安石一事而已。同年，《東軒筆錄》、《臨漢隱居詩話》的著者魏泰也面見安石，有所報告。翌元豐七年七月，由黃州到汝州移往貶謫之地的途中的蘇軾，拜訪了安石。兩年後的四月六日，王安石以六十六歲之齡過世。

關於隱居鍾山時王安石的言行、交友，流傳有許多的逸聞。其中之一就是李公麟隨著安石直到鍾山，描繪其著帽束帶的肖像。(《宣和畫譜》卷七、蘇洵《嘉祐集》卷十四　〈王荊州畫像贊〉、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十四　〈半山老人畫像贊〉、陸游《渭南文集》卷四四　〈入蜀記〉乾道六年七月八日〈李伯時畫文公像〉)另流傳有〈騎驢圖〉。(黃庭堅《豫章黃先生集》卷二七　〈書王荊公騎驢圖〉)

與這些記載相較，米芾與王安石的交遊與人薄弱的印象。米芾自己引以為傲的逸聞，反而卻顯示了米芾與高官交友的界線。

《書史》【70】　楊凝式，字景度，秘閣校理蘇灣家有三帖。…王安石少嘗學之，人不知此也。元豐六年，餘始識荊公於鍾山，語及此，公大賞歎曰：「無人知之。」其後與餘書簡皆此等字。(圖 130－11・12)

米芾對這次面談似乎相當地得意，反覆地引以為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海岳名言》　半山莊臺上，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與楊凝式書，人甚少知之，餘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

《米襄陽志林》　余元豐初，謁荊國王文公於金陵，公以詩文贄見，文公於人材少所許可，摘取佳句，書之便面，餘由是始議公。

關於王安石的書法，有宋人贊成米芾的意見。

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一　王荊公書清勁峭拔，飄飄不凡，世謂之橫風疾雨，黃魯直(庭監)謂學王濛，米元章謂學楊凝式，以餘觀之，乃天然如此。

董其昌也提及米芾之語。

《畫禪室隨筆》卷一　〈書荊公詞題尾〉　王介甫金陵懷古詞，東坡於壁上觀之，歎曰:「止老狐精也！」其推服若此。米元章又稱荊公書絕似五代楊少師。蘇之詞，米之書，皆橫絕千古。

連袂

義兄弟，姊妹之夫婿。

陳元輿

陳軒，字元輿，建州(福建)建陽人，舉仁宗嘉祐八年進士第二，授平江節度推官，元豐六年(一〇八三)知汀州(福建)。

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章》卷十四　〈戲答陳元輿〉　平生所聞陳汀州，蝗不入境年屢豐，東門拜書始識面，鬢髮幸未成老翁。

《同》〈再答元輿〉　五十天涯一禿翁，問君何自今為郎，…男兒解迓功補衮，鳥倦歸巢葉歸本。

元祐中，秘書校理，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同元年二月，高麗使入貢，館伴(接待工作)。同八年二月，禮部尚書蘇軾，陳軒惡其「以不付己」，彈劾他七年前為館伴當時之失態。四月，以童圖閣待制知廬州(山東)。 [56]

---

[56] 與陳軒相關的高麗使節事件如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六四　哲宗元祐元年正月丁未，禮部言，高麗奉慰並賀登寶位使人進奉物，合行回賜，詔賜高麗國王馬三匹、銀鞍勒一副、衣二襲、金帶二、錦綺羅一百五十匹、衣著五百匹絹一萬匹、銀器五千三百兩，奉慰及賀登寶位使副人從各賜物有差。

蘇軾彈劾之根據，是因為高麗要求書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紹聖元年八月，知杭州，三年八月，江寧(金陵)，轉穎冒府知。

徽宗即位後(一一〇〇)，擢兵部侍郎兼侍讀，每勸帝以治貴清淨，願法文，景之恭儉，帝頗聽行之，加龍圖閣直學士，後改杭州，知福州，卒年八十四。（《宋史》卷三四六)。

帥金陵

帥為帥司，經略安撫使。

《宋史》卷一六七　〈職官志七〉　經略安撫使，一人，以直秘閣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一路為宋代之行政區劃，神宗時有二十四路)，皆帥其屬而聽其獄訟，頒其禁令，定其賞罰，稽其錢穀，甲械出納之名籍而行以法。

依照清、吳廷燮《北宋經撫年表》，陳軒在元符二年由知穎昌轉任京西北路安撫使兵馬巡檢。《畫史》所言「帥金陵」，簡而言之即是指擔任「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館管知昇州江寧府建康軍節度、管內觀察使、昇州(江蘇)刺史、江寧府尹」，是在紹聖三年(一〇九六)八月辛巳時候的事，到以後的元符二年(一〇九九)二月遷知穎昌(河南)為止，在任時間二年六個月。此條之記

《同》卷三六五　元祐元年二月庚申，朔辛酉，館伴高麗使言，高麗人乞《開寶正禮》、《文苑英華》、《太平禦覽》，詔許賜《文苑英華》。

七年後，蘇軾批評高麗所求的書籍流至契丹，涉及國防祕密。

《同》卷四八一　元祐八年二月辛亥，禮部尚書蘇軾言，高麗人使乞買書籍，其《冊府元龜》，歷代史，太學敕式，…。臣優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並無絲髮之利，而有五害，不可不陳也。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也。…今使者所至描畫山川形勢，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以此四害也。…因見陳軒館伴，申乞盡數差，相國寺行鋪人入館鋪設，以待人使，賣買不唯從市動眾以奉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兼亦抑勒，在京行鋪資吏人廣行乞，取弊害不少。

不過就客觀而論蘇軾的批評不過是藉故找麻煩罷了。關於蘇軾之具狀，不知有曾有何種議論。就在兩個月後，陳軒離京，成為地方官。

元祐八年四月戊申，為中書舍人陳軒童圖閣待制，知廬州。(《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八三)

紹聖元年八月乙酉，知杭州，同三年八月辛巳，知江寧府。(《乾道臨安志》卷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載，是上述的陳軒在任中，米芾從四十六歲到四十八歲之間的事。

【131】
蔣永仲收韋侯松一幅，千枝萬葉，非經歲不成，鱗文一一如真，筆細圓潤。

〈校異〉　《山林》將「蔣永仲」誤作「符永仲」。「圓潤」作「員潤」。

〈資料〉

蔣永仲

請參照以下諸條之註釋。

【1】　蔣長源，字永仲，吾書畫友也。

【7】　蔣長源，字永仲，收宣王薑後免冠圖。

【71】 蔣永仲收古銅兕觥。

韋侯

唐代的畫家韋偃。請參照以下諸條的註釋。

【33】　古柏一株…題為韋侯。

【113】 唐畫韋侯故事六幅。

【85】　妄題作韋偃。

韋侯松一幅，千枝萬葉，非經歲不成，鱗文一一如真

有明王紱引用此文，與張璪之畫作比較的記載。

《書畫傳習錄》卷四　唐京兆韋偃寫松，千枝萬葉，非經歲不成，鱗文一一如真(原注，畫史)，吳郡張文通(璪)松樹特出古今，能以手握雙管，一時齊下，一為生枝，一為枯枝，…(原注，名畫錄)，山人曰，韋侯體物為工，經歲而成，正精詣獨到處。

關於洋溢著力氣之韋偃〈松石圖〉之奇行怪狀，有同時代之紀錄。

杜甫〈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絕筆長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鮮皮，屈鐵交錯迴高枝。

《歷代名畫記》卷十　〈韋鷟〉　咫尺千尋，駢柯攢影，煙霞翳薄，風雨颼颼，輪囷盡偃蓋之狀，宛轉極盤龍之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蔣永仲本身也畫松樹。

《寶晉英光集》卷八　蔣永仲作松，贈曇秀，吾題云，樗雲奇倔，怒節重堅瘦，怒為露也。

韋偃的松畫，據指出說在宋代已經亡佚。現亦無傳世品。

宋、劉克莊《後村詩話》卷一　杜甫韋偃雙松圖云：「…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素絹，…請公放筆為直幹。」韋、畢(宏)、李(尊師)之畫，今皆不存，賴詩以傳，…李尊師(注，唐玄宗時開封玄都觀的道士，本名和籍貫都已失傳，他善畫松，有名於當時)，松障歌(注，杜甫詩)云：「更覺良工心獨苦。」

【132】
梅澤有張璪澗底松，葛氏物，餘託購，乃自取之。

〈校異〉　諸本之間並無異同。

〈資料〉

張璪

字文通，江蘇吳郡人，活躍於唐八世紀後半的畫家。有以下的資料。

《歷代名畫記》卷十　張璪，初相國劉晏知之，相國王縉奏檢校祠部員外郎，鹽鐵判官，坐事貶衡州司馬，移忠州司馬。…璪以宗黨，常在予家，故予家多璪畫。曾令畫八幅山水幛，在長安平原裏，破墨未了，值朱泚亂(七八三)，京城騷擾，璪亦登時逃去。

關於張璪的事蹟，有以下的資料。

《新唐書》卷二〇二　〈鄭虔傳〉　安祿山反，…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宜陽裏，三人者，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方悸死，即極思祈解於圓，卒免死，…維止下遷，後數年卒。

關於張璪松畫之動人力量，有目擊者的紀錄。

符載〈江陵陸侍禦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全唐文》卷六九〇　員外居中，箕座鼓氣，神機始發。其駭人也，若流電激空，…捽掌奴烈，離合惝恍，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麟皴，石巉岩，水湛湛，雲窈眇，投筆而起，為之四顧，若雷雨之澄霽，見萬物之情性。

澗底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下有同件畫作收藏者有所變動之資料。

【158】　高公繪，字君素，又有張璪澗底松。

【106】　錢璪，字醇老收張璪松一株，下有流水澗。

葛氏

雖然不清楚名為「梅澤」之地何在，但有可能與下引的葛藻為同一人。

《書史》【76】　余居蘇，與葛藻近居，每見餘學臨帖，即收去，遂裝黏作二十餘帖，倣名畫記所載印記，作一軸裝背，一日出示，不覺大笑，葛與江都陳臾友善，遂贈之。

另外據說葛氏為胡姓。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57] 內篇卷三　〈內入諸姓〉　〈葛氏〉　官民志，賀葛氏，後改為葛氏，魏太武時，有雍州刺史葛那，取宋上洛郡(《魏書》卷四上，世祖紀，太延五年三月)，疑是賀葛之葛。

《通志》〈氏族略，以國為氏〉　《風俗通》云：葛天氏之裔，又賀葛氏改為葛，虜姓也。

米芾〈般令名頭陀寺碑考〉中，可見葛藻之名。(圖 132－1)

般令名〈頭陀寺碑〉跋　元祐戊辰九月二日，…翌日，與丹徒葛藻字季忱檢閱審定五日吳江艤舟垂虹亭題，襄陽米芾秘玩真蹟。

另外〈葛德忱帖〉，據說是寫給葛藻的長兄葛繁之書信。　(圖 13[58]－2)

【133】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熱湯半熟，入粉搥如銀板，故作人物精彩入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𥳑，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畫、閻令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皆𥳑絹，徐熙絹，或如布。

---

[57]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華書局，一九五七年)。

[58] 曹寶麟，《中國書法全集》米芾一(榮寶齋，一九九二年)，圖七三〈葛德忱帖〉，同二，頁四九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校異〉　「熱湯半熟」,《山林》作「熱湯湯半熟」。「張僧畫」,諸本皆同。僅《山林》作「張僧繇」。「徐熙絹或如布」,《山林》作「徐熙畫如布」。以「絹」為正確。

〈資料〉

後來皆以熱湯半熟，入粉，搥如銀板，故作人物精彩入筆

杜秉莊・杜子熊譯:「以後都用熱水把生絹練成半熟，浸入粉水中施一遍，卷緊後用棒槌打成象銀板那樣細密而平貼的絹，所以在上面畫人物，就精細而運筆自如。」

《書史》第【79】條有關於裝背技法的詳細紀錄，以下為其中一部份。

《書史》【79】　唐人背右軍帖，皆硾熟軟紙如綿，乃不損古紙。

另外有以下的觀察。

《書史》【24】　顏真卿〈爭坐位帖〉,是唐畿縣獄狀追熟紙，顏退之以用生紙錄文，為不敏也。

有誤引的例子。

宋、周輝《清波別志》卷二　米元章載畫史(《書史》之誤訛),唐人帖用搥熟紙，且引韓退之用生紙錄文，為不敏，生紙當是草土所用，米所言乃有喪者所用，毛頭紙，既涉不祥。

另有引用《畫史》此條者。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四　米元章畫史云，古畫唐初皆生絹，後來皆以熱湯半熟，入粉槌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粗，便謂不唐非也。餘謂用粉槌絹，固善，然視他絹，丹青尤易渝也。

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illegible]，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畫、閻令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皆[illegible]絹，徐熙絹，或如布

對絹紙素材之關心自古已有，且歷代益發重視。

明、張應文《清閟藏》〈論古紙絹素〉　唐絹粗而厚，宋絹細而薄，元與宋絹相似，而稍不勻薄。

宋、邵博《聞見後錄》卷二八　近世薄書學在筆墨事類草創，于紙尤不擇。唐人有熟紙，有生紙。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有喪故不用。

徐熙絹如布

元、明朝有以下的引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畫鑒》　徐熙畫花果，多在澄心堂紙上，至畫絹，絹文稍粗，元章謂：「徐熙絹如布。」是也。

明、文震亨《長物志》〈絹素〉　五代絹極粗如布。

【134】

裝背畫，不須用絹，補破處用之。絹新時似好，展卷久為硬絹抵之，卻於不破處破，大可惜。古書人惜其字，故行間勒作痕，其字在筒瓦中不破。今人得之，卻以絹，或絹背帖所勒行。一時平直，良久，於字上裂，大可惜也！紙上書畫不可以絹背，雖熟絹新終硬，文縷磨書畫，面上成絹紋，蓋取為骨，久之紙毛，是絹所磨也。用背紙書畫，日月損磨，墨色在絹上。王晉卿舊亦以絹背書，初未信，久之取桓溫書，看墨色見磨在紙上，而絹紋透紙，始恨之，乃以歙薄一張，蓋而收之，其後不用絹也。

〈校異〉　《山林》「卻於不破處」作「卻於不礙處」。「帖所勒行」作「帖所行」，無「勒」字。「成絹紋」、「而絹紋」之「紋」字作「文」。「用背紙」作「用紙背」。「一時平直」，諸本皆同。僅《王氏》誤作「一時乎直」。

〈資料〉

裝背畫不須用絹補破處，用之絹新時似好，展卷久為硬絹抵之，卻於不破處破

「要裱襯畫，不需要用絹來修理破損的地方。所用的絹在新的時候，確實似乎美觀耐用，但是長時間的展收過程當中，絹會變硬，變成妨礙，使得原本沒有破損的地方反而受到損壞。」

在明代也有同樣內容的記載。

張應文《清閟藏》〈論裱收藏〉　裝背書畫不須用絹，…又元章每得古書畫，不用絹補破處，用之，絹新時似好，展卷久，為硬絹抵之，卻於不破處破，大可惜。

故行間勒作痕，其字在筒瓦中不破，今人得之，卻以絹，或以絹，或絹背帖，所勒行，一時平直，良久，於字上裂，大可惜也

相同的意見可見於《書史》。

《書史》【79】　古人勒成行道，使字在筒瓦中，乃所以惜字，…又以絹勒成行道，一時平直，良久舒展，為堅所隱，字上卻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勒成行道」，是為了保存古法書之文字之墨書的方法。「勒成」是刻上刻紋，「行道」是指界線。在有墨書文字的紙的背面用刮刀等間隔劃出紋線。因為這樣在線與線的中間，便會如瓦面一般變得彎曲，能防止舒卷時紙面的摩擦。在王羲之〈喪亂帖〉、弘法大師〈座右銘〉的紙上可找到實例。 ㊾

同樣的內容明代亦有紀錄。

《清閟藏》　不用絹背帖，勒成行道，一時平直，良久舒展為堅，所隱字上卻破。

紙上書畫不可以絹背，雖熟絹新終硬，文縷磨書畫，面上成絹紋，蓋取為骨，久之紙毛，是絹所磨也，用背紙書畫，日月損磨，墨色在絹上

「使用紙的書畫，不可以用絹作為裱褙。即使用的是熟絹，但新的絹質料僵硬，織紋會如條紋般地摩擦而顯露出來，在書畫紙的表面造成可見的絹紋。由於絹有紋理的緣故，時間一久，紙便會起毛。這是因為絹在紙上摩擦所致。就算以紙張來褙表裡的書畫，經過長時間的磨損，墨色會印上絹的裱褙。」

「文縷磨書畫」，是「絹的紋理摩擦書畫」之意。「紙毛」是「在紙的表面，產生纖細柔軟的紙毛，紙起毛」。「為骨」是「絹變硬而露出紋理」。

「面上成絹文」是「因為以絹為裱褙，磨薄的紙面上顯出都是絹的織紋」。紀錄有同樣的看法。

《書史》【79】　王詵所藏書譜，桓謝帖，俱為絹磨損，近好事例多絹背，磨損面上皆成絹文，余…易得唐文皇手詔，以棗花黃綾背，詔面上一齊隱起花文。

「墨色見磨在紙上」，是「墨色磨印到紙上」。

《書史》【79】　王詵好用絹背，雖熟猶新硬，古紙墨，一次蘇磨，落在背絹。

王晉卿舊亦以絹背書，初未信，久之取桓溫書，看墨色，見磨在紙上，而絹紋透紙，始恨之，乃以歙薄一張，蓋而收之，其後不用絹也

同樣的典故亦收於《書史》之中。

《書史》【79】　王詵家書畫，屢被揭損，餘諭之，今不復揭，…上王所藏書譜，桓謝帖，俱為絹磨損。近好事家，例多絹背磨損，面上皆成絹文。(桓謝帖，為桓溫與謝奕、謝安的書帖。揭損是揭除裱褙的紙張而損傷本紙。)

「王晉卿以前用絹來為書作裱褙。起初並不相信絹不適當，但經過一段時間

㊾ 中田勇次郎，《米芾》(二玄社，一九八二年)，一二六頁。同，〈米芾書史勒成行道說喪亂帖〉，《中國書論集》(二玄社，一九七八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再看桓溫之書蹟，發現墨色被紙磨去，可見到絹紋由紙背透出，這才惋惜用絹作裱褾的壞處，於是用歙州產的薄紙一張，覆蓋在上面來收藏，此後不用絹來裱褾。」

桓溫 (三一二—三七三)

東晉的政治家，譙郡龍亢(安徽)人，字元子。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永和二年(三四六)，征成漢之李勢，為征西大將軍、臨賀郡公。又在永和十二年(三五六)，討姚襄，被封為南郡公，集威權於一身，抱不臣之志，與前燕之戰戰敗，咸安元年(三七一)，雖廢咸安帝，欲其禪位卻不得，在憤怨之中死去。(《晉書》卷九八)

桓溫書

關於與王詵的往來，有以下記載。

《書史》【3】 晉謝奕、桓溫、謝安，三帖為一卷，…後歸副車王詵。

歙薄一張

歙州產的薄紙一張。歙是今日安徽省歙縣之治，宋代改為徽州，歙紙與徽紙是同一種說法。

《讀紙方輿紀要》〈江南徽州府〉 隋廢郡置歙州，…宋宣和三年改徽州。

孫郭秀〈徽紙〉 唐宋時徽州府所產之紙，因地而名為徽紙。唐時歙、績交界地生產麥光、白滑、冰霜等名佳紙。 ⑩

關於歙紙特異的製造法，有以下的資料。

宋、蘇易簡《文房四譜》〈紙譜〉 黟(安徽)，歙多良紙，有凝霜、澄心之號。復有長者，可五十尺為一幅，蓋歙民數日理其楮，然後於長船中以浸之，數十夫舉簾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節之，於是以熏籠周而焙之，不上於牆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勻薄如一。

另外關於歙紙的紙質，有以下的記載。

宋、陳𦈡《負暄野錄》卷下 〈論紙品〉新安玉版，色理極細膩，然紙性頗易軟弱。今士大夫多糙而後用，既光且堅，用得其法，藏久亦不蒸蠹。

關於其用法，《畫史》中亦有言及。

---

⑩ 孫郭秀《文房四寶手冊》〈紙〉(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二四一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78】　裝書褾前，須用素紙一張，…薄者最宜背書。

【135】

絹素百片必好畫，文裂各有辨。長幅橫卷裂文橫也，橫卷直裂裂文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當一縷，藏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掐則蘇也，不可偽作。其偽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舊生作裂毛起，掐又堅紉也。濕染色棲縷間，乾薰者煙臭上深下淺，古紙素有一般古香也。

〈校異〉　《山林》「絹素百片」之「絹素」作「絹書」。「好畫文製」，《山林》作「好畫文裂」。「生作毛」作「作毛」。「掐又堅」作「掐作堅」。「橫卷直裂」，《美術叢刊本》作「橫幅直卷」。

〈資料〉

絹素百片必好畫

意為「即使絹變得破爛不堪，也不會改變其身為一張好畫的事實」。有以下的例子。

【190】　真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彩色如新。

文裂各有辨，長幅橫卷，裂文橫也，橫卷直裂，裂文直，各隨軸勢裂也

「各隨軸勢裂」，是「依照卷軸舒展、收捲的方向」之意。「文裂各有辨」此句杜氏譯為「其斷裂的紋路有一定的規律，是古代畫家的真跡，還是後來的贋品，從中可以辨別出來」。又杜氏的譯註本中，將「長幅橫卷」改正成「長幅橫捲」、「橫卷直裂」修正成「橫卷直捲」。解釋為「垂挂的長幅的絹畫向著絹的橫紋卷動，開裂的紋路是橫紋的，橫看的手卷從絹絲垂直的方向卷動，開裂的紋路是直紋的。」　⑥

濕染色棲縷間

「欲染古色，在染過的絹的織線之間會留下染料。」以下敘述同樣的內容。

【191】　染絹作涇香色，棲塵紋間，最易辨，仍蓋色上作一重。

---

⑥ 杜秉莊・杜子熊《書畫裝裱技藝輯釋》(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九七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乾薰者煙臭，上深下淺

「為了要作出古色，若用煙來燻紙或絹，因為煙向上升的關係，紙絹的上方顏色較深，而下方變淺。」有以下的例子。均記載了米芾親身的體驗。

《書史》【13】　張芝、王廙草帖，是唐人偽作，薰紙上深下淺。

《同》【167】　薰紙煙色，上深下淺，染紙濕色，紙紋棲塵。

明代有以下的記載。

張應文《清閟藏》〈論古紙絹素〉　薰紙煙色，或上深下淺，或前深後淺。

董其昌《筠軒清閟錄》卷中　〈論古紙絹素〉　薰紙煙色，或上深下淺，或前深後淺，真古紙其表故色，其裏必新。

染絹紙的方法，在明清的畫學書中有所記載，但是沒有燻染之法。

明、周嘉胄《裝潢志》〈染古絹托紙〉　古絹畫必用土黃染紙，托襯則氣色湛然可觀，經久逾妙，土出鍾山之麓，因近孝陵禁取難得。

明、項元汴《蕉窗九錄》〈染紙作畫不用膠法〉　紙用膠礬，作畫殊無士氣，否則不可著色、開染法。以皁角槌碎，浸清水中一日，用砂罐重湯煮一炷香，濾淨調勻，刷紙一次，挂乾，復以明礬泡湯加刷一次，挂乾用以作畫。

直斷不當一縷

「當絹裂損的時候，並不僅只斷一條線。」有以下的例子。

【191】　古破不直裂，須連兩三經。

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

「歷經歲月的古絹裂損的時候，即使想要將裂口貼合，也絕對無法接上。」

不作毛

「細的紙毛不會豎起，不會起毛邊。」

米芾此一觀察具有說服力，後世有追隨其意見者。

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古畫辨〉　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

張應文《清閟藏》〈論古紙絹素〉　其裂亦儼狀魚口，橫聯數系，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摀亦蘇，不可偽作。

搖則蘇也

「一旦扣之(或說稍微搓揉)，便變得破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快刀直過，當縷兩頭

「若用鋒利的刀子切斷，兩側的絹絲會有平整的切口。」

依舊生作毛起

「如同原來一樣，會起毛邊。」

其偽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舊生作裂毛起，揑又堅紉也

因襲此記載的資料如下。

張應文《清閟藏》〈論古紙絹素〉　偽作者刀刮，指甲畫開，糸縷直過，依舊作毛起，搗型紉不斷也，此望而可辨也。

【136】

劉子禮以五百千，買錢樞密家畫五百軸，不開看直交過。錢氏喜既交畫，只一軸盧鴻自畫草堂圖，已直百千矣！其他常筆固多也。小八分詩句，帶筆如行草，奇甚，今無此體。

〈校異〉　《山林》「錢樞密家畫」作「錢樞密家書畫」,「行草」作「行書」。「無此體」之「體」字脫漏。「小八分詩句」作「小八分書詩句」。《美叢》將「交畫」誤作「交面」。

〈資料〉

劉子禮

不明。【136】條的典故被引用如下：

宋、周密《雲煙過眼錄》下　〈盧鴻草堂十志圖〉　米元暉跋，先史畫史載劉子禮以五百緡，置錢氏畫五百軸，初未嘗發緘，銓美惡也，既得之後，其間有盧鴻草堂圖一卷，已是數百年物矣。

同《志雅堂雜鈔》卷三　先史畫史載劉子禮以五百千，置錢氏五百軸，初未發緘銓美惡也，既得之後，其間盧鴻草堂圖一卷，已是數百年物矣，頃李伯時曾臨一本，紹興已未(九年，一一三九)仲春，餘舟過蘇臺，…今輒俾餘書先子所書一篇，餘悉欲得一時名士繼之，欲其雅尚不凡，因又跋於卷尾，是月二十七日，米友仁元暉。

《石渠寶笈續編》〈乾清宮〉〈謝時臣倣盧鴻草堂十志圖一冊〉　〈文嘉跋〉　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元章畫譜載長安富民以百千售五百軸，俱不開視，其中草堂圖一軸，已值百千，然煙雲過眼錄又載李伯時所臨宋諸名公及米氏父子所書者，又止八景，…則知元章所見，已非全物。　丙戌(嘉靖五年，一五二六)　臘月望後一日，文嘉書。

另外接著的「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應是劉子方之誤。

宋、葉夢得《石林避暑錄》卷一　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餘往有慶曆中摹本，亦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

錢樞密家

錢藻(一〇二二－八二)，字醇老。請參照【106】條「錢藻」之項。

【106】　錢藻，字醇老收張璪松一株。

錢家販賣其收藏品，應該是因為元豐五年正月錢藻過世時，沒有葬儀費用之故。

《宋史》卷三一七　錢藻，…神宗知其貧，賻錢五十萬。

《書史》中有其部分收藏品的紀錄。

《書史》【160】　薛(紹彭)書來云，購得錢氏五帖。

《同》【101】　薛書來云，新收錢氏子敬帖。

交畫

《美術叢書》二集第九輯所收本，「畫」誤作「面」。以下是同書中相同的錯誤。

【13】　閻令面真筆。

【61】　題勾龍爽面。

【136】　錢氏喜既交面。

「交畫」是交付、交送之意。

盧鴻

字有顥然、鴻一、浩然等各種說法。幽州(河北)人。盛唐時隱居嵩山的高士。

《舊唐書》卷一九二　〈隱逸傳〉　盧鴻一，字浩然，…開元初，遣幣禮，再徵不至。

《新唐書》卷一九六　〈隱逸傳〉　盧鴻(與《舊唐書》相異)，字顥然，…玄宗召升內殿，置酒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嵩)山，歲給米百斛，絹五十。府縣為致其家，朝庭得失，其以狀聞，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殊渥。鴻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山中，廣學盧，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賜萬錢。

盧鴻草堂圖

「草堂圖」，流傳有將草堂與草堂附近的風景分成十景加以描繪的〈草堂十志圖〉。

（一）臺北故宮博物院本 (圖 136－1・2)

（二）北京故宮博物院本 (圖 136－3・4)

（三）大阪市立美術館本 (圖 136－5・6)

（三）雖傳為宋人筆，但與（二）一樣都是明代的摹本。（一）為紙本水墨畫，縱二十九・四公分、橫六百公分，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重華宮〉、明代文嘉的《鈐山堂書畫記》。是保存狀態佳而美好的名品。

第一圖〈草堂〉之人物與家屋的正面性、背後的土坡，與〈輞川圖〉〈孟城坳岡〉相通，是元代以後所沒有的樹石畫法，毫無疑問是古老的樣式。(圖 138－1・2) 另外如第二圖〈倒景台〉、第三圖〈枕煙亭〉當中曳杖高士獨自站立在山頭的表現，是李公麟〈歸去來圖〉(美國弗利爾美術館)、同〈九歌圖〉(藤田美術館)中所繪的初期獨特母題。並無如同鈴木敬教授、高居翰博士一般將年代往下定為明代的必要。[62] 不過，關於其製作年代議論仍將會持續下去。另外有在《石渠寶笈續編》乾清宮著錄，以及嘉士得的拍賣目錄(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所載的謝時臣筆之作。或許因為是謝時臣年輕時之作品，並不一定和謝時臣的畫法相似。

（四）謝時臣〈草堂十景圖〉(嘉士得) (圖 136－7・8)

（五）同　瀋陽博物院 (圖 136－9・10)

針對臺北本有五篇論文：

徐復觀，〈故宮盧鴻草堂十志圖的根本問題〉，《中國藝術精神》(學生書局，

---

[62] 鈴木敬認為是有唐代底本的明摹本，《中國繪畫史》上。魏美月譯，《中國繪畫史》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七年)，九二〇頁。

James Cahill, *An Index of Early Chinese Painters and Paintings: T'ang, Sung and Yü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15. 高居翰博士視其為元末明初，但可能有唐代底本。

石守謙教授認為「自霧氣的畫法、人物臉部細緻的立體表現以及緊密的結構等三者看來，應是南宋時期的作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九六六年)

莊申，〈唐盧鴻草堂十志圖卷考〉，《中國畫史研究續集》(正中書局，一九七二年)

徐邦達，〈盧鴻草堂十志圖卷〉，《古書畫偽訛考辨》上卷　文字部分(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周陽高，〈盧鴻草堂十志圖〉導論，《盧鴻草堂十志圖冊》(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馬衡(朱豫青代筆)，〈關於鑒別書畫的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九七年第四期。

關於作為一單幅並可能並非十景的〈草堂圖〉，在宋代有以下的資料。

蘇軾《東坡題跋》卷五　〈跋盧鴻學士草堂圖〉　此今在內侍都知劉君元方家，元祐三年七月，予館伴北使於都亭驛，劉以示予。

同《蘇東坡詩集》卷四七　〈題盧鴻一學士堂圖〉詩

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五　〈自門下後省歸臥酺池寺觀盧鴻草堂圖〉詩

直五百本

「直」是價格。「千」是千錢、一貫。

常筆

與【140】條的常卷相同。平凡、普通的作品。

小八分詩句，帶筆如行草，奇甚

《舊唐書》、《新唐書》所收的本傳中，據說盧鴻「善篆籀楷隸諸法」，但並未說「善八分」。僅有以下的資料。

《歷代名畫記》卷九　盧鴻，工八分書，善畫山水樹石。

盧鴻〈草堂十志圖〉楊凝式跋，能八分書，善製山水樹石。…丁未歲(天福十二年，九四七)，前七月十八日，老少傳弘農人題。(圖 136－9)

小八分

八分書的小字。請參照第【106】條。

據說《歷代名畫記》的作者張彥遠亦喜作八分書。

《宣和書譜》卷二○　張彥遠，能文工字學，隸書外多喜作八分，今御府所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十有一，八分詩，李將軍征回詩，維山廟詩，宿僧院詩，山行詩。

八分書完成於漢代，盛行用於碑刻，有書者的資料。

晉、衛恆《四體書勢》〈隸書〉　梁鴻，奔劉表(一四四－二〇八)，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弟子毛弘(字大雅，河南武陽，？－二二〇)，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

【137】

宗室君發以七百千，置閻立本太宗步輦圖。以熟絹通身背畫，經梅便兩邊脫磨，得畫面蘇落。

〈校異〉　《汪珊》卷二三，「立本太宗」作「立本作太宗」。

〈資料〉

在《畫史》中有關於同一畫作之記載。此【137】條因為記載了價值、畫的狀態，當是比第【13】條早的紀錄。

【13】　唐太宗步輦圖，是閻令畫真筆，今在宗室仲爰君發家。

閻立本太宗步輦圖

關於畫題之典故、製作年代之議論，請參照《畫史》第【13】條註釋。關於此圖之傳世最古老的文獻，雖有以下吳曾的記載，但所藏者不同。恐怕或許是趙仲爰以七百千(七百貫)買下的，是出自呂申公(公著，一〇一八－一〇八九)家。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二　〈閻立本畫〉　以浚都世臣大家，祕藏圖史，以奇勝相高者極眾，至閻蹟乃少遇。其惟呂申公家有〈唐太宗步輦圖〉，引祿東贊對請公主事，皆傳寫一時容貌。贊皇李衛公(德裕)小篆，其語采色神韻，與此(〈西域圖〉)同出一手。…元祐六年辛未九月，龍眠山人李公麟伯時題。

另外其次的記載中所見之所藏者，是比呂申公年長的王欽若(九六三－一〇二五)。恐怕傳世品不只一本，或許有數本。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下　王祁公家有…閻立本畫〈老子西昇經〉，…王冀公(欽若)家…太宗見祿東替步輦圖。

宗室君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趙仲爰(一〇五四－一一一二三)，允讓孫，襲封濮國公，主濮王廟祀。徽宗即位，拜建武軍節度使，為大宗正，封江夏郡王，後徙節泰寧，定武二軍，加至少傅。 (《宋史》卷二四五)

《畫史》中，仲爰的記載如下。

【47】 宗室仲爰，字君發收唐畫陶淵明歸去來。

【54】 仲爰收巨然半幅橫軸，一皖公山天柱峰圖。

熟絹

用棒槌敲打，使之變得柔軟的絹。

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古畫辨〉 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為之，然止是生絹，搗令絲編不礙筆，非如今煮煉加漿也。

元、王思善《傳神秘訣》 唐絹系粗厚，或有搗熟，右有獨幅絹闊尺餘。

有關搥打的方式，有明、清代的資料。與【133】條相較，無論何者均與米芾記載的手法不同。有兩種以上的方法。

明、項元汴《蕉窗九錄》〈造搥白紙法〉 法取黃葵花根，搗汁，每水一大盆，入汁一二匙，攪勻用此，令紙不粘而滑也。…溼則晾乾，否則平鋪石上，用打紙槌敲千餘，下揭開晾，十分乾，再疊莊一宿，又槌千餘槌，令發光與蠟箋相似，方妙。

清、鄒一桂《小山畫譜》〈捶絹〉 先以水噴絹勻遍，用白布三尺卷作心，外包絹，不可太緊，用搗衣槌於光右上捶打。

左手持絹，右手執槌，兩手俱要鬆活，每打一下，則左手一轉側，捶四五百，則絲扁而俱勻細矣。

清、沈宗騫《芥舟學畫編》卷四 〈筆墨絹素瑣論〉 嘗聞前人論云，輕粉入絹素，槌如銀版。古者多用蛤粉，今當以石灰代之，石灰之性，燥而能久不變色，以大盆貯水。入灰攪勻，鬥水不過合灰，以絹單層入水，拖一過，起水不可絞，絞則絹終帶縐紋，掛乾，以尉鬥貼平，疊方尺許，木槌石底，令有力者槌，勿近四邊，既熟，輪摺其未槌之處，槌之如前，令通體皆熟，所謂色如銀版者也。

通身

「從上到下，全面」。

背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裱褾」。

經梅

「受梅雨的濕氣(黴)」、「梅雨季一結束」。

兩面蘇落

「蘇」是鬆、鬆弛、和紊亂相同。蘇落為「變得稀蘇、有縫隙」之意。

【138】　今人屏風俗畫，一二年即斷裂，恰恰蘇落也。

【135】　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韜則蘇也。

脫磨

「畫面剝離」之意。和下面的「脫」同意。

【52】　古畫若得之，不脫。

「書畫的四邊不用絹，應用紙」，此乃米芾的主張。

《書史》【79】　不用絹壓四邊，只用紙，免摺背弸。

張應文《清閟藏》〈論裝褫收藏〉　不用絹壓四邊，只用紙，免折背重弸。

明人曾言：「書畫的邊緣因為以絹來裱裝的緣故，數年後便與畫剝離了。若用紙則不會剝離。今人不依循古人的智慧」。

周嘉胄《裝潢志》〈手卷〉　每見宋裝名卷，皆紙邊至今不脫，今用絹折邊，不數年便脫，切深恨之。古人凡事期必永傳，今人取一時之華，苟且從事，…餘裝卷以金粟牋，用白芨糊折邊，永不脫，極雅致。

【138】

文彥博以古畫背作匣，意在寶惜，然貼絹背著損愈疾。今人屏風俗畫，一二年即斷裂，恰恰蘇落也。匣是收壁畫。製書畫以時卷舒，近人手頻自不壞，歲久下開者，隨軸乾斷裂脆黏補不成也。

〈校異〉　「屏風俗畫」，《山林》作「屏風俗」。《圖畫考》作「屏風」。《圖畫考》將「斷裂」作「裂斷」。缺少「恰恰」開始到「裂書畫」為止的十三個字。「下開」作「不開」。「美叢」作「不開」。《圖畫考》缺少由「不開」開始至結尾的十一個字。另外加上「凡古畫不脫不須背」八個字(原是第【52】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句)。「匣是收壁畫製」,《美術叢刊》作「匣不宜收畫製」。「隨軸乾斷裂脆」,《山林》作「隨軸乾裂脆斷裂」。《歷代論畫匯編》「作匣」誤作「作畫」。

〈資料〉

文彥博

請參照第【18】條。神宗元豐六年(一〇八三),七十九歲的文彥博與富弼、司馬光等人,一起參加了「洛陽耆英會」之雅集。關於集會的詳情,載於司馬光《溫國文正公文集》卷六五〈洛陽耆英會序〉。(圖 138－1・2・3・4)

當時米芾三十三歲,《畫史》此條記載,是書於文彥博尚在世的時候。

《宋史》卷三一三　〈文彥博傳〉　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為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

宋、王柏《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十一　〈題九老圖後〉　元豐中又集于韓富公之第,凡十有一人,圖形於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圖〉。

此則普明本亦九人,對奕者文潞公,司馬溫公,觀者富鄭公。

元豐八年,在杭州從事任上的米芾,因為葬母之故返回故鄉丹徒。途次行經蘇州,陪席於章岵、盧華等人之九老會,為繪圖作序。文中提及兩年前的耆英會。

《寶晉英光集》卷六　〈九老會序〉　十老會,後更名曰耆英,又名真率,元豐間章岵守郡,與郡之長老從遊,各飲酒賦詩,餘以杭州從事罷官,經由為作序曰。(所謂「真率」,是基於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二裡的「洛中尚齒會,起唐白樂天,至本朝君實－司馬光－亦居洛中,遂繼為之,謂之真率會,好事者寫成圖,傳於世,所謂九老圖者也。」)

另外有關於文彥博的收藏,有以下的資料。

宋、劉道醇《聖朝名畫評》卷二　〈陳用志〉　文潞公宅有用志出雲山水壁,高丈餘。

【18】　文彥博太師小輞川,折下唐跋,自連真。

著

「****」同「綳」,束起。一層層地捲起。

恰恰

「正好,如同所期待地一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匣是收壁畫製

「箱子是為了收納壁畫」。《畫史》中可見收集壁畫的記載。

【72】　潤州甘露寺，拱明間有二吳道子行腳僧，吾移置行腳僧於淨名齋。

【128】　沈括存中收唐人壁畫兩大軸。

今人屏風俗畫

是「屏風之俗畫」，而非「屏之風俗畫」。雖然「屏」、「屏風」通用，但《畫史》中沒有單「屏」一個字的用例。

【56】　購李成畫，貼成屏風。

【121】　浙中所在屏風，皆是牡丹圖。

風俗畫是取材於日常生活的繪畫，依農民、市民、貴族等等階層而區別。相關作品雖然存在，但所謂「風俗畫」此語到北宋為止相當罕見，並未被廣泛使用。

屏風

作為防風、遮物、裝飾而擺置的家具。早至周王朝開始，漢代以降盛行。其上描繪山水畫等等，也有石製品。(圖 138－5・6・7)

【139】
王球，字夔玉，有兩漢而下，至隋古帝小象。云形狀有怪甚者，恨未見之，此可訪為秘閣物也。

〈校異〉　《汪珊》無「字夔玉」。無「物也」的「也」字。

〈資料〉

恨未見之

一年後得以見到此畫，據說是摹本。

【179】　王球夔王家古帝王像，後一年，餘於畢相孫仲荀處，見白麻紙不裝像，云楊褒嘗摹去，乃夔玉所購。

兩漢而下至隋古帝王象，云形狀有怪甚者

暫不論是指同一本還是摹本，與《畫史》直接相關的作品，有波士頓美術館藏〈歷代帝王圖卷〉(圖 139－1・2)。分立地描繪由前漢昭帝開始到隋煬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其各自的兩位侍者。其中陳後主叔寶配有侍從一人，陳宣帝則有隨從九人。此波士頓本後面的跋寫有《畫史》的第【137】、【179】、【188】條三則文字，但筆者不明。(圖 139－3)

敘述與〈古帝王圖卷〉相關的資料，除了有南宋周必大《益公題跋》、周益國《文忠公集》卷十五裡收有跋文外，還有清孫星衍《平津館書畫記》。周必大(周益國)之跋，為淳熙十五年、付有周必大之署名，附屬於波士頓本。(圖 139－4)周必大記載了《畫史》所言的收藏者楊褒之後的流傳歷程。

> 周必大《益公題跋》卷八　〈題閻立本列帝圖〉　右閻立本畫列帝圖，凡十三人，嘉祐名勝楊之美褒藏之，後入吳玕內翰家。吳氏子孫今寓贛(江西)，貧質諸市，過期不能贖，予兄子中為守，用錢二(波士頓本寫作「五」)十萬，鬻以相示。初展視，而斷爛不可觸，亟以四萬錢付工李謹葺治，乃可觀。…東裏周某(波士頓本寫作「周必大」)書，是日延和奏事，退，皇太子初決為庶務於議事堂，蓋淳熙十五年正月二日也。

現在斷爛嚴重的跋文中，有富弼、錢明逸(嘉祐三年，一〇五八)、韓琦(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吳奎、劉敞、蔡襄、孫琳(治平三年，一〇六六)、陸經(同，一〇六六)、章衡等人，從紹興開始到淳熙十五年周必大之題記。(圖 139－5)

楊褒以下的流傳史，為吳奎、周必正、宋孝宗時之中書省、元室、李吉安、乾隆時宮人、蔡友石之後，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作為閩中林氏藏品被複製出版，一九二九年為梁鴻志的藏品時，展出於東京舉辦的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63]另外在米芾〈般令名頭陀寺碑跋〉書中，雖然紀錄了〈王維畫古帝王圖〉，但不清楚其與《畫史》之畫作有何種關係。

> 〈般令名頭陀寺碑跋〉　元祐戊辰(三年，一〇八八)，集賢林舍人招為茗雪之遊，九月二日道吳門，以王維畫古帝王易於龍圖閣待制俞獻可字昌言之孫彥文。

王球，自夔玉

關於王球，請參照《畫史》第【40】條。關於他其他的收藏，有以下的資料。

>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二　李伯時跋閻立本〈西域圖〉，盧陵王方贊侍郎家有之，其孫瓌，夔玉寶藏之。大觀間…詔取以上進，時盧陵令張達淳，郡法掾吳祖源被檄委焉，因竊摹之。

---

[63] 鈴木敬，《中國繪畫史》卷上(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一年)，七一－七二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張天覺跋云：「崇寧甲申(三年，一一〇四)十二月甲寅，夔玉舟過善溪，盡得其家藏閻令、王維、王宰、韓幹、邊鸞、周昉畫閱之。」

此可訪為秘閣物也

「那樣奇怪的畫，當可納為內府收藏」。米芾嘲諷其所見秘閣所收書畫品質之惡劣。

【140】

檀香辟溼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糊氣，又辟蠹也。若玉軸以古檀為身，檀身重，今卻取兩片刳中空，合柄軸鑿乃輕，輕不損畫，常卷必用桐杉佳也。軸重損絹，軸不宜用金銀，既俗且招盜。若桓靈寶，不然水晶作軸挂幅必兩頭墜，性重。蜀青圓錢雙鸚錦最俗，不可背古畫，只背今人裝堂亦俗也。

〈校異〉　《山林》「古玉軸」作「玉軸古以」，「合柄」作「合衲」，「乃輕」作「乃家」，「鸚錦」作「鸚錦」，「只背」作「只有」。由「檀香辟」開始到「又辟蠹」為止，《圖繪寶鑒》卷一〈裝褫書畫定式〉中引用與《畫史》同樣文字。

〈資料〉

檀香

《本草綱目》卷三四　〈釋名〉旃檀，真檀。時珍曰：「檀善未也，釋氏呼為旃檀，以為湯沐，猶言離垢也。番人訛為真檀，雲南人呼紫檀，為勝沈香，即赤檀也。」按《大明一統志》云：檀香出廣東，雲南及古域、真臘、瓜哇、渤海、暹邏、三佛齊、回回等國，今嶺南諸地亦皆有之。樹葉皆似荔枝，皮青色而滑澤，葉廷珪，…色紫者為紫檀，其木竝堅重，清香，以紙封收，則不洩氣。

《同》　檀香有數種，黃白紫之異，今人盛用之。

在唐代已有將檀木當成是最佳軸材的看法。

檀香辟濕氣，…又辟蠹

《歷代名畫記》卷三　〈論裝背標軸〉　白檀身為上，香潔去蟲。

明代以後仍繼承相同的看法。

明、項元汴《蕉窗九錄》〈軸頭〉　用檀香為之，可以除濕遠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文震亨《長物志》〈褾軸〉　蓋白檀香潔去蟲。

檀軸

黑檀、白檀、紫檀等等的總稱。

《格古要論》卷八　〈紫檀〉　紫檀木，出交趾、廣西、湘廣，性堅，新者色紅，舊者色紫。 (圖 140－1) …黃檀最香，俱可作帶髹扇骨等者物。

取兩片刳中空，合柄軸鑿

削刻軸頭的先端，將榫頭插入另一邊的榫眼中。　(圖 140－2)

杜秉莊、杜子熊譯「現在拿兩片檀香木把中間挖空，合攏起來鑿出軸的榫頭，才顯得輕。」 [65]

「刳中空」，是將軸頭的中心挖通。　(圖 140－3) [66]

輕不損畫，常卷必用桐杉，佳也

《歷代名畫記》卷三　〈論裝背褾軸〉　大軸杉木漆頭，輕圓為妙。

明、文震亨《長物志》卷五　〈書畫・褾軸〉　蓋白檀香潔去蟲，取以為身，最有深意。今既不能如舊制，只以杉木為身。

常卷必用桐杉佳也

所謂「軸身要用質輕的木材」為米芾的信念。(圖 140－4)

《書史》【78】　古書所用軸頭，以木性輕者常卷。

---

[64] 圖 a 轉載自杜子熊，《書畫裝潢學》(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一六三頁。
圖 b 轉載自故宮博物院修復廳裱畫組編著，《書畫的裝裱與修復》(文物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八五頁。

[65] 杜秉莊・杜子熊，《書畫裝裱技藝輯釋》(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九九頁。

[66] Robert Haris van Gulic, *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the Connoirssuership*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Rome, 1958), pl. 41,
此書(中文書名為《中國書畫鑑賞彙編》)是有關書畫裱裝的空前著作。關於其作者見以下的資料之記載。
Thomas Lawton,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Orientations*, vol. 12 no. 11, November, 1981, "The R. H. van Gulick Issu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136】條的「常筆」相同。一般(非上等亦非下等)普通的作品。

軸不宜用金銀，既俗，且招盜

在唐代已經指出用豪華裱具裝裱的書畫，為其裱具之故而遭禍害，。

據說最早的例子始於唐代的王涯(？－八三五)。

《歷代名畫記》卷三　〈論裝背標軸〉　前代多用雜寶為飾，易為剝壞，…或者云：「書畫以標軸貫害，不宜盡飾。」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三　〈書畫標軸〉　太和間(唐文宗年號，八二七－八三五)，王涯自鹽鐵據相印，家既羨於財，始用金玉為軸，甘露之變(八三五)，人皆剝剔無遺。

元、湯垕《畫鑒》　世人收畫，必欲盛飾以金玉，不知金玉乃誨盜之端，世賢之事跡可鑒。

宋內府的藏品亦使用豪華的材料為之裝裱。對應書畫的品等來區類材料的紀錄，詳細地記載於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六〈紹興御府書畫式〉。

《齊東野語》卷六〈紹興御府書畫式〉之中有〈米芾雜畫橫軸〉之記載。一反米芾的意見，米芾的畫以豪華的裱具裝裱。

用皂鸞綾裱，碧鸞綾裏，白鸞綾引首，白玉軸，或瑪瑙軸。

就連從下面的記載也可得知的一般，由於米芾的畫被視為內府的收藏品，因此造成上述的結果。

宋高宗〈翰墨志〉　皆用皂鸞鵲木錦裱褫，白玉珊瑚為軸，秘在內府。

桓靈寶

東晉桓玄，字敬道，名靈寶(三六九－四〇四)。譙國龍亢(安徽)人。靈寶之名，是基於以下傳說：

《晉書》卷九九　〈桓玄傳〉　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冏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

《歷代名畫記》卷五紀錄了顧愷之〈桓玄像〉。關於桓玄的收藏如下：

《歷代名畫記》卷一　〈敘畫之興廢〉　桓玄性貪好奇，天下法書名畫，必使歸己，及玄簒逆(四〇三年)，晉府真跡，玄盡得之。

另外有以下的典故。

《同》卷二　〈論鑒識收藏購求閱玩〉　昔桓玄愛重圖書，每示賓客，客有非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事者，正食寒具(原注，今之環餅，以酥油煮之)，以手捉書畫，大點汙，玄惋惜移時。

水晶作軸，挂幅，必兩頭墜

《輟耕錄》卷二三　〈書畫裱軸〉　宋禦府所藏，…玉及水晶，檀香為軸。

《歷代名畫記》卷三　〈論裝背標軸〉　小軸白玉為上，水精為次，琥珀為下。

明、文震亨《長物志》〈標軸〉　古人有鏤沈檀為軸身，以裹金、鎏金、白玉、水晶、琥珀、瑪瑙、雜寶為飾，貴重可觀。

蜀青圓錢雙鸚錦

圓錢是模仿玉璧而作的貨幣。因為使用便利之故，以東周王室為中心，流行於中原及東方各地，長久為後世所採用。

隨著時代往後，可見到文字有左行、右行、倒書等等纖細秀麗的書風，顯示鑄造技術有高度的水準。(圖 140－5)

米芾稱之為圓錢者，必定是流行於西域而傳到中國來的連珠文。(圖 140－6・7・8・9) 雖然蜀是名為蜀江錦(法隆寺、正倉院等有保存)的名錦產地，但未知有「青」地的蜀錦。雙鸚是兩兩相對成雙鸚鵡的圖案。[67](圖 140－10・11) 雖未發現雙鸚與連珠文的組合之例，但鸚鵡為唐代表現異國風情的鳥，為宮中貴顯士女所喜好並飼養。

但是，在宋代以後的文獻中並未發現《畫史》所說「蜀青圓錢雙鸚錦」被用於裝裱的記載，應是珍貴的織品。

只背今人裝堂，亦俗也

裝堂是裝飾廳堂之意。《畫史》有以下的例子。

【49】　齊整相對者，裝堂遮壁，乃於其上旋旋掛名筆。

【76】　趙昌，王友之流，裝堂嫁女亦不棄。

裝堂的實例如下：

《圖畫見聞志》卷六　〈鋪殿花〉　江南徐熙輩，有於雙縑幅素之上，畫叢艷疊

---

[67] 關於隋墓出土的連珠雙雀文錦有以下的報告。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吐魯番縣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簡報〉，《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一期，圖五九，三二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石，旁出藥苗，雜以禽鳥蜂蟬之妙，乃是供李主宮中挂設之具，謂之鋪殿花。

【141】
蘇木為軸，以石灰湯轉色，歲久愈佳，又性輕。角軸引蟲，又開軸多有溼臭氣。檀犀同匣，共發古香，紙素既古，自有古香也。

〈校異〉　諸本間無異同。

蘇木

《本草綱目》　卷三五下　〈蘇方木〉　釋名蘇木，時珍曰：「海島有蘇方國，其地產此木，故名今人省呼為蘇木爾。按：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蘇方樹，類槐黃花黑子，出九真，煎汁忌鐵器，則色黯，其木蠹之糞，名曰紫納亦可用。』」《集解》：「蘇方木，自南海崑崙來而交州，愛州亦有之，樹似菴羅，葉若榆葉而無澀，抽條長丈許，花黃，子青，熟黑，其木用染絳色。」(圖 141—1)

以石灰湯轉色

以溶解石灰之水洗淨，則木色轉變。

檀犀同匣

「將檀木與犀角放入同一箱中。」檀為壇木的略稱，一稱栴檀。犀為米芾當時所珍視的古玩之一。《畫史》中屢次出現，也用來作為裱具的軸頭。

【114】大抵一古帖，不論貲用，及犀玉[illegible]璃寶玩。

【122】珍犀瑞錦，扶蘭[illegible]龍。

犀為珍獸並曾來貢。

《宋史》卷三○○　〈楊大雅傳〉　咸平中(真宗，九九八－一○○三)，交趾獻犀，因奏賦，召試遷太常博士。

犀角為腰帶或藥材的珍貴材料，內府收藏無疑地來自上述的貢納。早在殷周就可以見到犀的造型。(圖 141—2)

清、潘水因《宋稗類鈔》卷八　〈古玩〉　大觀間，京師和劑局，一日請得內帑藥犀百數。

描述犀角的顏色、透明度、花紋的文章甚多，不過未見如《畫史》一般提到其香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42】

范寬山水，業業如恆岱，遠山多正面，折落有勢。晚年用墨太多，土石不分。本朝自無人出其右，溪出深虛，水若有聲。其作雪山，全師世所謂王摩詰。

〈校異〉　《山林拾遺集》、《汪珊》將「王摩詰」作「摩詰」。

〈資料〉

范寬山水，業業如恆岱，遠山多正面，折落有勢

折落在《畫史》中除了此條之外，未見其他的使用實例。「山峰險峻聳立，斷崖陡峭的景象。」〈谿山行旅圖〉相當於米芾所見的此條范寬畫作。(圖 142—1)主山占據構圖中央，其正面性表現具有壓倒觀者的動人力量。這為相當於同時期劉道醇《聖朝名畫評》卷二〈山水林木門，神品〉中所說的名作。

時人議曰：「李成之筆，近視如千里之遠，范寬之筆，遠望不離坐外。」

土石不分

在描繪上並不區分土與岩石，意為畫成相同。《畫史》的別條中有同樣的見解，稱為「畫面暗」。

【174】 范寬勢雖雄傑，然暗如暮夜晦暝，物象之幽雅，品固在李成上。

〈谿山行旅圖〉中趕路的人物姿態看來，當可認為是黃昏時刻，正呼應了第 174 條的批評。米芾之後的評論家中未見同樣的觀察。(圖 142—2)

本朝自無人出其右

范寬在世時就已經出現對他很高的評價。

《聖朝名畫評》卷二　〈山水林木門・神品〉　宋有天下，為山水者，惟中正與成稱絕，至今無及之者。

范寬的畫作未見於前人，具有獨特的創意。由十世紀至十一世紀初所產生的山水畫大變革，與米芾的細微觀察相重合，紀錄了極簡短的「質樸」。

《同》　范寬山水……真石老樹，挺生筆下，求其氣韻，出於物表，而又不資華飾，在古無法，創意自我，功期造化。

溪出深虛，水若有聲

深虛為幽深。此句相當於〈谿山行旅圖〉中溪水湧出，轉折數段之後落下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部份。(圖 142—3)

北宋畫中「溪水深虛」的實例可見於王詵〈漁村小雪圖〉的局部。(圖 142—4)〈谿山行旅圖〉與李成的畫作〈千里平遠〉相對照，充分表現出范寬的特徵。米芾上述的觀察為顯示山水畫走向黃金時代的重要見解。不過即使認為在范寬的時期產生山水畫的大變革，但是由於缺乏作品，此變革的實際狀況不明。米芾的見解為補充資料不足的重要紀錄。

業業如恆岱

業業為高大茂盛之狀。《詩經》〈小雅・采薇〉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傳〉業業然壯也。〈大雅・蒸民〉　四牡業業。〈傳〉言高大也。

恒岱為鎮國而受到崇敬的五嶽之二，恒山與岱山(泰山)。五嶽中東嶽為岱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中央配嵩山。

恒山

至漢武帝為止位在山西省渾源縣東南十二公里。今日的恒山(主峰為玄武峰，海拔二〇一七公尺)，作為五嶽之一的北嶽。漢宣帝(紀元前六十一年)至晉初為止，以河北省曲陽西北的大茂山作為恒山。北魏回到渾源，由唐到元明再移至曲陽。清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以後的祭祀則在渾源舉行。

現在渾源恒山的歷史雖古，但是祭祀間斷，以明清為盛期。近百年相繼頹廢，現在山上開放明以前的嶽神廟與北嶽寢宮。(圖 142—5・6)

《海內奇觀》卷一　〈恒嶽圖說〉　水經稱玄岳，高三千九百丈，其周百三十裏，為總玄之天。

《三才圖會》〈地理八卷〉　按恒山，五嶽之北嶽也，在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周官並州，其鎮山曰恒山，風俗通曰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亦謂之常山。

岱山

泰山的別稱。標高一五二四公尺，富於奇岩、奇松、急流。在山嶽信仰中位居五嶽之首的東方，被稱為東嶽泰山。

古代的巫祝或方士登上此名山之頂，祈求長生不死。秦始皇帝二十七年(紀元前二一九)舉行祭祀天神地祇的封禪儀式。後來漢武帝元封二年(紀元前一〇九)、唐玄宗開元十三年(七二五)、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也舉行封禪。(圖 142—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山川典〉　第十三卷，東嶽泰山，書曰岱宗，詩曰泰山，禮記曰岱宗，周禮曰岱山，爾雅曰岱嶽，又曰東嶽，見於詩書者如此。其陽則魯，其陰則齊，東漢置泰山郡，今屬濟南府，泰安州(現山東省)。山周圍一百六十裏，高四十餘裏，聯新泰萊、蕪海、豐歷城諸縣界，凡徂徠新甫等山，皆其輔也。

其作雪山，全師世所謂王摩詰

現存傳范寬筆〈雪景圖〉有二件，分別為臺北故宮博物院與天津市藝術博物館的藏品。(圖 142—9・10)

米芾所言「山頂好作密林」(《畫史》61) 可見於二圖，雖然構成了重疊而雄偉的山容，但均被視為後世摹本。

雖然流傳的作品甚少，在宋元的文獻中記載了許多范寬的雪圖，據說范寬因為喜好雄大的雪景而作。

《聖朝多畫評》〈山水林木門・神品〉　中正(范寬字)好畫冒雪出雲之勢。

《圖畫見聞志》卷四　〈山水門〉　范寬有冒雪高峰，四時山水。

宋、文彥博《文潞公集》卷三　雪中樞密蔡諫議借示范寬〈雪景圖〉。

宋、文同《丹淵集》卷十九　〈范寬雪中孤峰〉詩　大雪灑天表，孤峰入雲端。

宋、馮時行《縉雲文集》卷一　紹興六年十月六日，同信可，舜弼…借渠曬畫於中庭，遂得縱觀，中間不無可人意，獨范寬〈雪山圖〉八幅，超然絕群，令人意象肅如，真得脫身歸岩壑間者。

宋、樓鑰《攻媿集》卷七十八　〈范寬雪景〉　刻削突絲髮，而行筆雄堅，鐵屋石人，無能及者。

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古畫弁〉　范寬，瑞雪滿山，動有千里之遠。

元、劉因《靜修先生文集》卷四　〈范寬雪山〉　秦川名山古壯哉，況復玉立千尺孤。

元、湯垕《畫鑒》　寬尤長雪山，見之使人凜凜。

元、鮮於樞《困學齋集》卷二十二　〈范寬雪山圖〉前山積雪深，隱致形體具。後山雪不到，槎牙頭角露。

元、周密《志雅堂雜鈔》卷四　壬辰(元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初三日，訪張受益謙家，出畫數種示，范寬三幅，又〈雪山圖〉，雄偉可喜。

元、顧瑛《草堂雅集》卷十三　〈范寬小雪山圖〉詩。

《同》卷十三　〈題范寬小雪山圖〉　雪壓寒林萬木垂，結旬不與野人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43】
王士元山水，作漁村浦嶼雪景，類江南畫。王鞏定國收四幅，後與王晉卿命為王右丞矣。趙叔盎伯充處有摹本。

〈校異〉由「王士元」至「江南畫」與《珊瑚》同，以下缺。「伯充」《山林》誤作「伯春」。

〈資料〉

王士元

《宣和畫譜》卷十一　王仁壽之子也，[68]止於郡推官，人物師周昉，山水師關同，屋木師郭忠恕。…山水中多以樓閣台榭，院宇橋徑，務為人居處窗牖間景趣耳，乏深山大穀煙霞之處，議者以此病之。

《聖朝名畫評》卷二　〈山水門・妙品〉王士元善畫樹石雲水，頗師關同，但加景趣，多作樓閣台榭、屋宇橋徑，如家中景，此亦病也。

《畫鑒》　王士元善畫山水屋宇，《宣和畫譜》止於山水部收〈山閣圖〉一卷，至稱其兼有諸家之妙，…卻於宮室敘論中貶之云：「如王士元筆，可以皂隸目之。」議論相反者，每如此。

漁村浦嶼

嶼為小島之意，島嶼。王士元的畫作雖已亡佚而不傳，王詵〈漁村小雪圖〉或可視為近似王士元雪景圖的作品。(圖 143—1)

王鞏定國

王鞏為仁宗時工部尚書王素(一〇〇七－七三)之子，[69]定國為其字。關於其傳記參照第【69】條資料。與蘇軾、蘇轍兄弟友好，與轍特為親交。載有交遊的詩作。

蘇軾〈百步洪〉詩，王定國訪於彭城(徐州)　(元豐元年九月作)

---

[68] 王仁壽，汝南(河南)宛人，石晉(五代後晉之別稱，九三六年石敬塘建國)時作待詔，晉末被契丹所俘虜，宋太祖初年(九五九)被釋放，回到開封。倣吳生(吳道子)畫為佛廟鬼神及馬等，嘗於相國寺淨土院畫八菩薩，人輒謂之吳生，不復有辨者。(《圖畫見聞志》卷二、《宣和畫譜》卷八)

[69] 王素參照《畫史》第【26】條、《宋史》卷三二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次韻和王鞏〉詩，〈由王鞏送其姪震知蔡州〉詩。

蘇轍《欒城集》卷七　〈將至南京寄王鞏〉詩、〈次韻王鞏見贈〉詩、〈次韻王鞏九日同送劉華老〉詩、〈聞王鞏還京會客劇飲戲贈〉詩、〈次韻王鞏遊北禪〉詩、〈次韻王鞏懷劉華老〉詩、〈飲餞王鞏〉詩、〈送王鞏兼簡都尉王詵〉詩。

《同》卷八　〈次韻王鞏上元見寄〉三首、〈除夜會飲南湖懷王鞏〉詩、〈次韻張恕戲王鞏〉詩、〈次韻王鞏寄見〉三首。

《同》卷十二　〈喜王鞏承事北歸〉詩、〈和王鞏見寄〉三首。

《同》卷二十八　〈王鞏通判揚州〉　敕具官某爾故相之孫而名臣之子也，生於富貴而篤志於學，勇於議論而不謀其身，淮南大邦民病水旱，往貳其事，益試爾才。

不過，在任上述揚州通判時因私曲而遭到彈劾，世人對王鞏的評價有所分歧。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四五　哲宗元祐五年秋七月，丁卯給事中宋光庭言：「新除王鞏權判登聞鼓院，按鞏資稟憸邪，行跡汙下。」頃為揚州通判，以私用刑得罪而去，合送吏部，新除，未協公議，詔鞏別與差遣。

對於此事蘇轍有流露真情的辯護。隨著政爭呈現了驚人的人物形象。

《同》卷四四六　元祐五年八月丙午，殿中侍御史楊康國言：「昨論王鞏差除不當，聞改差管勾太平觀，眾論未允，請送吏部。」詔鞏命吏部與差太平觀。御史中丞蘇轍言：「臣伏以方今人才衰少，求備實難…臣伏見右承議即王鞏生於富貴，志節甚堅，好學力文，練達世務。…」吳充、馮京器其為人，嘗與議及國事，及王珪、蔡確執政，李定、舒亶為御史，將傾充與京故，起大獄，應加羅織，欲以次及二人，鞏由此得罪。南行萬裏，三年而歸，…時二聖臨禦，司馬光當國，鞏復預光議論，光極嘉之…方復欲進用，而鞏狷介疾惡，為眾所忌，適會光物故，眾人捃其微過而排之。

《同》卷四五九　元祐六年六月丙申，右朝奉郎王鞏罷知宿州(安徽)，仍舊管勾太平觀以監察，御史安鼎論其行穢而體量，監司觀望，如重於置獄，姑乞追還新命故也。劉摯嘗敘鞏事云：「鞏奇俊有文詞，然不就規檢，喜立事功，往往犯分燥於進取，蘇轍兄弟獎引之甚力，然好作論議，誇誕輕易，藏否人物，其口可畏。」

《同》卷四六七　元祐六年十月甲戌，劉摯蘇轍以王鞏坐罪，摯與鞏為姻家，轍薦鞏，皆自劾，乞正典刑，詔答不允。

《同》卷四六七　元祐六年十月辛巳，太皇太后曰：「蘇轍止坐薦王鞏耳，無他事也。」

並記有王鞏贈與蘇氏兄弟的詩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都文類》《宋詩紀事》卷三十八所引　〈輓蘇門子由〉詩。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魏道輔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只是直權攝耳。」

〈和王鞏見寄〉三首。

與米芾的往來可見於《書史》。

《書史》23　蘭亭…王鞏見求餘家印本，日：「此湯普徹所摹，今甚思之，欲得此以自解爾。」

王鞏與黃庭堅之間有關於書的議論。

黃庭堅《山谷題跋》卷五　〈自評元祐間字〉　往時王定國，道餘書不工，書工不工，是不足計較事，然餘未嘗心服，由今日觀之，定國之言誠不謬。

以下為王鞏作為畫家的評價。

宋、董史《皇宋書錄》中，王鞏，東坡云：「自君謨沒後，筆法衰絕，沈遼少時，本學其家，傅師晚乃諱之，自云：『學子敬病，其似傅師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尋常人。近日米芾行書，王鞏小草，亦有頗高韻，雖不逮古人，亦必有傳於世也。」

趙叔盎伯充

趙叔盎，宗室，字伯充。關於其傳記參照第【42】條。其收藏可見於第【42】、【67】、【83】、【158】條。米芾的〈伯充帖〉、〈值雨帖〉、〈伯修帖〉之中紀錄著二人的交誼。

〈伯充帖〉　(約紹聖四年，一〇九七，臺北，故宮博物院)。　(圖 143㊀2)

十一月廿五日，芾頓首啟，辱教，天下第一者，恐失了眼目，…伯充台坐。

曹寶麟教授言：「元章有致伯充書多通，當以此為最先。」

〈伯修帖〉(崇寧元年，一一〇二，臺北故宮博物院)。(圖 143－3)

書則丁君(丁謂孫，丁景)過泗(江蘇)，語與趙伯充，云要與人，即是此物，…伯修(陳師錫之字)老兄司長。

〈值雨帖〉(崇寧二年，一一〇三，五月，臺北故宮博物院)　(圖 143－4)。

曹寶麟教授言：「本帖既詢軸議(朝廷之議)，則元章必在太常時也。元章於太常『白簡逐出』，本『不知犯由』，然猶以為『可換』，真匪夷所思。」

---

⑦⓪ 米書諸帖的年代從曹寶麟《中國書法全集》38 (榮寶齋，一九九三年)解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芾頓首，…不知軸議何者為如法，可換更告批及，…伯充防禦台坐。

上述「伯充防禦台坐」相當於以下的資料。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二 (哲宗，紹聖四年，一〇四年，一〇九七) 十月壬辰，大宗正司言：「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叔盎乞依令宴令換武官，詔特換左藏庫使，仍舊康州團練使。」

其中的團練使相當於防禦使。

《宋史》卷一二二 〈職官志〉九，宗室自率府副率至侍中敘遷之制，團練使，轉防禦使。

【144】

余以范寬圖，易僧夢休雪竹一幅。巨石倒影，下落葉數片，浮水上，旁一枯木亦倒影。後易韋馬於蔣長源，凡去十一種物方得，蔣後易與王詵。今蔡勝道有六幅，長丈餘，奇甚，大屋梁方可挂，森林如坐竹下。

〈校異〉 《山林》將「易僧」作「易一僧」,「方得」作「易得」。《汪珊》卷二十三,「水上」作「水面」。

〈資料〉

夢休

沒有留下任何生卒、籍貫、經歷、佚事的資料。以下為唯一的記載，作為畫竹名手而被引用。作為資料而言，未見《畫史》以外的紀錄。

元、李衍《竹譜詳錄》卷一 蓋唐王右丞、蕭協律(蕭悅)、僧夢休、南唐李頗、宋黃筌父子、崔白兄弟，及吳元俞，以竹名家者纔數人…夢休疏放，流而不反，自屬方外。

如上所述，夢休為唐代畫家。

雪竹

描寫竹上積雪有兩鍾方法，分別是在葉或竹竿周圍描以淡墨線(圖 144—1)，或是塗蓋過輪廓。(圖 144—2・3・4)上海博物館所藏傳徐熙筆顯示了絕妙的技巧。大鵬的〈雪竹圖〉中連接三角形鋸齒狀線，表現出獨特的粗放筆描。

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巨石倒影，…旁一枯木亦倒影

「石或樹的姿態倒映於下方的水面。」

關於這種富於機智的構圖，以下為最早的例子。

《歷代名畫記》卷五　顧愷之〈畫雲臺山記〉　下為磵，物景皆倒作。

不過〈畫雲臺山記〉為宋代偽託之作，不能作為參考。 ⑦②

映出水面倒影的畫作應以宋、馬麟〈暗香疏影〉(收於《歷朝畫幅集冊》)為最早。(圖 144—5)

韋馬

唐代畫家韋偃，參照第【85】、【108】條。

凡去十一種物方得

「全部共交付了十一件才取得。」並非僅以書畫交換，在米芾《畫史》第【65】條之外，也可見到合併了博山爐、奇石、吉鼎等多件古玩來交換的例子。

蔡勝道

不知是否與《畫史》第【12】條中「蔡堪，字道勝家」的蔡堪為同一人。不知勝道或道勝究竟何者為是。

大屋梁方可挂

「在大廳中才能懸挂此巨幅。」

【145】

濮州李文定丞相家畫三等，上等書名用名印，中等書字用字印，下等亦用字印，押字而已。及收鍾王跡甚多，未得見。

---

⑦① 大鵬(一六九一－一七七四)，俗姓王，諱正鯤，大鵬為其字。福建省晉江縣人，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赴日，任長崎福濟寺監院。永安三年(一七七四)示寂。特長於墨竹，當時稱為「大鵬之竹」，受到珍視。

⑦② 古原宏伸，〈畫雲臺山記異聞〉，《大和文華館》，一九九七年第九十七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校異〉　諸本間無異同。「書名用名印」中書名之名為衍字，有可能是書畫的誤訛。

〈資料〉

濮州李文定丞相家

濮州為山東省鄄城縣，李文定為李迪，字復古(九七一－一〇四七)，文定為慶曆七年，七十九歲卒後之謚。

《宋史》卷三一〇〈李迪傳〉　字復古，其先趙郡(河北)人，後徙幽州(河北)，再徙濮州。真宗景德二年(一〇〇五)，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仁宗即位後，資政殿大學士，中書門下平章事。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歸濮州，帝數遣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薨。

葉夢得稱「宋代以科舉狀元合格為宰相者有四人，李迪亦為其中之一。李迪以其佳評而得參加省試。李迪雖然在省試中落榜，但特例在廷試中取為狀元。」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　李文定公，在場屋有盛名，景德二年預省試，主司皆欲得之，以置高第。已而乃不在選，主司意其失考，取所試卷覆視之，則以賦落韻，而黜也，遂奏乞特取之。王魏公(王旦)時相，從其請，既廷試，遂為第一。

畫三等，上等書名用名印，中等書字用字印，下等亦用字印，押字而已。

此李文定公家的用印方法，如果參考《畫史》第【116】條則很容易理解。因為其用印近似米芾。

【116】　餘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其他字印，有百枚，雖參用，於上品也。

難以理解的是雖說「畫三等」卻接著「上等書」、「中等書」。可能「畫」為書的誤訛，當以「書三等」為是。

因此，「上等書名用名印」當作「上等書用名印」，「中等書字用字印」當作「中等書用字印」。名與印均為衍字。「名印」為「李迪之印」，「字印」為「李復古印」。

及收鍾王跡甚多，未得見

「前述李文定所收集的鍾繇、王羲之、王獻之書，還沒有觀賞的機會。」

米芾的愚癡與焦躁到了李文定子孝廣、孫奉世的時候，由於達成心願而完全化解。參照第【148】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46】

江東漕李孝廣，字世美處，有鍾王跡。嘗於金陵重背，折下背紙，乃碓熟唐人門刺，其孫奉世語餘如此。近官太常，遂得見。

〈校異〉「拆下」，僅《美術叢刊》本作「折下」，為誤。「江東漕」，《美術叢刊》誤作「江東槽」。「門刺」，《山林》誤為「門刻也」。

〈資料〉

李孝廣，字世美

第【145】條中所見的濮州李文定承相為迪之孫，其家系圖如下：

李迪－李東之(字公明，《宋史》卷三一〇中有傳) ——李孝基

—李孝廣—[illegible]—奉世

李孝廣的傳記不明。此條所言「江東漕」[73]之後在任「成都漕」時，留下有關孝廣與其子[illegible]的事件的紀錄。

宋、王明清《揮麈錄後錄》卷十一　李孝廣，崇寧間為成都漕，以點檢邛州士人費乂，韋直方私試，試卷詞理謗訕，龐汝翼課冊係元祐學術，譏詆元豐政事上聞，三人並竄廣南，孝廣遷官。後紹興庚戌，孝廣之子倧屬疾於婺州，謂有妖孽，招路時中治之…時中云：「有一費乂者獨不肯，但已且算知其故。」尋以告倧，倧云：「若爾其疾不復起矣。」因自道向來費乂等事實，倧以告其父，後乂輩俱客死于路。

米芾記有關於李孝廣與其一族的收藏紀錄。

《書史》【14】　濮州李丞相家，多書畫，其孫直秘閣李孝廣收右軍黃麻紙十餘帖，略記其數帖辭，一云：「…先君嘗官濮，與李東之少師以碁友善，…餘時未生，此帖一卷世未見其比，故是右軍名絮也。」又有歐陽詢故事十餘帖，…張顛絹帖一卷，七八帖，乃少時書，並在李孝廣處。

其孫奉世

《畫史》中有記載。

【172】　李文定孫奉世，子孝端，字師端收薛稷二鶴。

---

[73] 漕為屬官之一。將作監(土木工匠)、經略安撫使(一路兵民之事)、發運使(運送山澤財貨)等各部署中均置漕。李孝廣屬於何屬則不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折下背紙

「揭下裱裏的紙。」

硾熟

以槌敲打而變軟的紙。參照第【134】條熟絹。

門刺

「名片」

近官太常，遂得見。

「最近任官太常博士，終於能見到所收藏的鍾、王書跡。」米芾由蔡河撥發司轉任太常博士為崇寧二年(一一〇三)三月，五十歲的時候。米芾以善書知名，這正說明如果缺乏社會地位是不被允許觀覽個人收藏。

【147】
王冀公家書畫，用太原欽若圖書，品少精者。餘嘗於蔣氏，得此鍍金大印，劉巨濟借未還。

〈校異〉《山林》欽若誤為欽臣。

〈資料〉

王冀公

宰相王欽若受封冀國公，而被稱為王冀公。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二　天聖二年(一〇二四)十一月辛亥，王欽若封冀國公。

王欽若

字定國(九六二－一〇二五)，臨江軍(江西)新喻人。擢進士，真宗景德三年五月知樞密院事，大中祥符五年九月吏部尚書，同八年十二月，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禧三年六月，太子太保，同四年十二月，任資政殿大學士司空。仁宗即位(一〇二二)後改秘書監，乙太常卿、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天聖二年三月，上進《真宗實錄》。

《同》卷一〇二　上與太后設香案閱視，涕泣，命欽若等坐勞問久之，賜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咸平二年二月，石正言，拜知制誥。

《宋史》卷二八三　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癭相，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帝意。又性傾巧，敢為矯誕，…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誠諭。」

由於王欽若個性強烈，在宋代筆記小說中留下許多逸聞故事。列舉一例。

宋、李昌齡《樂善錄》　王冀公性陰險而權譎，巧於害人。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才名，王文正(王旦)欲引為參政，先以告公，公許之，既而陰以白上曰：「李宗諤欠王某錢三千緡，今引用之，在索錢也。…而宗諤舊有借於文正，故言之。」陰以傾文正也。及文正以宗諤薦，上果作色而不從矣。秉政日久，四方餽遺，不可勝記，金帛錢鏹，圖書奇玩，一日間盡為火焚，無一遺者，又無子，平生所有，悉歸他人。

王欽若的重要事蹟有真宗時受命編纂《道藏》(收集整理道教典籍之一大叢書)。大中祥符九年(一〇一六)奉上四三五九卷的《新道藏》，受賜〈寶文統錄〉之名。現存《道藏》卷一二八五中收有王欽若所撰的《翊聖保德傳》三卷。

太原

山西省之地，與王欽若的本籍不同。刻有「太原王欽若」印章應該是基於以下的故事。

《宋史》卷二八三　〈王欽若傳〉　太宗伐太原時，欽若纔十八，作平晉賦論獻行在。

品少精者

品為品等，賦與等級並加以評定。「少精品(優異的書畫)」之意，有以下的例子。

【101】　故所收皆精品。

使用品字的實例如下：

【122】　自號書一品。

【173】　世未見同品。

【116】　余家最上品，…上品。

【116】　神品字印。

【116】　皆絕品，…皆次品也，無下品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鍍金大印

鍍金為鍍。藉由化學處理，將金、銀、鉻等附著於其他金屬的表面。

【148】
大年收得南唐集賢院御書印，乃墨用於文房書畫者。

〈校異〉

《山林》,「墨」誤為「黑」。

〈資料〉

大年

宗室趙令穰之字。與《畫史》中的第【22】、【149】條均非作為山水畫家，而是收藏家。參照第【22】條。另外米芾有以下的紀錄。

《書史》【19】唐越國公鍾紹京書千文，…今為宗室令穰所購，諸貴人皆題作智永，余驗出唐諱闕筆，…大年於是盡剪去諸人跋，余始跋之。

又米芾於〈吾友帖〉中提及上述的千字文。

〈吾友帖〉…若得大年千文，必能頓長，愛其有偏倒之勢，出三王外也。 (圖 148－1)。

趙令穰的作品多紀錄於宋代畫學書或別集類。以下為與米芾同時期的紀錄，收於宋筆記小說中的稀有例子。

宋、洪邁《夷堅甲志》〈齊宣歌救母〉 燕州萊州(山東)洋川公(趙淑澹，一〇五一－一一〇三)家，裝褫古今畫為十冊，東坡過之，因為書筏。…予家有大年畫小景二幅，山谷親書兩絕句其上，水色煙光上下寒，…今集中亦無。

又有趙令穰書跋的紀錄。

明、王世貞《王氏書苑》卷十二 〈寶章集〉昔神龍中(七〇五－七〇七)，王方慶上其祖導、洽、珣、仲寶、騫規、獻之二十八人書，離卷為十，詔賜其書，號寶章。…崇寧三年十月，為宗子大年書。

集賢院御書印

參照第【15】、【58】條，另有以下資料。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二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壬寅，以田錫為河北南路轉運使，錫因人辭直進封事曰：「案六典，…又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

乃墨

墨為墨印。

【149】

大年收古絹本橫卷經，書畫皆精，過於當時《西昇經》。馮京當世託王定國背《西昇經》，其古絹，紙背四五分透，別裝作一卷。

〈校異〉　《山林》將「當世」誤為「當時」。

〈資料〉

馮京當世家西昇經

《宋史》卷三一七〈馮京傳〉，參照第【14】條。

【14】　《道德經》一卷，真褚遂良書，在範相堯夫家，與馮京當世家《西昇經》不同。

關於《西昇經》有以下的資料。

宋、趙希弁《昭德先生讀書後志》卷二　題曰：「太上真人尹君紀錄，老子將遊西域，既為關令尹喜說五千言，又留秘旨凡三十六章，喜述之為此經。」

《道藏》第三四六－三四七　宋徽宗注《西昇經》三卷，三十九章。

《西昇經》內容為告誡關令尹喜，除垢止念，靜心守一，以得一為妙，以飛昇為餘事，主張致虛守柔，返樸歸真，追求自然沖和。

又晉、葛洪《神仙傳》〈老子〉中亦曾提及。

馮京的收藏留下其次的紀錄，不過無作品名。

宋、梅堯臣《宛陵先生集》卷四十九　〈當世家觀畫〉詩。

關於馮京(一〇二一－九四)取得之前的流傳經過有以下的資料。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下　王祁公家有晉唐墨蹟，[74] 唐相王廣津(唐憲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涯之字)所寶有，永存珍秘，圖刻閣立本畫〈老子西昇

---

[74] 王祁公為王溥(九二二－八二)，字齊物，并州(山西)祁縣人，仕後周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平興國七年卒，年六十一，封祁國公，謚康獻。著《唐會要》一百卷、《五代會要》三十卷及文集二十卷。　(《宋史》卷二四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

《圖畫見聞志》卷六　〈王氏圖畫〉　王文獻家(王溥)書畫繁富，其子貽正繼為好事，…唐閻立本畫〈老子西昇經〉，薛稷畫鶴。

此外據說董其昌曾見過此圖之書。

《容台集》卷四　〈題跋〉今年遊白下，見褚遂良《西昇經》，結構遒勁，於黃庭像贊外，有筆思。米元章以為經生書，又云是一種好偽物。余曾以顧虎頭〈洛神圖〉易之，…《西昇》雖俊媚，恨其束於法，故米漫仕不甚賞心。

《畫禪室隨筆》中記有「結果無法取得」上述書作。

卷三，以顧虎頭〈洛神圖〉易之，不得更償之二百金，竟新固不出。…使《西昇經》便落予手，未必追想若此也。

【150】

道士中戩筆墨，𩦋豪縱放，亦不俗，格固在艾宣、惠崇、寶覺、張浮之上也。

〈校異〉　諸本間無異同。

〈資料〉

牛戩

資料極少，無傳世作品。以下幾乎是所有的紀錄。

《聖朝名畫評》卷三　〈花木翎毛門・能品〉　道士牛戩，字受禧，居本郡注生觀，輕財賄，重信義，嗜酒自樂，尤好畫，所長破毛之禽，而與寒雉野鴨，餘無佳處。每於酒肆間，飲至一鬥，索絲一番，畫以為質，及醒後必購而毀去之。

《圖畫見聞志》卷四　〈花鳥門〉　道士牛戩，河內人工畫翎毛，多寫斑鳩野鵲，但柘棘不甚精高。

以下為關於其畫作的唯一紀錄。

蘇軾〈次韻李端叔謝宋牛戩鴛鴦竹石圖〉

艾宣

以下幾乎為所有的資料。

《圖畫見聞志》卷四　〈花鳥門〉　艾宣，鍾陵(南京)人，工畫花竹翎毛。…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草荒榛，尤長野趣，鵪鶉一種，特見精絕。

《畫史》【98】　艾宣、張逈、寶覺大師翎毛蘆雁不俗。

參照第【98】條資料。

蘇軾《東坡題跋》卷四　〈跋艾宣畫〉　金陵艾宣畫翎毛花竹，為近歲之冠，既老筆跡尤奇，雖不復精巧而氣格不凡，今尚在，然眼昏不能復運筆矣。嘗見此物，各為賦一首云。

宋、李綱《梁谿全集》卷十六中有應蘇軾〈書艾宣畫四首〉詩的〈次韻艾宣畫四首〉。兩者均詠竹鶴、黃精鹿、杏花白鵬、蓮龜等四件艾宣畫作。

徽宗內府亦僅收藏一件。

《宣和畫譜》卷十八　〈花鳥四〉艾宣，神考嘗令崔白、葛守昌、丁貺與艾宣四人同畫《垂拱禦宸圖》，雖非入譜之格，緣熙寧所取，故特入譜。今御府所藏一，垂拱禦宸《夾竹海棠鶴圖》。

張逈

《圖畫見聞志》中作張經，資料極少。

《圖畫見聞志》卷四　〈雜畫門〉　張經，姑蘇人，善雜畫，尤精傳模。

《畫繼》卷六　張逈，不知何處人，米元章稱其翎毛蘆雁不俗。

「米元章云」為《畫史》第【98】條的紀錄。

寶覺

另有較《畫史》簡短記載更具體的紀錄。

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七　〈題惠崇九鹿圖〉　惠崇與寶覺，同出於長沙，而覺妙於生物之情態，優於崇，至崇得意於荒寒平遠，亦翰墨之秀也。

蘇軾與寶覺交遊，並有應酬詩。

〈次韻於瞻贈金山寶覺大師〉、〈留別金山寶覺圓通二長老〉、〈次韻答寶覺〉。

清、沈欽韓《王荊公(安石)詩文沈氏注》卷四中載有〈與寶覺宿龍華院〉。

金山志，宋寶禪師，乃育王璉禪師法嗣，南嶽下十二世，傳雲門宗。案育王璉，乃青原下九世，非南嶽也。

惠崇 (圖 150－1・2・3)

福建建陽出身的僧侶，擅長配於水邊的水鳥、花木、蘆等江南小景畫，當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受歡迎的畫家。在米芾所列舉的四位花鳥畫家中資料最多。 ㉕

《圖畫見聞志》卷四　〈花鳥門〉惠崇。(同書作「慧崇」)　工畫鵝雁鷺鷥，尤工小景，善為寒汀遠，瀟灑虛曠之象，人所難也。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四　僧惠崇善為寒汀煙渚，瀟灑虛曠之狀，世謂惠崇小景，畫家多喜之。

宋、陳充《九僧詩》（收於《溫公續詩話》）㉖　惠崇，工詩善畫，尤精畫水鳥、鴛鴦鵝鴨之屬，布以小景，其寒汀遶渚，瀟灑虛曠之象，難到處。

題畫詩也傳達了上述的畫風。

宋、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七　〈題惠崇畫扇〉　惠崇筆下開江面，萬裏晴波向落暉，梅影小斜人不見，鴛鴦相對浴紅衣。

蘇軾《東坡詩集》卷二十六　〈惠崇春江晚景〉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王安石也好惠崇的畫作。

《臨川先生文集》卷二十六　〈惠崇畫〉　純甫出釋惠崇畫，要予作詩。畫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

上述純甫與《畫史》第【98】條　寶覺畫一鶴，王安上純甫見以薛稷筆取去。之中所見王安石兄弟為同一人。

宋、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卷九十九　王介甫於聲食貨利淡如也，獨言喜觀如惠崇者，尤為稱獎。

當時的惠崇，作為詩人較畫家更具盛名。

宋、周煇《清波雜志》卷十一　〈九僧詩〉　(惠)崇非但能詩，畫亦有名。

明、李日華《恬致堂詩話》卷二　僧惠崇人知其繪事精妙超凡，不知詩句亦清遠，(以下列記惠崇詩句三十餘首)。

宋、江休復《江鄰幾雜志》〈僧惠崇〉　寇萊公(寇準)一日延詩僧惠崇，於池邊探

㉕ 關於惠崇有以下的論文。

米澤嘉圃，〈惠崇と傳稱作品〉，《國華》九五一號，一九七二年。收於《米澤嘉圃美術史論集》下卷(國華社，一九九四年)。

㉖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一二八《詩話》　國朝浮圖以詩名於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

九僧之名見於周輝《清波雜志》卷十一〈九僧詩〉、司馬光《司馬溫公詩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鬮分題，丞相得池上柳青字韻，崇得池上鷺明字韻(下略)。

宋、釋文瑩《湘山野錄》卷中　寇萊公一日延詩僧惠崇于池亭，探鬮分題，…崇默繞池徑，馳心於杳冥以搜之，自午及晡(注：午後四時左右)，忽以兩指點空，微笑曰：「已得之，已得之。」

甚至有人因嫉妒惠崇詩名而加以誹謗。

宋、釋文瑩《湘山野錄》卷中　宋九釋詩，惟惠崇師絕出，嘗有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傳稱都下，藉藉喧著，餘緇遂寂寥無聞，因忌之，乃厚誣其盜。

宋、江休復《醴泉筆錄》下　詩僧惠崇多剽前製緇素作詩，嘲之云：「河分崗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言語犯師兄。」

【151】
李甲，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木不佳。

〈校異〉　華亭逸人，《山林》將「華亭人逸」作「逸筆」。《畫鑑》作元章常稱：「華亭李甲，字景元，作翎毛有天趣，樹木不佳。」《汪珊》同《畫鑑》。《畫鑑》添加「屢見其畫，樹木甚拙，禽鳥佳處多」等十字。《汪珊》作「僕屢見」，以下同《畫鑑》。「木不佳」，《畫繼》卷三作「旦木柯未佳耳」。

李甲

字景元，華亭(江蘇)人，蘇軾、晁補之有李甲畫作的題畫詩。

《畫繼》卷三　李甲，…坡題其《喜鵲圖》云：「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筆勢瀾翻。百年牢落向人繼，只有華亭李景元。」又晁無咎題周兼彥所收李甲畫三絕，鵲云，…雁云，…鴨云，…。

朱鑄禹對上述蘇軾詩有所疑問。　⑦

大詩人蘇軾則認為他的繪畫技法可以繼郭忠恕，不過郭以畫建築物和山水著名，而文獻資料中卻找不出李景元能畫山水或樓閣的根據，這或是稱讚李的用筆放縱和郭的狂筆相類似。

又晁補之關於鵲與鴨的題畫詩與蘇軾詩唱和。

---

⑦ 朱鑄禹，《唐宋畫家人名辭典》(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一九五八年)，頁一〇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逸人

奇特、乖僻之人。

逸筆

《畫史》中有以下的用法。

【156】　江南陳常，折枝花亦以逸筆一抹為枝。

使用逸字的實例有：

【79】　孫知微作星辰，然是逸格。

【160】　余收易元吉逸色筆，作蘆如真。

原本逸並非正統，為破格之意。【151】與【156】的逸筆在破格的用筆之外，添加了「快、迅速」的意義。 ㉘

意外趣

有以下的反義詞。

【55】 余家董源，意趣高古。

意為「具有脫離一般畫意的趣味與妙處。」

【152】

范大珪，字君錫，富鄭公婿。同行相國寺，以七百金，常賣處買得雪圖，破碎甚古，如世所謂王維者。劉伯玉相值，笑問買何物，因眾中展示。伯玉曰：「此誰筆？」余曰：「王維。」伯玉曰：「然!」適行一遭不見，豈有所歸乎？余假范人持之，良久並范不見，翌日去取云：「已送西京背。」同行梅子平大怒曰：「吾證也，可理於官，豈有此理！」余笑曰：「吾故人也，因以贈之。」今二十年矣，范卒已十年，不知所在。

〈校異〉　「范人」,《美術叢書》誤為「范入」。「持之」,《美術叢書》作「待」。《山林》「買得」作「值得」,「伯玉相值笑問」作「伯玉問田」。

〈資料〉

㉘ 有關逸的概念參照島田修二郎,〈逸品畫風について〉,《美術研究》一九五一年第一六一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范大珪，字君錫

不明，僅知為《畫史》中富弼之婿。《畫史》有以下記載。

【124】　范大珪有富公家折枝梨花。

富鄭公

富弼(一〇〇四－八三)，字彥國，河南洛陽人。

宋仁宗慶曆中知制誥，再使契丹，力拒割地，辨和戰之利害，使南北之民不見兵革者數十年。還拜樞密副使，仁宗至和二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文彥博並相，天下稱富文，以母憂去位。

根據以下資料，富弼封為鄭國公的時間為治平四年。

《宋史》卷十四　〈神宗本紀〉　治平四年正月丁巳，英廟崩，帝(神宗)即皇帝位，戊辰，文彥博行尚書左僕射，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富弼改武寧軍節度使，進封鄭國公。

《宋史》卷三一三　〈富弼〉　英宗立，召為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祁國公，進封鄭。

（神宗）熙寧中再入相，會王安石用事，弼度不能爭，稱疾求退。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元豐六年卒，年八十，謚文忠，累贈太師，封魏國公。

富弼進昇鄭國公時米芾十六歲，富弼逝去時三十三歲，因此第【152】條應為米芾三十二歲以前的紀錄。或也有可能富弼最後的官位鄭國公比起歿前所封的韓國公更為時人所熟知。與文彥博並列，被譽為「天下稱富文」，又與韓琦並稱為「韓富二公」。

宋、高晦叟《珍席放談》卷下　韓富二公功與夫當世人望，不啻古之王佐也，天下賢不肖稱韓富二公亦素相厚。

上述富弼的交誼來自其人品。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十六　富公為人，溫良寬厚，汎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履熟慮，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

富弼流傳了許多逸聞，其中最知名的是元豐五年在洛陽所舉行的洛陽耆英會。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四　富韓公(富弼)熙寧四年，以司空歸洛，時年十八，是年司馬端明不拜樞密副使，求判西臺，時年五十三。二公安居沖默，不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世務，後十一年，當元豐五年，文潞公(文彥博參照《畫史》第【18】、【138】條)留守西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於是悉聚洛中大夫賢而老，自逸者。韓公置酒相樂，凡十二人，即又命鄭奐圖形，妙覺僧舍各賦詩一首，時人呼之曰洛陽耆英會。

在波士頓美術館〈歷代帝王圖卷〉的後段有被視為富弼自書的跋。題跋殘破極甚，難以解讀，款記為「洛陽富弼記」，品質甚佳。(圖 152－1)

相國寺

北宋筆記小說類至通史，引用最頻繁的地名為相國寺。相關的記載有約略可分為：

（一） 關於相國寺的伽藍、寺塔、什寶。

（二） 由皇帝行幸到與宮中的往來。

（三） 寺中大量的壁畫。

（四） 每月五次於境內所舉行的瓦市、市集與寺院門前的商集。

《畫史》中的三條記載均為（四）所發生的瑣事。

【165】 蘇耆少子，風神如畫。…一旦相國寺遇其兄，問安否，曰：「已不幸。」

【192】 餘相國寺中，八金得紙桃兩枝。

相國寺以魏公子無忌的宅邸為基，創建於北齊天保六年(五五五)，唐睿宗延和元年(七一三)七月二十七日改舊稱建國寺為大相國寺。 (圖 152－2)

玄宗天寶四年(七四五)修建排空寶閣，增築資聖閣，殿內有被稱為「相藍十絕」的十重寶，包括徽宗御筆牌額、中宗朝僧惠云所鑄的彌勒菩薩、吳道子的文殊維摩像、依據于闐國傳來北方毘沙門天樣所製的天王像等。(《圖畫見聞志》卷十、宋、袁文《甕牖閒評》卷六)

---

⑦⑨ 宋、魏泰《東軒筆錄》卷十三

有關於相國寺一帶的發掘報告。開封宋城考古隊，〈北宋東京外城的初步勘探與試掘〉，《文物》，一九九二年第十二期。

另有一九三九年的調查報告。常盤大定・關野貞，《支那佛教史蹟》再版《中國文化史蹟》第五卷，〈大相國寺〉(法藏館，一九七五年)

「我們前往調查時寺院內擠滿了商家飯店，其混亂難以名狀。」(《同》，頁五〇)

此外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伊東忠太在一九〇二年往後的四年間，調查了中國、印度、西亞，寫下關於遺蹟、遺址記錄的報告書。(伊東忠太見聞野帖，《清國》一，河南・開封寺・相國寺(柏書房，再版，一九九〇年))(圖 152－8・9・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上述十絕之外另有別種組合，有高麗使攜回的宋太宗御筆舊榜、保有唐代遺製的徽宗御書額等。(宋、葉夢得《石林詩話》、張邦基《墨莊漫錄》、吳曾《能改齋漫錄》〈附錄〉)

有關其建築群佈局的記載如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三七　元豐六年七月乙巳，提點寺務司言，已令大相國寺十二院，以其二為禪院，餘為律院。

宋、周煇《清波別志》卷中　大相國寺舊有六十餘院，或止有屋數間，簷廡相接，各具庖爨，每虞火災，乃分東西各為兩禪兩律。

無論就六十二院的佈局或寺院的淵源地位而言，均為都城汴京最大的伽藍。(圖 152－3・4・5) 如同寺院歷史所見，歷代朝廷的歸依甚篤。單就北宋而言舉行過國忌的喪葬(皇帝皇后崩禦之忌日)、祁雨(太宗、英宗)、祁雪(太宗)、賜宴(仁宗)、觀戲(神宗)、元宵觀燈(神宗、哲宗)。

列舉一例。

王安石〈相國寺啟同天節（神宗皇帝誕辰）道場行香院觀戲者〉[80]　侏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欣怨。

此王安石詩與下文相應。

---

[80] 相國寺為國忌時的齋場。

《宋會要輯稿》第三十九冊，禮五十七，乾興元年仁宗已即位，未改元，二月二十六日宰臣丁謂等上言，請以四月十四日，為乾元節，從之。…詔以大行皇帝梓宮在殯，罷上壽，百官詣閣拜表，稱賀，詣相國寺行香散道場。

此處與下列資料中所見的行香原來是事佛之禮，為執香爐以繞行佛殿的儀式，不過也用來稱文武官入文武廟焚香朝拜。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二十六　〈行香〉　外省文武官每朔望，例向文武廟，行香。《僧史略》中，唐中宗設無遮會，詔五品已上，行香，或以然香，薰手，或將香抹偏行，謂之行香。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三一　神宗元豐五年十二月戊辰，御史王桓言，啟聖院，相國寺忌辰行香儀。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卷二　監察御史王桓言：「每國忌，相國寺行香，左右巡使與兩赤令相對立班，俟宰相過。」

《同》卷二，國忌，相國寺行香同集，金部晁員外問：「殿上鴟吻義如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史》卷一一二　〈禮志十五〉　神宗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為同天節，初，太祖長春節，於相國寺建道場以祝壽，至日上壽退，百僚詣寺行香，以後爰遵此例。

又在相國寺的六十多座院中有壯麗的道釋人物畫。《圖畫見聞志》、《聖朝名畫評》、《宣和畫譜》之外，宋人別集、筆記小說中所紀錄的相國寺壁畫畫家，如石恪、高益、燕文貴等超過三十人。此外尚有唐、楊惠之的塑像、南唐後主李煜的收藏品、在山門有自廬山東林寺所移來的五百羅漢像。（宋、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

不過對於庶民而言相國寺的魅力應當在於其瓦市(市集、鬧市，一作瓦子、瓦肆)。並稱「相國寺即為瓦市」，沒有買不到或不賣的貨物，中庭兩僧房可收容一萬人。

宋、王栐《宋朝燕翼詒謀錄》卷二　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卒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售，轉售貨物必由於此。

這種活力洋溢的狀況在《東京夢華錄》中記載詳細。其百花繚亂的店鋪如下：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　〈相國寺內萬姓交易〉　相國寺每月五次開放萬姓交易，大三門上皆是飛禽貓犬之類，珍禽奇獸，無所不有，第二三門皆動由什物。庭中設綵幙露屋義鋪，賣蒲合〈蒲包，以蒲編的草袋〉、簟席、屏幛、洗漱、鞍轡、弓劍、時果、臘脯(鹽乾肉)之類。近佛殿，孟家道院王道人密煎、趙文秀筆，及潘穀墨。占定兩廊，皆諸寺師姑賣繡作，領抹、花朵、珠翠頭面、生色銷金、花樣冠頭帽子、特髻(假髮)冠子、條線之類。殿後資聖門前，皆書籍玩好圖書及諸路罷任官員(轉任地方官)土物香藥之類，後廊皆日者貨術傳神之類。[81]

《同》卷三　〈寺東門街巷〉　寺東門大街，皆是冠頭、腰帶、書籍、冠朵鋪席、丁家素茶，寺南即錄事卷妓館。…巷南食店甚盛，妓館亦多，…南北講堂巷，孫殿丞藥鋪、靴店，出界身北巷，巷口宋家生藥鋪，鋪中兩壁，皆李成所畫山水。(圖 152－6)。

終於相國寺也被稱為贓物的販賣中心。

宋、王得臣《麈史》卷下　都城相國寺，最據衝會每月朔望三八日，即開伎巧，

[81] 入矢義高・梅原郁譯注，《東京夢華錄》(岩波書店，一九八三年)，頁九十五－一〇六。後來收於東洋文庫五九八(平凡社，一九九六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異之物，悉萃其間，因號相國寺為破贓所。

實際上，遭竊取的王齊翰筆〈十六羅漢圖〉被攜入寺院內，為住職所隱匿，進而演變成訴訟案件。

《聖朝名畫評》卷一　〈人物門・妙品〉,〈王齊翰〉　步卒李貴者，徑入佛廟，得齊翰所畫十六羅漢，俄鬻於市。有富商劉元嗣，以白金四百兩請售，元嗣入都，復質於相國寺普滿塔主清教處，及元嗣往贖，遂為所匿，訟於京府。時神宗方為尹，按證其事，清教詞屈，乃出元畫，大為神宗嘉歎，各賜白金千兩釋之。後十六日即位，名曰「應運國寶羅漢」，藏於秘府。

此〈十六羅漢圖〉記為內府收藏。

《宣和畫譜》卷四　〈道釋四〉　王齊翰，今御府所藏一百十有九，十六羅漢像十六。

關於相國寺壁畫畫家的傳稱作品有李元濟款的羅漢圖，藏於弗利爾美術館。

㊾ (圖 152－7)此外在仁宗景祐年間，李成孫為開封尹之際，相國寺僧惠明以倍額購買搜求李成畫作。

《聖朝名畫評》卷二　〈山水林木門　第二〉　李成，景祐中，成孫宥為開封尹，命相國寺僧惠明購成之畫，倍出金幣，歸者如市，故成之蹟於今少有。

其實關於相國寺的話題極多。例如長年苦於舊病腳疾，卻以相國寺藥局的二粒成藥而治癒(宋、孫升《孫公談圃》卷中)。熙寧末年畫有平遠山水的日本扇在門前高價出售(《宋朝事實類苑》卷六十,〈風俗雜誌〉)。充滿了珍貴的話題。

《畫史》【152】王維〈雪圖〉、【194】徐熙〈桃〉等畫發現於相國寺，此外並有《春秋繁露》原刊本的二張缺頁(宋、袁褧《楓窗小牘》下)，還記載了景德年間宰相畢士安獲得真宗下賜閣本法帖十卷的奇緣(宋、蘇象之《丞相魏公譚訓》卷八)。此外流傳了以下米芾任書畫學博士之際，相國寺附近店家所賣

㊾ Thomas Lawton, *Chinese Figure Painting* (Freer Gallery of Art), pp.121. Lawton 博士視之為明代繪畫，不過由人物的衣紋線看來應是南宋畫作。

《圖畫見聞志》卷三　〈人物門〉　李元濟太原人，工畫佛道人物，精於吳筆，熙寧中召畫相國寺壁。

《同》卷六　〈相國寺〉　治平乙巳歲(英宗，治平二年)，雨患，大相國寺以汴河勢高，溝渠先治，寺庭四廊，悉遭淹浸，圮塌殆盡，…後集今時名手李元濟等，用內府所藏副本小樣重臨倣者，然其間作用，各有新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屏風畫中有諷刺蔡京的圖樣，蔡京激怒因而懲罰題詩於屏風上的書家黃庭堅。

宋、岳珂《程史》卷十一　〈蟻蝶圖〉　黨禍既起，山谷居黔(貴州)，有以屏風遺之者，繪雙蝶翾舞，網於蛛絲而墜，蟻憧憧其間，題六言於上曰…崇寧間，又遷於宜圖，偶為人攜入京，鬻於相國寺肆，蔡客得之以示元長，元長大怒，將指為怨望，重其貶，會以訃奏僅免。

相國寺寺內流傳了許多神異與奇瑞。另有同於《畫史》第【167】條蘇者么子過亡而產生的異聞。

宋、王明清《投轄錄》　〈百寶念珠〉　慈聖曹後(仁宗皇后)，嘉祐中幸相國寺燒香，後有百寶念珠，價直千萬，掛領間登殿之次，忽不見。仁宗大怒，命盡繫從衛之人大索，都下捕吏皇懼物色，不可得因念寺前常有小兒數人嬉戲。…一個髻女子，年十二三，忽笑謂吏曰：「前日偶之忘記還去，今見掛寺塔之顛火珠上，當自往取之。」吏知其異人也，再拜以請女子遂入塔中。吏輩仰視，見第十三級窗中出一手，與相輪等，觀者萬人恐怖毛豎，須臾不見。而女子手提數珠，而下以授吏輩，復請曰：「中旨嚴急，願俱往以取信，兒亦不辭行。」才數步立化通衢。

米芾第【165】條所言蘇氏子因與神的婚事而夭折，以獨特感懷與感動說明了上述充滿神異氛圍的相國寺院落。

常賣

常賣為叫賣。沿街兜售價格低廉物品的商人。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七，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二　朱勔之父朱沖者，吳中常賣人，方言以微細物博易於鄉市中自唱，曰常賣。

不僅沿街兜售，也有設置攤位或小店鋪者。(圖 152－11)

《宋稗類鈔》〈怪異〉　華亭縣市中，有小常賣鋪，適有一物如小桶而無底，非竹非木，非金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如此者凡數年，未有過而睨之者。一日有海舶老商，見之駭愕，…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于水中汲之，皆甘泉也。」(圖 152－12)

此外大街的講釋師也被稱為常賣。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　〈京瓦伎藝〉　尹常賣，五代史。(圖 152－13)

所謂五代史為講述五代史、談論歷史的故事。也有觀人容貌預測命運的觀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

宋、孫升述宋劉延世錄《孫公談圃》　王青安元獻公(晏殊)[83]門下常賣人，自號王實頭，常遇奇士，傳一相術。

以下的紀錄也當同於常賣。《畫史》【168】「明日教胡常賣尋兩本」也是指販售廉價偽作的商人。

《圖畫見聞志》卷二　〈紀藝上〉　張南本，不知何許人，嘗畫寶曆寺水陸功德，曲盡其妙。後來為人模寫，竊換真跡，鬻與荊湖商賈，今所存者，多是偽本。

《畫繼》卷十　〈雜說・論近〉　政和間，有外宅宗室不記名，多蓄珍圖，往往王公貴人，令其別識，於是遂與常賣交通，凡有奇蹟，必有詭計勾致其家，即時臨摹，易其真者，其主莫能別也，復以真本厚價易之，至有循環三四者，故當時號曰便宜三。

劉伯玉

劉瑗字伯玉，畫家，並以鑑賞家知名。

《宣和畫譜》卷十二　〈山水三〉　內臣劉瑗，字伯玉，京師人。持身端[illegible]，初終無玷，時人謂五十餘年在仕，而喜怒形於色，為兩朝從龍，未嘗自矜。父有方，平日性喜書畫，家藏萬卷，…自晉魏唐以來，奇書名畫，無所不有，故能考覈真偽，論辨古今，惟其人世次遠近，各有攸當，故世所言書畫者，皆率心服之。凡中外之人，有得繪畫，而莫知主名者，必以求瑗辨之，瑗雖未敢誰何，然論之皆有所歸也。瑗亦能放筆作雲林泉石，頗復瀟灑，然適意而止，所傳乃不多。今瑗官至通侍大夫，武勝軍承宣使，贈少師，謚忠簡。今御府所藏九，〈臨李成小寒林圖〉、〈秋景平遠圖〉(下略)。

有關劉瑗官歷的資料如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六一　哲宗元豐八年十一月壬寅，內侍押班劉有方入內省，申奉聖旨，入內東頭供奉官，劉瑗特與轉官及減年磨勘。

《同》卷五〇六　哲宗元符二年二月丙子，左藏庫使劉瑗供備庫使。

《同》卷五一五　九月庚子，劉瑗已寄皇城使，與遙刺那隨已遷。

---

[83] 晏殊(九〇一－一〇五五)，字同叔，臨川人。景德初，以神童薦，真宗召與進士並試廷中，賜同進士出身。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屢拜樞密使，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以刑部尚書居相位，至和二年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文集二百四十卷。(《宋史》卷三一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卷五一六　閏九丁醜，詔入內供奉官，見寄皇城使，遙那郡刺史劉瑗昭宣使，仍寄資奉議郎。

《同》卷五二〇　元符三年正月辛巳，行三年喪，詔恭依晚禮，直官張子諒來言劉瑗，問皇帝未成服，間合繫紅帶否。

《同》卷五二〇　元符三年正月庚寅，詔昭宣使，遙郡刺史劉瑗特授宣政使，遙郡防禦使。

相值

「遇見。」

因眾中展示

「在眾人前展示畫作。」

適行

「恰好出門。」

一遭不見

「看過一次，但後來則未見。」

豈有所歸乎

「還是傳至你的手中？」

假范人持之

「借與范家人。」

翌日去取

「隔日前往取回。」

西京

河南洛陽。

良久，並范不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將過數年都無法見到范家人。」

吾證也。

「我為證人。」

可理於官

「可於官廳訴訟。」

理通吏，審判員之意。《史記》〈循理傳〉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注，正義曰:「理，獄官也。」)

米芾曾有以下的使用實例。

《寶章待訪錄》〈王右軍玉潤帖〉　在承議郎建安王寶處，有古跋，令裝書人背，付久不還，及翦卻半跋，皆唐名公也。付理不可得，匠人願陪四十千，即知其切，真金已多。

吾故人也

「因為是我的老友。」

梅子平

不明。

【153】

趙叔盎收張璪松石一軸，李公炤家物，已破糜，不可重背。

〈校異〉

《山林》「一軸」作「一幅」。

趙叔盎

字伯充，趙廷美四世孫，其名可見於《畫史》第【67】、【83】、【143】、【153】、【180】條。

張璪

字文通，玄宗時任職檢校祠部員外郎，善畫松石山水。可見於《畫史》第【1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32】、【153】條。參照第【106】條。

李公炤

李瑋，公炤為其字。尚仁宗女兗國公主，官駙馬都尉。於第【8】、【37】、【113】條可見其名。參照第【8】條資料。

破糜

糜為糜爛、破爛。

不可重背

「無法再次修復裱具。」

【154】

葉助，字天祐，收蜀范瓊畫〈梁武帝寫誌公圖〉一幅。武帝白冠衣褐晉尚白，宋齊梁陳習見不同，各以所尚色，皆白帽。帝首叔季文物如此，豈非餘分國位乎！顧凱之畫維摩，猶白首，周木德，晚皆尚青。仲尼曰：「吾殷人也，生於宋，故服章甫之冠，此殷制。」殷水德，故尚玄，玄端、章甫，皆黑色也。封二王後，各行其正朔，服其文物也。漢火德，尚赤，用赤幘。舜土德，尚黃，故服黃冠。圖宜觸類而長之，乃不凡。

〈校異〉

《圖畫考》卷三，由「葉助」至「一幅為止」作「米芾云蜀范瓊畫梁武帝十字」。無「寫誌公圖」四字。《同》，缺「帝首」以下至「位乎」為止十五字。無「尚赤」、「尚黃」四字。

《山林》　「國位」作「閏位」，從閏位。「猶白首」作「白帽」，從白帽。「玄玄」作「元元」。「圖宜」作「畫圖宜」。

〈資料〉

為難解的一條。全文分成二段，前段由起始至猶白首為止為宋齊梁陳各天子戴白冠。米芾認為這是亡國的象徵，或因為「白冠意為喪服」。後半由周木德至末尾為「歷代王朝服飾制度依五行規定特有顏色」。由文末「圖宜觸類而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乃不凡」加以推測，則米芾想說的是：

【60】　今人絕不畫故事，則為之人又不考古衣冠，皆使人發笑。

與此相應者為「故事人物畫的服制必須正確依照史實描繪」這樣的主張。一方面有米芾所言「皆使人發笑」的不正確的畫，而當時人也與米芾有著共通的認識。

《圖畫見聞志》卷一　〈論衣冠異制〉　自古衣冠之制，薦有變更，指事繪形，必分時代、衮冕法服，三禮備存，物狀實繁，難可得而載也。

比較起上述郭若虛的見解，米芾的評述具體，顯示其自身知識上的優越。這就是米芾在這條的意圖。

葉助，字天祐

不明。

梁武帝寫誌公圖

誌公為寶誌。參照第【19】條。有梁武帝與寶誌會面談論佛法的故事畫。

清、王毓賢《繪事備考》　朱紹宗畫之傳世者，《梁武帝寶誌公論法圖》一。

寶誌在庶民教化上最大的影響為施惡鬼法要，被稱為梁皇懺、水陸法會。據說由於梁武帝即位之初用苛刑，寶誌運用神通力使武帝觀見其父高祖於地獄受責苦的情狀，自此以後武帝廢除刀鋸之害。天監四年二月於金山寺修齋水陸法會。(《釋門正統》卷四)　基於現世利益想法的施惡鬼會自他兼濟，其起源為梁武帝與寶誌二人。

米芾〈鍾山帖〉為基於天監十三年誌公與梁武帝登鍾山時的下列故事所書。「指獨龍岡曰：『此為陰宅，先行者得之。』此年順化于華林園佛堂，帝憶其言，詔有司具葬此地，建浮圖五級其上，車駕臨葬致奠。」(《僧志磐佛祖統紀》)其塔現在尚存於南京鍾山麓。

〈鍾山帖〉　鍾山石刻數字在寶公塔下，未曾刻了，告順旨。(圖 154－1)

宋、晁補之《晁氏客語》　昔誌公見梁武語道，欲堅帝心，乃請出死囚，持杯水驗之。帝知其言，召囚應死者二十餘輩於庭，各置水滿器，令頂之周行庭下，戒之曰：「水不溢貸爾之死。」於是作樂諠之，久之杯水如故，乃問之曰：「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也。」誌公曰：「彼畏死，故唯知水[illegible]，不聞樂聲也。今陛下閒時亦如此，莫待急時。」

亦有視寶誌為妖人之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李季可《松窗百說》　〈寶誌〉　梁武帝時僧寶誌妖異人也，造作讖語，以惑後人，至亂者甚眾，若長沙李納以十八子之言，尊李決雅遂反。…此老平生化愚頑作福利償得過否。

范瓊

《益州名畫錄》　〈神格二人〉　范瓊者，不知何許人也。(唐文宗)開成年(八三六－八四〇)與陳皓、彭堅同時同藝，寓居蜀城，三人善畫人物、佛像、天王、羅漢、鬼神，三人同手於諸寺圖畫佛像甚。會昌年除毀後，大聖慈一寺佛像得存，洎宣宗皇帝再興佛寺，三人於聖壽寺、聖興寺、淨眾寺、中興寺，自大中(八四七－八六〇)至乾符(八七四－八七九)，筆無暫釋，…自淳化五年(宋太宗，九九四)，咸平三年(真宗，一〇〇〇)，兩遇兵火，得存三寺筆跡。

宋、陳師道《後山談叢》卷一　蜀人勾龍爽作《名畫記》，以范瓊、趙承祐為神品，孫位為逸品，謂瓊與承祐類吳生，而設色過之。…蘇長公(蘇軾)謂，彩色非吳生所為，二子規模吳生，故長於設色爾。…餘謂：「二子學吳生而能設色，不得其本，始用意於末，其巧者乎。」

武帝自冠衣褐

另有同樣的梁武帝畫像，開始時視為顧愷之筆，後來更正為張僧繇的紀錄。

【122】　峨峨太平老寺主，白紗帽首無冠蕤。

第【154】條的白冠為白紗，應是基於以下的典故。

《隋書》〈禮儀志〉　白冠，自天子下及庶人，通冠之，以白紗者，名高頂帽。

戴白冠的亡國君主像可見於美國波士頓美術館。 (圖 154－2・3)

白冠、白帽

帽為兜帽，以布所製冠帽的總稱。白冠、白帽為此條的要點，而米芾的主張當為「白冠、白帽意為凶服，因此天子著喪服正顯示了道德衰亡的末世(叔季之文物)。」 米芾並未加以明確斷定的理由，或在於對於其主張之根據缺乏自信。關於殷的玄端有以下文獻。

《周禮 》〈春官宗伯〉　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不過其中沒有白帽。《畫史》所紀錄天子白帽的例子如下：

【7】　《宣王薑後免冠諫圖》，宣王白帽，此六朝冠也 (圖 15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米芾而言，或許也將周宣王看成叔季的天子。

關於這裏的白紗帽，在米芾稍後的時期產生爭論。

南宋、周密《癸辛雜識前集》卷三十四〈白帽〉　管寧白帽之說尚矣(三國魏人，管寧為以儉約而知名的高士，常著皁帽布襦。)杜詩亦云：「白帽應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幼安為管寧字，《三國志》卷十一)止云：「常著皁帽。」又云：「著絮帽布衣而已。」初無白帽之事，獨杜祐《通典》帽門，載管寧在家常著皁帽，豈以帛為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像亦然。…《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他如白帢白幍之類，通為慶弔之服。…有漢高帝，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行，師權制固不備禮，後世人多忌諱喪服，往往求殺。

衣褐

褐為毛織之服。

《急就篇》二　級緹，卬角褐織巾　(顏師古注)褐毛，織毛為衣也。

餘分國位

國位，諸本皆同。不過國位則文義不通。僅《山林拾遺集》作閏位為正確。以下為其根據。

《漢書》卷九十九　〈王莽傳〉　紫色蛙聲，餘分閏位。(服虔注，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為閏也。)

閏並不同於閏月之閏，為剩餘之意。例如漢承周之後，中間的秦被視為閏位。餘分閏位為不受天命、非正統並無效的天子位。

維摩猶白首

白首為白髮之意。如果作白首則前後文義不通。白首或為白冠的誤訛。現存的《維摩像》中未見戴白冠的作品。

周木德、殷水德、漢火德、舜土德

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生成萬物的五種元素為五行。戰國時代的鄒衍提出以五行之德配帝王朝代的學說。至漢代施行陰陽五行說。五行中有生成、相生、相勝(剋)的三種順序。所謂生成為由水、火、木、金、土，具有由最為玄微的要素而逐漸顯現出來的過程。相勝為在木、土、水、火、金中，火勝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水勝火的看法。

秦始皇採用鄒衍之說，奉相勝說，周為火德，秦為水德。漢人多奉相生說，周為木德，漢為火德，而其間秦的水德則非正統，被視為閏位。米芾的說法也從五行相生說，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之義〉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

《宋史》〈五行志一上〉中有：

由漢以來，作史者皆志五行，所以示人君之戒深矣。…舊史自太祖而嘉禾、瑞麥、甘露、醴泉、芝草之屬，不絕於書，意者諸福畢至，在治世為宜。祥符，宣和之代，人君方務以符瑞文飾一時，而丁謂、蔡京之姦，相與傳會而為欺，其應果安在哉！高宗渡南，心知其非，故宋史自建炎而後，郡縣絕無以符瑞聞者。

上述記載均從董仲殊所說的五行災異說，認為王者的政治合於天意與否，可由天的災異與祥瑞得知。此說早於董仲殊，為稍晚於孟子的鄒衍所提倡。

仲尼曰：「吾殷人也，生于宋，故服章甫之冠，此殷制。」

仲尼為孔子之字，父母祈於尼山(山東，曲阜)而生下孔子，因而以此為名。

《史記》〈孔子世家〉　叔梁乞與顏氏禱於尼丘，得孔子，故名丘，字仲尼。

關於「生於宋」如下：

《同》，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叔梁。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

《禮記》〈儒行〉　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殷，尚玄，玄端、章甫皆黑色也。

玄為黑色，章甫為緇布(黑布)之冠，與下例不同，或為米芾之誤。

《禮記》〈檀弓〉上　夏後氏尚黑，大事斂用昏(黑色)，戎事乘驪(黑色馬)，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白色)，戎事乘翰(白色馬)，牲用白。

玄端

黑色的喪服。端意為正，袖下方直之衣。(圖 154－5・6)

《廣雅》(釋詁)　端，正也。

《釋名》〈釋衣服，玄端〉　其袖下直端方，與要(腰帶)接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章甫

殷代的禮冠、緇布冠。(圖 154－7・8)

《釋名》〈釋首飾〉　章甫，殷冠名也，甫丈夫也，服之，所以表章丈夫也。

《儀禮》〈士冠禮〉　章甫，殷道也。(唐、賈公彥疏)，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為父。

封二王後，各行正朔

二王為誰不明，不過由《史記》中可得到啟示。

《史記》〈曆書〉　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

《史記》中的三王為夏、殷、周三代，不過由於米芾未曾論及夏朝，二王可以認為是指殷周。將古帝王三朝稱為三王者也可見於以下文獻。

《禮記》〈王制〉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後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冠名)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行正朔

正月與朔日。一年之始與一月之始。古代帝王建立新朝代則改歲首(一年之始)，發布新曆於天下，人民皆奉行。成為新君的臣民則稱為「奉正朔」。

《史記》〈曆書〉　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

赤幘

幘為包覆頭髮的冠。戰國時代廣泛流行，漢代發展出種種多樣的形制。(圖 154－9)[84]河南南陽畫像石、四川彭縣畫像磚中所刻的頭冠均為幘。(圖 154－10・11)此外陝西省咸陽縣楊家灣漢墓所出土的武人俑戴有頭巾，沿著兩頰至下顎有結帶。前額髮緣上，於頭巾下方綁有紅布綁著紅布。這是《後漢書》中所說的絳袖(紅色纏頭布)。　(圖[85]154－12)

---

[84] 林巳奈夫，《漢代の文物》(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一九七六年)，頁四八－五三，插圖 17。

[85]《中國陶俑の美》特別展圖錄(京都國立博物館等，一九八四年)，15 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漢書》〈輿服志〉下　古者有冠而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為了固定冠帽，結於頭部後方的布)，所以安物。…秦雄諸候，乃如其武將首飾，為裨袑，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額上的記號)。漢興續其顏，卻摞之(收於相反的方向)，施巾，連題覆之(接於顏題，向後方包覆)，今喪幘是制也，名之曰幘。幘者賾(上側略為平齊)也，…至孝文(帝)，乃高顏題，續之為耳，崇其巾為屋，合後，施收(藏髮之布)上下群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

觸類而長之

《周易》之語，後來常被引用。

《周易》〈繫辭〉上　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伸之為推此而及彼意。其意為「說卦、雜卦中所說僅為萬象之一端，依此類推，可以成就天下所有的事業。」「之」指六十四卦。

《漢書》〈律曆志〉　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

《魏志》〈王昶傳〉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觸類而長之，不凡

為以下的主張。「古代典章制度與服制等，若有線索能加以發揮，則能畫出傑作。」

米芾雖有〈易說〉這樣的文章，但對於《周易》的造詣並不深。款記為「元符春二年夏三年秋(有誤)，遊中天竺訪堂頭禪師，紹聖四年同佛印訪禪師。師已垂年，苦留心於易，芾遂贈其易義並大書讀易堂三字，併□遺之襄陽米芾元章書。」明、張丑《真蹟日錄》與清、高士奇《江村消夏錄》中有著錄。

【155】
王通元經書，晉宋齊梁陳三，有餘意也。

〈校異〉

諸本間無異同。

〈資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通

隋，龍門人，字仲淹，門人以文中子為其謚。(圖 155－1)隋文帝仁壽中(六〇一－六〇四)遊長安，上進太平十二策不為所用，至河汾教授。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等均受其王佐之道。大業年間(六〇五－六一六)累徵不就。著有《文中子》十卷。　(《舊唐書》卷一九〇上、《唐書》卷一六四)

元經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七　〈史部・編年類〉　舊本題隋王通撰，唐薛收續併作傳，宋阮逸注其書，始晉太熙元年，終隋開皇九年，凡九卷，稱為通之原書。末一卷，自隋開皇十年迄唐武德元年稱收所續。…陳師道《後山談叢》、何薳《春渚紀聞》、邵博《聞見後錄》，並稱逸作。是書嘗以稿本示蘇恂，薳與博語未可知，師道則篤行君子，斷無妄語，所記諒不誣矣。逸字天隱，建陽人，天聖五年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王鞏《甲申雜記》又載其所作詩，有易立太山石難芳上林柳句，…生平喜作偽書，此特一耳。

以下關於《元經》的撰者諸說紛紜，可知宋人甚為關心。米芾也依照當時的流行，因而能在此書中見到。

晉宋齊梁陳三，有餘意也

餘意為餘韻、雅趣。無疑地此處有文字誤脫，依此則文義不通。

【156】

江南陳常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清逸意，人物不工，折枝花亦以逸筆。一抹為枝，以色亂點花，欲奪造化，本朝妙工也。鄒極大夫有之。

〈校異〉　「一抹」，《山林》作「一株」。《同》「造化」作「造物」。《畫繼》卷六，「江南陳常」作「陳常江南人」，由「以飛白」至「妙工也」則相同。無「鄒極大夫有之」六字。《圖繪寶鑑》卷三至「造化」為止同於《畫繼》，以下作「妙體作人物不工」。無「鄒極大夫有之」。

陳常

資料甚少，以下也僅是重覆引用《畫史》的記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畫繼》卷六　陳常，江南人，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清逸意，折枝花亦有逸氣，一株以色亂點花頭，意奪造物，本朝妙工也。

造化

原意為創造萬物之神。此處指自然的道理，自然本身。

飛白

漢字書體之一。據說後漢蔡邕因見到以毛刷塗白壁而想出飛白。筆勢流動，乾擦筆跡，末筆如同旗幡一般地飄動。由隸書演變而來，用於扁額等大字。

唐、張懷瓘《書斷》　按：飛白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僧虔曰：「飛白，八分之輕者。邕在鴻都門，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

宋、陳思《書苑菁華》　宋、黃伯思曰：「取其若絲髮處，謂之白，其勢飛舉謂之飛。」

(圖 156－1) 為周聖曆二年(六九九)，則天武后御書扁額「昇仙太子之碑」飛白六大字，為武后行幸緱山(河南偃師縣)昇仙廟時所刻。㊻點畫各處有鳥狀的裝飾，相當有趣。

圖 156－2 為傳承真言密教的祖師像，繪於各大幅，上部餘白有像主的梵號與

㊻ 位在河南省偃師縣，為祭祀王子喬之廟。

《太平廣記》卷四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人，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求之於山，見桓良曰惡：「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嶺，望之不到，舉謝時人，數日而去，後立祠於緱氏及嵩山。(出《列仙傳》)(圖 156－3)

〈昇仙太子碑〉碑文為則天武后御製，計二千字。昇仙太子為王子喬故事，武后親拜甚至荒廢政事。並記有為太子而奉昇仙太子之號。

武后自認為是周王室後裔。由於武后所寵愛的張兄弟之弟昌宗被視為太子晉之後，因而親自作書。(拓本藏於日本東京東洋文庫)

《國語》〈周語〉下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鬥，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王卒壅之。

有關上述治水工程所產生的靈王與太子的紛爭，有其次的記載。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四　〈王子晉〉　太子晉諫王，韋昭註：「晉蚤卒不立。」則仙去之說並無明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漢名，下方記有行狀文。此圖為唐大同元年(八〇六)空海歸國之際惠果命宮廷畫家李真等人所繪，飛白字跡傳為空海所書。 [87]

以逸筆一抹為枝

「以一筆快筆畫枝。」

以色亂點花

「拍打小色點作花開狀。」

鄒極大夫

鄒極，字適中，宜黃(江西)人。治平四年(一〇六七)進士，累官度支員外郎。元祐初，除江西提刑，親喪力請致仕，與方外異人遊，自號一翁。有《宜川集》 (《宋詩紀事》卷二十三，下、《同補遺》卷十九)

關於鄒集的官歷有以下資料：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五一　神宗，熙寧七年三月戊申，提點司公當公事鄒極，各除差遣。

《同》卷三九八　哲宗元祐二年四月癸巳，令提點江南西路刑獄鄒極於虔州置院，按罪以聞。

又蘇轍《欒城集》卷二十八中有〈鄒極江西提刑制〉。

大夫為對於有官位者的尊稱。

【157】
池州匠作秋浦九華峰，有清趣，師董源。

〈校異〉《圖繪寶鑑》卷三，「有清趣」作「粗有清趣」。《畫鑑》中此條作「池州畫工作〈九華秋浦圖〉，元章云：『甚有清趣，師董元筆。』」。另外其後添有「僕平生見凡有七八本，其工緻甚多，信元章之說不妄。」等字。《汪珊》「九華峰」作「九峰」。

---

[87] 七位祖師為龍猛、龍智、金剛智、不空、善無畏、一行、惠果。空海的請來目錄中五人的畫像登載為三副一鋪。剩下的二像於弘仁十二年(八二一)空海製作兩界曼荼羅之際，鋪作為七人，可見於《性靈集》中所載的願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資料〉

池州

安徽，貴池縣。

九華峰

安徽青陽縣西南之山。

《太平寰宇記》　舊名九子山，唐李白以九峰如蓮花削成，改為九華山，今山中有李白書堂基址，存焉。

《青陽縣志》　山在縣西南四十裏，峰之得名者四十有八…以奇勝名者不一。

匠

工匠、畫家。《畫鑑》中有如下的記載：

池州畫工作〈九華秋浦圖〉，元章云：「甚有清趣，師董元筆。」僕平生見凡有七八本，其工緻甚多，信元章之說不妄。

【158】

高公繪，字君素，又有張璪澗底松，山上苗山水一軸。唐韓幹圖，于闐所進，黃馬一軸。馬翹舉雄傑，餘感今無此馬，故賦云：「方唐牧之至盛，有天骨之超俊。勒四十萬之數，而隨方以分色焉。此馬居其中以為鎮，目星角而電發，蹄椀踣以風迅。鬐隆𩠐以孤起，耳鳳聳而雙峻。翠華建而出步，闇闔下而輕噴。低駑群而不嘶，橫秋風以獨韻。若夫躍溪舒急，冒絮征叛，直突則建德項縶，橫馳則世充領斷，皆絕材以比德，敢伺蹶以致吝。豈肯浪逐苜蓿之坡，蓋當下視八坊之駿。高標雄跨而獅子攘獰，逸氣下衰而照夜矜隱。於是風靡格頹，色妙才駘。入仗不動，終日如坯。乃得玉為銜，飾繡作鞍，儲棗抹粟，豢肉脹筋，埋其報德也。蓋不如偷盧噬盜，策蹇勝柴。鑄黃蝸而吐水，畫白澤以除災。但覺𩠐垂就節，鼠伏防猜。怒雖甚厲，馴號斯諧。誓俛首以畢世，未伏櫪以興懷，嗟乎！所謂英風頓盡，冗仗高排。若不市駿骨，致龍媒，如此馬者。一旦天子巡朔，方升喬嶽，掃四夷之塵，較岐陽之獵。則飛黃腰𩡧，躡雲追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何所從而遽來。」又有唐蜀中畫雪山，世以為王維也。劍門關圖雪景，五代筆也。又有唐畫山水雙短幅、徐熙海棠雙幅二軸、江南裝堂畫，富艷有生意。趙叔盎亦有一軸。

〈校異〉　「上苗」，諸本均同。《山林》誤為「上描」。「五代筆也又有」，《同》在「又有」之上有「雙幅二軸，亦有一軸」。軸均作「幅」。

諸本《畫史》可分為《王氏畫苑》、《津逮秘書》、《百川學海》、《說郛》、《重校說郛》、《唐宋叢書》、《四庫全書》與《美術叢書》、《美術叢刊》二組。此第【158】條也可以明顯地分成二組。以下簡稱為《王氏》系列與《美叢》系列。

「蓋當」與「高排」《美術》系列均同。《王氏》系列作「蓋常」、「常排」。「嗟呼所謂」，《美叢》系列相同。《王氏》系列作「高排嗟呼」。《汪珊》僅引「高公繪亦有張璪澗底松」十字，其他無。

《論畫名著匯編》「豢肉張」作「豢肉脣」。《寶晉英光集》卷一，台北國家圖書館本(以下簡稱國圖本)、《涉聞梓舊》本(以下簡稱涉聞本)，由「高公繪」至「此馬」、「故賦云」作「序」，同文。「故賦」均作「故作賦」。「蹄捥」，諸本均同。國圖本作「號踠」，涉聞本作「踠」。「髮隆」，國圖本與涉聞本均作「龍」。「體粟」，僅《美術叢書》作「抹粟」。「黃蝸」，諸本相同，國圖本、涉聞本均作「黃騧」。從「騧」。「躡」，國圖本與涉聞本均作「」。躡與的字義相同。「何所從而遽來」六字，國圖本與涉聞本同字句反覆二次。〈天馬賦〉極為難解，除了字句的問題之外也缺乏邏輯性。

〈資料〉

高公繪，字君素

亳州(安徽)蒙城人，為哲宗時任右屯衛將軍高尊裕從姪，宣仁皇后弟高士林之長子。(《宋史》卷四六四)參照第【25】條。蘇軾有以下文章。

《東坡外制集》中　〈高公繪防禦使制〉《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十九　〈高公繪公紀並防禦使〉。

米芾與其關聯如下。

《畫史》【25】　馬佳本所見，高公繪，字君素。二馬，一齕草，一嘶，…並唐人妙手也。

【196】　高公繪家古花二枝，…自餘家往。

《書史》【65】　多熱要葛粉帖，…丙子歲(神宗紹聖三年)，第二歸高公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張璪澗底松，山上苗山水

澗底松、山上苗為根據漢左思，字太仲之〈詠史詩〉八首第二：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文選》卷二十一）

比喻世家弟子高居官位，而優秀的士人埋沒於下。穀底之松張百尺枝卻被山上直徑一寸的幼松所遮蔽，兩者成為強烈的對比。張璪澗底松在第【132】條中紀錄為米芾的收藏，說不定與第【106】條的張璪畫為同一件作品。關於張璪參見第【106】條。

于闐國

漢唐之際西域的國名，位在蔥嶺之北，今日的新疆省和闐城，亦寫為於寘。記有來自于闐的章表。

宋、周輝《清波雜志》卷六〈外國章表〉　仁宗寶元間(一〇三八－三九)，遣屯田員郎劉渙，[88]奉使唝厮囉番中不知稱朝廷，[89]但言趙家天子及東君趙家阿舅。蓋吐蕃與唐通姻，故稱阿舅，至今不改。政和間(徽宗一一一一－一七)，從于闐求大玉，表至，示譯者，方為答詔。[90]…元豐四年，于闐國上表于闐國僂儸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91]如此等語言，恐藩服自有格式。

天馬賦

如同董其昌所說，「襄陽書〈天馬賦〉，余所見已四本」(《畫禪室隨筆》卷一)，〈天馬賦〉有數本傳世。董其昌反覆提及。

《石渠寶笈初篇》卷五　〈董其昌臨米天馬賦一卷〉　此分宜家（嚴嵩）米跡也。…

---

[88] 劉渙，字仲章，保州保塞人。仁宗親政，擢為右正言，…夏人叛，渙請為使唝厮囉。…熙寧中，還為工部尚書致仕。（《宋史》卷三二四）

根據劉永翔《清波雜志校注》卷六（中華書局，一九九四），頁二五一，《清波雜志》中所說的「寶元」為「康定」之誤。

[89] 《宋史》卷四九二　〈外國八，唝厮囉傳〉　唝厮囉者，緒出贊普之後。…寶元元年，…屯田員外郎劉渙應詔，渙至，渙至，廝囉迎導供帳甚厚，…引渙至庭，廝囉，…平揖不拜，延坐勞問，稱阿舅天子安否。

[90] 此表亦載《鐵圍山叢談》卷一，及《遊宦紀聞》卷五（劉永翔校注本）。

[91] 《宋史》卷四九〇　〈于闐傳〉　大福作有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米書此賦余見三本，學擘窠大字，僅有此本，…米公自言大字如小字以勢為主。庚申(萬曆四十八年，一六二〇)，正月二十七日。

現在傳世的米芾書〈天馬賦〉於遼寧省博物館藏有一本，公認為偽作。(圖158－1・2)

1　楊仁愷〈對孫過庭千字文第五本及其他諸作的初步考察〉…墨氣顯得板滯，…個別字露出鉤勒痕跡。《文物》一九七九年第十二期，頁十三－十五。

2　中田勇次郎，《米芾》(二玄社，一九八二年)，頁一八七。

3　徐邦達〈米芾天馬賦卷〉望而知不是真跡，不知孫(承澤)、王(鐸)二公，何以竟不能辨之。我又覺得此書結體，筆法險怪而不能追險得夷，其原底是否真米筆，亦尚可議。(《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九三年第二期)

〈天馬賦〉歷經乾隆、嘉慶、宣統內府收藏，刻入《三希堂法帖》第十五冊。(圖158－3)與遼寧本的差異甚大。

《三希堂法帖》的賦文可見於《寶晉英光集》卷一。曹寶麟教授校勘了刻本與現行本。

4　曹寶麟《米芾》38　159圖　按棗林栗豢，乃戰國楚優孟典故，而書手竟懵然無知，則其偽固不足論。

如果與賦中高公繪任期期間，元豐五年前的米芾墨跡相比較，則作出以下結論。則此書之偽更洞若觀火矣。(《中國書法全集》，榮寶齋，一九九二年)

民國、裴景福《壯閣書畫錄》卷二十六中收錄了〈唐曹霸畫馬宋米元章書天馬賦合卷〉。《石渠寶笈續編》諸印中記載了紹興、趙孟頫、賈似道、王時敏等印。並未見於其他書畫著錄或筆記小說，可斷定為偽作。

方唐牧之至盛

牧為官馬飼育制度，馬政。方為「正當」、「正在這個時期」。

以為鎮

「成為四十萬匹之中的鎮馬。」

目星角而電發

星角在《畫史》之外未見使用實例，或意為澄徹而有光芒。電發為發出閃電一般的光芒。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蹄捥踣

捥為「扭」，踣為「倒」。《寶晉英光集》卷一作踠(為蹄的本字，踠為彎下身體)，較容易瞭解。

鬐隆顥以孤起

「鬃毛成簇而隆起。」

翠華建而出步

翠華為以翡翠羽毛加於旗竿前端的裝飾，或是有這種裝飾的旌旗，用於天子出巡。(圖 158－4・5)

杜甫〈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翠華拂天來向東，驤磊落三萬匹。

閶闔

天門。

《說文》　閶闔，天門也，楚人名門皆曰閶闔。〈段注〉閶闔二字今補，〈離騷〉、〈大人賦〉、《淮南子》、〈西京賦〉、〈靈光殿賦〉、〈大象賦〉，皆云閶闔。王逸、高誘、薛綜、韋昭、李善注皆曰天門也。

(洪興祖補注)　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

輕噴

噴為快速吐氣。

夫躍溪舒急

躍溪根據蜀劉備的故事。

《三國志》〈蜀志〉卷二　〈先主傳〉注，劉備屯樊城，劉表禮之，憚其為人，不甚信用，則請備宴會，蒯越與蔡瑁，緣會欲取備。備覺之，偽行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去。墮襄陽(湖北)城西檀溪水中，溺而不得出，備急而曰：「的盧今日危矣，可努力！」的盧則一躍三丈，遂得過。

舒急為「逃離危難」。

冒絮征叛

不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直突則建德項縶

建德為竇建德，與以下的王世充並為唐初與太宗相抗的地方軍閥之一。意為「名馬奔行時，賊遭名馬踢倒而命終。」

竇建德為漳南(山東)人，隋大業末年討伐遼東，仕高士達，擢為軍司馬後勢力日張。大業十三年(六一七)都河北樂壽，自稱長樂王。五隻大鳥降於樂壽，飛來數萬群鳥，因而改元五鳳。唐高祖武德元年(六一八)於江都率禁軍起兵而殺隋煬帝，二年稱帝，國號許，殺宇文化及。秦王李世民(後來的唐太宗)攻王世充，竇建德助世充而於長安被斬，年四十九歲。起兵計有六年。(《舊唐書》卷五十四、《新唐書》卷八十五)

項縶

綁著頸部。

橫馳則世充領斷

世充為王世充，字行滿，西域人。仕隋煬帝，開皇中(五八一－六〇〇)以軍功任儀同。煬帝被弒後群雄割據，世充自稱鄭帝，後來與秦王李世民相爭，敗戰投降，於長安為仇家所殺。起兵後共三年。《新唐書》列傳傳贊中稱之為「群盜」。(《舊唐書》卷五十四、《新唐書》卷八十五)

領斷

領為後頸。斬首。

伺蹶

蹶為絆倒，伺為拜訪、探尋。根據以下故事。

>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二　〈支諾皐中〉　建中初(七八〇)，有人牽馬訪馬醫，稱馬患腳，以二十緡求治。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嘗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者，真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遶市門一匝，馬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驚曰：「真是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腳有一點墨缺，方知是畫通靈矣。(亦收於《宣和畫譜》卷十三)

以致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何珍惜一筆的墨點？」

苜蓿之坡

苜蓿為馬的飼料，坡為丘。

《本草綱目》〈菜部・柔滑類〉　〈苜蓿〉　時珍曰：「雜記言：苜蓿原出大宛，漢使張騫帶歸中國，然今處處田野有之，陝隴人亦有種者。年年自生，刈苗作蔬，…一枝三葉，葉似決明葉而小，如指頭，綠色碧艷，入夏及秋，開細黃花，結小莢，圓扁旋轉有刺。…內有米，如穄米，可為飯，亦可釀酒。」(圖 158－6・7)

《史記》〈大宛傳〉　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

八坊之駿

八坊為唐代宮中御用放牧地。

《新唐書》卷五十　〈兵志〉　自貞觀至麟德(唐太宗－高宗，六二七－六六五)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晉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冒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

高標雄跨

出類拔萃，擴展威力。　杜甫〈同諸公登慈恩塔〉詩：「高標跨蒼天，烈風無時休。」王惲〈華不注歌〉:「乾坤乃有此雄跨。」

獅子攘獰

如同獅子一般驅逐凶惡之物。

照夜矜隱

照夜參見第【122】條，唐玄宗的愛馬之一。矜穩為以平穩自滿。

風靡格頹

風格衰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色妙才駘

駘為遲鈍、愚昧。

入仗不動

編入儀仗隊則不動。

如坯

坯為壞的俗字，壞為山丘。

儓橐抹粟

秣粟，《美術叢書》作「抹粟」，當為誤。儓橐意義不明。

豢肉脹筋

拳為養育，脹為鼓起。

偷盧噬盜

意義不明。

策蹇勝柴

策蹇為鞭策跛足馬，勝柴則不明。

鑄黃騧

黃騧為淺黃色馬，鑄的意義不明。

白澤

想像中的神獸，自六朝時代就曾被描繪。

《歷代名畫記》卷三　〈述古之秘畫珍圖〉　《白澤圖》一卷，三百二十事，出《抱朴子》，黃帝巡東海而遇之。(圖 158－8)

宋、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〇　〈紀傳部・紀〉〈軒轅本紀〉　軒轅，黃帝，…帝巡狩東至海，登恆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圖寫之示天下，帝乃作祝邪之文以祝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才圖會》卷之鳥獸四　〈白澤〉東望山有澤獸者，一名曰白澤。

此外明代官服中有白澤補，縫於的胸部、背部以用來表示官品等級。[92](圖158－9・10・11)

《明史》〈輿服志〉　〈文武官服〉　洪武二四十年定，公侯駙馬伯服，繡麒麟白澤。《大明會典》卷六十一　〈衣服二，群臣冠服〉　白澤[illegible]，公侯伯駙馬服色。

[illegible] 垂就節

同駝，駱駝。就節不明。

覺…鼠伏防猜

不明。

鼠伏防猜

不明。

怒雖甚厲

即使極為憤怒。

馴號斯諧

馬鳴溫和，變得平靜。

俛首以畢世

低頭俯首而生命終了。

伏櫪

櫪為馬廄的托槎(為了支撐地板，於地板下所橫置的橫木)。伏櫪為飼馬，引伸為有才能者雌伏的情狀。　魏武帝〈碣石篇〉:「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

[92] 江舜夫，字韶宗，生於明景泰四年(四五三)，卒於弘治十七年(一五〇四)，被舉為順天鄉薦。官服縫圖於胸背的時期不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興懷

「感慨」。王羲之〈蘭亭序〉　不能不以之興懷。

英風頓盡

「頓盡」為驟然消失。

冗仗高排

意義不明。

不市駿骨致龍媒

駿骨為駿馬之骨，賢者的比喻。明、蔣一揆《長安客話》　燕人郭隗謂王，昔有以千金買駿骨者，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

龍媒為龍馬、駿馬的異名。《漢書》〈禮樂志，郊祀歌〉　天馬徠龍之媒，遊閶闔觀玉台。(應劭注曰：言天馬者，乃神龍之類。今天馬已來，此龍必至之效也。)「假使購得駿馬之骨，必將招來龍馬。」

巡朔

朔為北方，參照第【46】條的朔方行。天子巡行北方之意。

方升喬嶽

喬嶽為高山，特別指泰山。《詩經》〈周頌〉〈時邁〉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傳)高嶽，岱宗也。(圖 158－12)

較岐陽之獵

岐陽為陝西省岐山縣。較同校，穿木編成柵欄，以防止獵物逃脫，指狩獵、校獵。

飛黃腰𩡧

飛黃似弧而背有角，為千年之壽的神馬。《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壽千載。」

腰𩡧為古代良馬之名。《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傳〉胃腰𩡧，射封豕。(郭璞注)腰𩡧神馬，日行萬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躡雲追電

躡為踏，電為閃電。

何所從而遽來

「究竟從何處如此迅速地到來？」

劍門關圖

劍門為四川劍閣縣北山名。大劍與小劍二山位在由長安入蜀的要道上。劍閣之名來自以閣道(建於地上的吊橋、棧道)相通。

後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十，〈漾水〉　小劍戍，北西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也。

《戰國策》〈秦策〉　〈昭襄王〉下　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高誘注)棧，棚也，施於險絕，以濟不通。

唐、司馬貞《史記索隱》〈高祖本紀〉　曰棧道，閣道也。崔浩云：「險絕之處，傍鑿山巖，而施版梁為閣。」

宋、魏了翁《古今考》卷九　〈棧道〉　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又云：「棧閣臨虛下，臨谿呀，層崖峭絕，枘木[illegible]鐵，因而廣之，限以鉤欄，狹徑深陘，銜尾相接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棧閣之制亦可想也。

蜀之劍門棧道以險峻而聞名天下，不過實際能探訪的人不多，遊記或詩文亦少。

唐、鄭棨〈開元傳信記〉　上(玄宗)幸蜀，回車駕次劍門，門左右巖壁峭絕，上謂侍臣曰：「劍門天險若此，自古及今敗亡相繼，豈非在德不在險耶？」因駐蹕，題詩曰：「…至德二年普安郡太守賈深勒於石壁。」今存焉。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七　劍門關皆石，無寸土，潼關皆土，無拳石，雖皆號天下險固，要之，潼關不若劍門。然自秦以來，劍門亦屢破矣，險之不可恃，若此。

同《陸放翁詩鈔》　〈七言絕句〉　〈劍門城北回望劍閣諸峰，青入雲漢，感蜀亡事，慨然有賦〉詩。

圖 158－13・14 為日本東京大學教授伊東忠太於一九〇二年調查清朝各地時所作的繪圖。圖 158－15 為清、黃向堅〈尋親圖冊〉中的一圖。[93]三圖均為

[93] 黃向堅，字端木(一六〇九－一六七三)，江蘇蘇州人。父孔昭，明季以孝廉宰雲南，姚州(雲南)兵阻不獲歸。順治八年(一六五一)，向堅徒步往尋，閱兩載，行萬餘裏，卒得會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實地寫生。圖 158－16・17・18 為根據傳聞的想像圖，畫有步行於棧道的一隊行旅。

江南裝堂花

裝飾大殿的花草畫。

《圖畫見聞志》卷六　〈鋪殿花〉　江南徐熙輩，有於雙縑幅素上畫叢艷疊石，傍出藥苗，雜以禽鳥蜂蟬之妙，乃是供李主宮中挂設之具，謂之鋪殿花，次曰裝堂花。意在位置端莊，駢羅整肅，多不取生意自然之態，故觀者往往不堪采鑒。[94]

雙幅二軸

不區分幅與軸為現代的常識，雙幅二軸為難以理解的裱具單位。《畫史》中經常出現這種形式。

【172】　李孝端收薛稷二鶴，唐李昇著色畫，二軸三幅。…兩幅畫林石岸茅亭，…其三幅峰巒秀拔。

《汪氏珊瑚網畫錄》中由於作者無法理解，刪除了「二軸三幅」。在起首的二幅後說明第三幅的構圖，以下這條也是如此。

【198】　沈括收畢宏畫兩幅一軸，…一幅至向下作斜鑿，…一幅作一圓平生半腰雲遮。

這條在《書畫傳習錄》卷四中作

沈侍郎存中家收畢宏畫一幅。

作者王紱不能理解兩幅一軸。米芾嚴格地區分軸與幅，並沒有混亂。在此舉出一例。

【183】　畢仲遊，…六軸關同畫。

【185】　刁約家，…霧景四幅。

【186】　林虞家，…王維六幅雪圖，董源八幅。

米芾的區別如下：軸在裱具下側裝有軸頭，幅則即使原紙有裱褙，但並未裝上軸首。這裏所說的軸幅在《書史》中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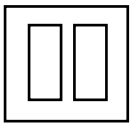
道中紀行作山水冊、《尋親圖》。

[94] 邵峰，〈南唐院畫藝術探析〉，《朵雲》，一九九二年第二期，頁五十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書史》【18】　智永千文，內一幅麻紙，…揭為數十軸。

再回到開始時的二幅一軸。二幅一軸為在一軸裝內裱貼二張畫。二軸三幅應該是在一軸二幅上再添加通常的一軸。



《書史》中裱貼於一軸的書帖的數量甚多，這當然應該會成為大軸。

《書史》【9】　唐人薄紙摹五帖一軸。

《同》【31】　魯公一軸五帖。

不過，南宋、周密(一二三二－九八)的《思陵書畫記》〈裝褫書畫定式〉,《齊東野語》卷六,〈紹興御府書畫式〉之中，未見關於二幅一軸形式的任何說明。原因或在於因為二幅一軸的畫面過寬，並不便於存放，因此在周密時已經不流行了。米芾之後不再製作二幅合裝的一軸。墓葬中被稱為「六屏式」的壁畫暗藏了將二幅置於一軸的原初形式。

1　陝西省長安縣南裏王村，中唐墓西壁〈仕女圖〉 (一六五×三七○公分) (圖 158－19)。

2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群，二一六號墓墓室後壁〈鑑戒圖〉　(一四五×四○○公分) (圖 158－20)

3　同上，二一七號墓後壁。

〈花鳥畫〉　(一五○×三七五公分) (圖 158－21)

均為以褐色顏料畫出粗邊線來連接六個畫面。各扇的縱長約一四五至一六五公分，為一般的大小。阿斯塔那所出土〈樹下人物圖〉(東京國立博物館・MOA 美術館分藏，各一四九×五六・二公分)也與正倉院〈鳥毛立女〉六扇的尺寸，一三六×五六公分相符合。

六屏式的各畫面為《畫史》中所說的幅，不稱為軸。米芾偶然寫下「一軸二幅」與「二軸三幅」。其他鑑賞家忽略未見之處，卻因為米芾的紀錄而流傳下來。[95]

[95] 詳見古原宏伸,〈米芾畫史考異〉,《奈良大學總合研究所報》，一九九五年第三號，頁十－十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59】

王晉卿收江南畫小雪山二軸，易余，歲餘。小木一筆纏起作枝葉，如草書，不俗，後易書與蘇之友。李伯時云：「其父所收失去，知在晉卿家，不知歸余，恨不得易。」云王維筆非也。

〈校異〉

《山林》「之友」作「之反」，為誤。「失去」作「去失」。《汪珊》無「李伯時」以下至末尾。

〈資料〉

前後脈絡不明，為關於〈雪山圖〉如何流傳的經過，此條不易理解。

歲餘

「經過一年多。」疑此處可能有脫字。

纏起

「纏繞」、「描繪成如同糾結一般」。

蘇之友

不明。蘇舜賓弟之孫，或為蘇之純的兄弟。米芾由蘇之純獲得李瑋舊藏〈普賢十四帖〉之一的〈謝安帖〉。關於米芾與蘇之友的往來尚有一條資料。

《書史》【21】　蘇耆家蘭亭三本，…一本在之友處。

此外尚有字「之｜」的人物。

【43】　薛稷鶴，在蘇之孟家。

【44】　北史人物，亦在蘇之孟家。

《寶晉英光集》卷八，晉畫古賢十人，在蘇太簡孫，之顏。

此處「之｜」的字未見於蘇氏家中的排行。可能「之｜」為蘇易簡的嫡孫，與蘇舜元、蘇欽為異母兄弟。

不知歸余

關於此條所紀錄〈小雪山圖〉收藏者的更替如下：

李公麟父－王詵－米芾－蘇之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60】
余收易元吉逸色筆，作蘆如真，上一鸜鵒活動。晉卿借去，不歸。

〈校異〉　諸本間無異同

〈資料〉

逸色筆

不明，未見於其他畫學著錄中的用語。關於「逸」參照第【151】條。

鸜鵒

《本草綱目》第四十九卷，〈禽部〉　〈鸜鵒〉　釋名，鴝鵒，哵哵鳥、八哥、寒皀。時珍曰：「鸜鵒巢於鵲巢，樹穴，及家屋背中。身首俱黑，而翼下各有白點，其舌如人舌，剪剔能作人言。(圖 160－1・2・3)

宋人有詳細觀察的紀錄。

宋、黃朝英《緗素雜記》卷八　鴝鵒，《字說》：「鴝从句，鵒从欲。」解云：「鴝鵒多欲尾而足句焉。」余少時讀《字說》，而不解其義，後因看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鴝鵒交時以足相句促，鳴如鼓，翼相鬥狀，往往墮地，人或就將掩之，取其句足，為魅藥。」今觀鴝鵒群集木上，其間或有雙墮地者，以是驗成式之言，果不妄。而舒王千百家小說之書，無所不取也。唐耜注《字說》，但云：「鳥名引《考工記》曰：『鸜鵒不逾濟而已。』」其他無義，蓋唐公亦未見段成式之說。

傳徽宗筆的圖 160－3 十分符合以上的描述，可說是鸜鵒的動態寫生。

易元吉

參照第【75】條。

（翻譯：黃立芸〔第一百一條－一百四十條〕、林聖智
〔第一百四十一條－一百六十條〕，責任編輯：林聖智）

---

⑰ 史葦湘，前引文，頁 76-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